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粹粹目錄

賦

阿房宮賦 杜牧

濟河焚舟賦 高適

桃花賦 皮日休

後蟲賦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惜餘春賦 李白

表奏書疏

為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受命寶賦 梁甫

華山賦 楊敬之

卷蟲賦 陸龜蒙

何卜賦 劉禹錫

望賦 劉禹錫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論太宗勃政改過書 岑文本

教本書 元稹

請修太學書 李觀

論貢士書 舒元興

諫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請選擇賢才疏 薛登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請除瓊林大盈狀 陸贄

請石官進瓜果人狀

論渾瑊諸軍無指授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論神兵軍大惣管狀 張說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應賢良方正策 劉蕡

議

盧奕謚議 獨孤友

駁復讐言議 柳宗元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魯議 高郢

漢祖偽遊議 高參

晉文公守原議 柳宗元

世祖封不義侯議 權德輿

為徐敬業討武后檄 駱賓王

內夷檄 程安

檄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答韓愈論史書 柳宗元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答張尚書論文武書 柳冕

与于襄陽書 韓愈

答陳生書

与賈秀才書 孫樵

薦人于張僕射書 李翱

答常中五書 柳宗元

九日上宰相書 韓愈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與京西幕府書 劉琬

上常右丞書 劉軻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代荀卿與春申君書 劉軻

上張僕射書 韓愈

應科目時與人書

記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女媧陵記 喬潭

吳延陵季子廂記 蕭定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號州三堂記 呂溫

李白酒樓記 沈元

君陽道叟山居記 陸希聲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養竹記 白居易

序

丞相蘇頲文集序 韓休

李德裕制集序 鄭亞

上官昭容氏文集序 張說

元結文集序 李商隱

地誌圖序 呂溫

觀石山人彈琴序 梁肅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元和辨謗畧序 唐次

滕王閣序 王勃

送陸欽州序 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禪師取徑序 李節

李春宴錫薛玉山池序 張說

暮春諸公讌道遠谷序 王維

春夜宴諸弟桃李園序 李白

饗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送溫處士序 韓愈

送孟東野序

送叔下第歸序 歐陽詹

送弟下第歸序 蕭穎士

送薛處士序 杜牧

送浮屠文暢序 韓愈

說

師說 韓愈

雜說三首

儉不至說 來鵠

捕蛇者說 柳宗元

解

進學解 韓愈

通解

國之興亡解 李華

象刑解 沈頤

工器解 程晏

命解 李翱

論

天論上 劉禹錫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封建論 柳宗元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管仲論 元結

辨私論 牛僧孺

爭臣論 韓愈

人文化成論 呂溫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郈

吳季札論 獨孤及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權論馮用之

機論

夷齊四皓論蘇頌

三不欺先後論呂溫

漢斬丁公論皮日休

張辟疆論李德裕

晁錯論李觀

李陵論白居易

文

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崔融

中宗謚冊文蘇頌

穆宗戒勵風俗文元稹

吊夷齊文柳宗元

吊古戰場文李華

吊韓愈沒胡中文李觀

祀呂衡州化光文柳宗元

辨

桐葉封弟辨柳宗元

辨謀陳黯

辨害羅隱

原

原道韓愈

原性

原毀

原親皮日休

仁原牛僧孺

戒

三戒柳宗元

冰壺戒姚元崇

執秤戒

執鏡戒

守戒韓愈

敵戒柳宗元

箴

大寶箴 張蘊古

瑞箴 孫朴

獄箴 張說

五箴 韓愈

靜箴

視聽箴 沈顏

規

五規 元結

銘

塗山銘 柳宗元

磻溪銘 梁肅

文塚銘 劉琬

頌

鳳翔紀師功頌 楊炎

宓子賤碑頌 賈至

張公遺愛碑頌 崔祐甫

長明灯頌 高適

贊

伊尹五就桀贊 柳宗元

丹宸箴 李德裕

兵箴 梁肅

縣令箴 古之奇

動箴 皮日休

口箴 姚元崇

暗室箴 歐陽詹

傅巖銘 呂溫

胥山銘 盧元輔

伯夷頌 韓愈

鄭子產不毀鄉校頌 韓愈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王維

旌儒廟頌 賈至

四皓贊 梁肅

四皓圖贊 韋渠牟

言語

治家子言 陸龜蒙

英雄之言 羅隱

問對

對高問 韓愈

設漁者對智伯 柳宗元

對蜀父老問 盧照隣

題跋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讀司馬法 皮日休

書褒城驛

雜著

帝範十二篇 太宗御製

鹿門隱書二十篇 皮日休

孫氏西齋錄 孫樵

時化

諺國 沈頌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詰鳳 陳黯

齊處士言 袁皓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帝王所尚問 李翱

讀墨子 韓愈

刻武侯廟碑陰 孫樵

金鏡

擬楊雄劇秦美新 岑文本

惡圓惡曲 元結

世化

知道 房千里

讓非賢人事

疑經 司空圖

漢史贊桑弘羊評張或

辭

悲才難 盧照隣

悲窮道

悲今日

哭張後餘哀辭 柳宗元

傳

毛穎傳 韓愈

容成侯傳 司空圖

楊烈婦傳 李翱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碑

虞帝廟碑 張謂

河中府文宣王廟碑 常仲儒

嵩山啓母廟碑 崔融

少室山少姨廟碑 楊炯

許由先生廟碑 楊植

刻嚴陵釣臺 羅隱

有夏大夫閻公碑 張謂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微子廟碑 賈至

箕子碑 柳宗元

紀信碑 盧藏用

麟臺碑 韋長微

項籍碑 李觀

諸葛武侯廟碑 尚純

南霽雲廟碑 柳宗元

狀表誌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溫

元夫人鄭氏墓誌銘 白居易

阿房宮賦

唐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
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廡聳
曼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囿焉蜂房水渦矗
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
冥迷不知東西欹榭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
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
朝歌夜紘為秦宮人明星焚燹開粧鏡也歸雲擾梳曉鬟也
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
也輻遠聽香不知其所以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謾立遠視而望

幸烏有不得見者三十二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
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壘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鑪
玉石金瑰珠璣棄擲遷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干
萬人之心也秦愛份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
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
頭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袿直欄
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
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成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
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
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後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
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
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受命寶賦并序

唐梁肅

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
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于陳隋隋煬帝之過禍也守文化及
盜之而西寶建德滅化及取焉易稱物不可以終否武德中太宗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
而多歷年所自前代觀之受天明命則不求而得僭賊劫遷則得之而失
蓋神物之所在非徒然也抑又聞之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
德之上下位之安危若恃寶命在己而惰心埋耳漸至危殆以負宸
之尊被竊鉄之言當此時也此片玉耳復何為哉竊讀史氏感異之
之器忿微觀之類於是作受命寶賦若形制之大小厚薄則未始

詳也故不備焉其辭曰

物之貴兮惟玉之英翕三氣以成形涵百寶之純精下氏得之獻而後
明當秦趙之抗衡挺高價殆連城伊玩好之所資微神器之鴻名
及夫秦始皇削平六王為龍為光追琢其章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永昌其始也謂世有哲王傳國寶之無疆何逆天以暴物不及
期以降殃惟陰陽之運行終有授而不常隨素車與白馬歸赤
精於路傍逮夫漢業中微石族專命祿去公室世移威柄實
沙麓之遺瘵成巨君之謇害雖擲地以慷慨終莫救夫顛沛代漸
臺之傾移歷更始與赤眉咸庸懦而不居卒亂長而禍滋洎四七之
龍驤為火主以符之遂祀漢以配天延二百之矣輝苟非其人寶命

不歸悼桓靈之不嗣置天下於陪危既而赤伏道喪黃星兆發雲雷
遘逆朝社播越去乘輿而漂蕩入晉井以蕪沒披草萊以拯是功
存乎武烈何典午之傾潰劉石盜以自尊既江表之卜年遂歸明
以去昏五世推移或亡或存夫由道喪隋之并吞始負險以爭雄
俄銜壁而來奔惟大業之離阻由君昏而贖武豺狼呀以當蹠
郊廟毀而失主望夷之累既發斯器淪於醜虜昊天有命眷我
高祖奮飛汾晉震疊開輔雲行雨施雷動蹇拳聖人既作萬
物斯觀于時也充德扇結束周碗斲帝謂文皇陳師往伐如火
烈如風發牛口先撥虎牢則達致四海於升平混車書以同轍
惟神器之有在終告歸於魏闕考乎先王之統世也以文極天以

武彘地觀象備物從宜制器播而用之為天下利故曰大德曰生大
寶曰位位之非降惟道所至先王審其所以故為大於細為難於易
然後本不搖而末不墜安危之體鑒此而已若夫符命之所加曆數
之所歸莫不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休祥煥然靈命顯思是以有守
有夫動而悅隨苟貪功而僭禮莫不速禍而召危此玉也公路執
持眾叛而親離趙高引佩殿壞而身糜惟前軌之昭孰可
幸捷以取之卷曰吾皇有命如天有日傳寶在我昏庸自佚則陸
渾無問鼎之事歷代無奉壘之術苟思慮於廢興胡不既而患
失於戲天發禍機聖人定之天生神物聖人用之康哉皇哉大人造
之子孫百代永言保之

濟河焚舟賦

唐高適

昔孟明之戰戰載北也空山肉填平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
社稷包羞朝廷隱憂用兵至此不死何求誠以弃瑕之恩未報
拜賜之言虛設砥名勵節易地改轍冀桑榆之未晚得雌雄之
一決乃復揔元戎申薄伐四馬雲屯長劍電掣咆哮兮前貔後虎
威稜兮左霜右雪火千旗而四面風動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
平之危解凌不周之柱折朝出乎咸秦夕濟于孟津其氣益振其屈
欲伸於是指河中之舟示軍中之人曰吾與君子誓雪前恥負則
入黃泉之下勝則入青雲之裏吹嗑而霜露覆叱咤而風塵緝雖
無此舟誰言此舟爾否則骸骨為異鄉之土魂魄為鄰國之鬼

雖有此舟誰有此舟矣乃命焚之夫其火與木相守水與火相煎烘天
川煥長塢龍吼乎沸潭魚鳴乎湯泉舳艫化為炭檝棹颺而為
烟水聲與軍聲合旁括于地火氣與兵氣鬪上衝于天是以天為我
赫怒為地為我震業為林木為我枯死為山林為我崩塞為千
里而高鳥不過四遐而猛獸莫前况於人乎况於國乎於是晉君
臣聞之心攢百箭背負芒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德之修
誠之至天將啓吾將避開城郭而不出潛鋒鏖以自備以五廟苟
存為幸以萬人苟免為智豈敢護其山河而虞其土地于時晉侯
之主反為客秦侯之客反為主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掠地於大河之北
封屍於峭陵之下既而鬼雪前恥人解厚顏四顧清野橫行而旋
譟聲破晉山喜氣塞秦關曹沫復魯之勲自居其下范蠡蠶平
吳之力莫廁其間此後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秦圖之大也見
子桑之舉人遺慮得精駁之明也見秦伯之用賢責功捨過道
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藉主司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藉主司之
忠由是觀秦伯之有子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一國之明以其
聽一國之聰自可以翊天子還淳風名與三五比崇身與二爭功
成強秦霸西戎不亦宜乎明我后渴賢固久懸無私之鏡以照六
合倚無私之衡以秤九有擬奇拾異葑菲盡取看一人近忠貞含文
章悔已往之無成謀大來於此行出蜀郡題橋以見志入函關弃
繻以示誠寧作焚舟而死不為弃甲而生授君於子桑自比於孟

明君謂如之何言之不可已頌之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事君如之何匪媒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華山賦

唐楊敬之

嶽之初成二儀氣凝其間小積為丘大積為山山之大者為嶽其數五余尸其一焉嶽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根渾、河流從南而來自北而奔始射九峻荆巫梁岷道之云遠兮徒遙而宿嶽之形物類不可階其上無齊其傍無依峯之千仞不為崇抑之千仞不為卑天雨初霽三峯相差虹蜺出其中來飲河潛持立無朋似乎墮人守位北面而為臣望之如雲執之如天仰不見其巔爾阿芊、蟠五百里當諸侯田嶽之作鬼神反覆蛟龍不敢伏若歲大旱鞭之朴之走之馳之甘雨濶漫百川東逝千里而散噫氣蹶然怒乎巖幽漸于人間其聲潤、嶽之殊巧既不

可寤見乎中天津、而掌峨、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均者似池
注者似曰歌者似并呀者似口突者似距翼者似抱文乎文質乎
質動手動息乎息鳴乎鳴默乎默上下、千品萬類似是而非似
非而是其乃繕人事全安得畢議今作帝耳目相其聰明下矚九州
在宥群生初太易時其人俞、其主人者始乎容成卒乎神農中間
數十君姓氏可稱其徒以飲食為事未有仁義時故時或又昌足
菴是後敬乎天成乎人者必關其心假其神與之齡降其仁故軒轅
有盛德蚩尤為賊生物不遂軒轅用力大事不可獨治降以后牧
三人有心烈火就撲其子之子其孫之孫咸明且仁雖德之衰物亦
愛宜繇夏以降湯發仁以王癸受暴以亡甲創戊誦不敢有加惟

道其常享國遂長天事著矣莫見乎高而謂乎茫、余受帝命
億有萬歲而不敢怠違臣贊之曰若此古矣祖矣大矣廣矣富矣
庶矣駭矣沛矣上古之事粗知之矣而臣之言又聞之矣然起居於上
宮室於上如此之久矣其所見何如也曰見若咫尺田于畝矣見若環
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經臺九層矣醜難往來
周東西矣蟻蟻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
立建章矣小星奔、焚咸陽矣纍、繭粟祖龍藏矣其下千載
改更興壞悲愁辛苦循其上矣臣又問曰古有封禪今讀書者云
得其傳云失其傳言語紛綸於神何如也曰若知之乎聞聖人撫
天下哀天下既信於天下則因山嶽而質于天不敢多物若秦政漢

徹則寧內以奉祭祀而福其已則廟祠相望壇墠迤邐盛氣臭
奪金玉取薪以燔積灰以封天下怠矣然慊不足秦由是難漢由
是弱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廟堂之上垂衣裳而已其於
封禪存可也亡可也

桃花賦

唐皮日休

余常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
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
不類其為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以廣
平之才未為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寤阨於鑽
然強為是文邪日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不
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為桃花賦其辭曰

伊和氏之作春也有艷外之艷花中之花衆本不得融為桃花厥花
伊何其美實多陸拜衆芳緣飾陽和開破嫩萼壓低柔柯其
色則不淡不深若素練輕茜玉顏半醜若夫美景妍時春含曉滋

空如不幹繁若無枝叶、婉、天、怡、或倪者若想或閑者如癡
或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或溫磨而可薰或姣媚而莫持或幽
柔而旁午或捲治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凝然若思或亦傑而
作態或窈窕而聘姿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悲近榆錢兮
粧翠屢映楊柳兮顰愁眉輕紅拖裳動則裊香宛若鄭姬初
見吳王夜景皎潔閑然秀發又若常娥欲拜明月蝶散蜂寂當
閨脉、又若妲己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艷、春曙又若息媯含情
不語或臨金塘或交荷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厭浥妖紅墜
濕又若驪姬將諧而泣或在水濱或臨江浦又若神女見鄭交甫
或臨廣遠或當高會又若韓娥將歌歛態微動輕風婆娑安暖
紅又若飛燕舞于掌中半沾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
丰茸旖旎互交逆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
又若褒姒初隨戎虜滿地春色堦前砌側又若戚姬死於鞠域花
品之中此花最異以衆為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關春意看
氏族之斤素流品秩之卑寒士他目則目他耳則耳或以怪而稱
珍或以疎而見貴或有實而花乖或有花而實悴其花可以暢
君之心目其實可以充君之口腹匪于茲花他則碌、我欲修花品
以此花為第一俱俗情之橫議我曰不然為之則已我目吾自我
耳吾耳妍蚩決於心取捨斷於志豈於草木之品独然信為國
奇如此

蠶賦并序

唐陸龜之

荀卿子有蠶賦楊泉亦為之皆言蠶強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
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利於是乎在

古人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藝麻緝纊官初喜窺十
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蠶之生繭厚絲美織杼經緯龍鳶能弁官
誕益曉盡取後已嗚呼既奉而烹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
凍死

後丑賦并序

唐陸龜蒙

余讀玉谿生丑賦有就顏避跖之嘆似未知種作後丑賦以矯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遣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度顏色
弃瘠涵腴乃丑之賊

何卜賦

唐劉禹錫

余既幻惑力命之說分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曉兮將取質
夫東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而來思乃招而訊之曰嘻
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間伊我兮
久而滋蔓吾聞人肖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度於所極一歲之早
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于首圓而足方予
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賁居
賁而未嘗剝者其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
不截鳧胡不禪夔何罰而蹉踔眩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作舛
馳似与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于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

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仁人之是非在此為美兮在彼為凶或昔而成
或今而虧君問曷由主張其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淹兮孰
捨操董之毒豕苓難首之賤毛各於其時而伯其曹屠龍之伎非
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豨作踊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于
斷輪絡首摩足兮驥不能跬前無所阻兮跛斃千里同涉于川其
時在風洽者之吉沂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穆之
厄故曰是耶非耶至者時耶諒淑惡之同出兮顧所卜之若何夫如
是得非我美夫非我恥其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常而俟七夫何卜
為言訖乾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
志堅內視群疑猶冰釋然

動靜交相養賦并序

唐白居易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斯由動靜俱
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導命曰動靜交相養
賦云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
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
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莊生曰智養恬易曰蒙
養正者也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晦交
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
退交養寒暑乃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為民靜為君以民
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為

母有為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義明矣所以動之為用在氣為春在鳥為飛在舟為楫在弩為機不有動也動將時依所以靜之為用在虫為蟄在水為止在門為捷在輪為柅不有靜也動矣資始則知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以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亦為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為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子知幾噫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望賦

唐劉禹錫

邈不語兮臨風鏡自外兮感從中明晦轉續兮八極鴻蒙下交氣兮群生異容發孤照于寸眸驚遐情于太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過時兮不同嗟乎有日者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待者懼忘懷者熙慮深者矜然若喪樂極者冲然無遠外從倚其如一中糾紛兮若斯望如何其望最樂歸慶霄兮邈阿閣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踴躍翦交翟兮歲蕤旗升龍兮燿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瑞景於庭樹掬非煙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懽登灞岸兮見長安紛擾兮紅塵合鬱葱兮佳氣盤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闡干避御史之

聽馬逐倖臣之金丸望如何其望彼好宗萬靈兮越四隩漢帝
仙臺兮秦皇海嶠霓衣躡于河上馬迹窮于越徽紫氣度關
而斐疊神光厲天而照耀皖春以馳精聳專而觀妙望如何
其望有形視蠢蠢兮寤冥楚塞氣惡兮蕭關燧明暈龍孤
月角奮長庚沙多似雪磧有疑城烟雲非女子之私草木盡王者
之兵審芟柴之虛警破來騎之先聲信有得于風馬示無言于
旆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兮年光驚雕輦已辭兮金屋何
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倏翠華之僅來仰玄天以自許况復
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葉香餘統素風蕭兮北渚波烟
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墓柏琴翻朔

塞之音挾瑟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佩環玦兮思帝鄉
龍門不見兮雲霧蒼蒼喬木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悅萬
族獨含嘯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九回腸羨環拱
于白榆惜馳暉于落棠諒衝斗兮誰見伊戴盆兮何望豈止蘇
武在胡管寧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烏
頭未改浪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永望如何傷懷孔
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官人或憶月之教曰

張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迴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為洛
陽拜塵友

惜餘春賦

唐李白

天之何為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
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
兮成行吟清風而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
兮與春風而飄揚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長平原萋兮
倚色愛芳草兮如翦惜餘春之將闌每為恨兮不淺漢之曲
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想游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
極兮心氳目眇兮憂紛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於陽雲
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歎長河之流遠送馳波於東海
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恨不得挂長繩於青天繫

此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見遊絲之
橫路網春輝以留人沉吟兮哀歎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
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斜結望夫君兮
吳咨嗟橫涕淚兮怨春華遙寄影於明月送夫君兮天涯

為王珙賀赦表

唐令狐楚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十日制書南郊大禮畢大赦天下者湛恩麗鴻
大號渙汗際天接地孰不慶幸臣某中謝臣聞禘嘗之禮所以仁祖禰
也郊社之儀所以尊天地也五帝之前曾桴土鼓致其敬、有餘矣而禮
不足三王已降金壘玉帛備其儀、有餘矣而敬不聞秦之增封也觀
望神仙漢之郊丘也穰除災害雖無文而威秩終有廢而莫舉猶可
以編在方冊垂其鴻名豈若國家參文質于六經之中陛下酌損益於
百代之後順昊天之感命得黎民之惟心九穀有年四方無事然後因
吉土迎長日咸池屢奏太簇登歌萬靈運識周旋之位百神知饗獻
之節雲散而紫燔高達風清而蕭籥遠聞信大報之無私亦宜

鑒之不昧臣當時集軍將官吏僧道百姓等丁寧宣示訖惟天之意
莫遺於微細如日之輝不隔於幽遠頑豔知感鬼神懷柔何者刑
莫大於成獄陛下捨之罪無輕重恩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
歿行道求志敢於直言者既許以親覽觸綸呈網屏在遠方者又
移之近刻減未歲之新租昭其儉也棄比年之逋債弘諸仁也念
勲臣而樹勳者益勸尊有德而不德者知慙賜羸老有粟帛之
優禮神祇無牲幣之愛此所謂幽室盡曉枯條徧春雷雨作而
蟄虫昭蘇風雨行而籠鳥飛舞率土臣妾不勝大慶况臣蒙被
恩澤獲齒生類會守遠郡阻窺盛礼徘徊天外目与心断無任抃
躍之至謹遣突將王清朝等奉表陳賀以聞

論延訪朝臣表

唐陸贄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惡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
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雖鄙儒尊慕行荷陛下知己
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
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
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群臣稍与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
通塞鬱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造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
訓詰未審宸旨以為如何如昧於付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
不能暢達事情悽。血誠復願披瀝頻煩贖冒豈不慙惶蓋天
馬感恩思效之心。而不能自止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

得臣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曰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測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為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乘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畜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教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夫教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惧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虞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誠不可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眾同欲靡不與遠中自用

靡不廢後善弼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改詩書稱堯之德
則曰稽於中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五聰言務同欲也序
禹之躬由吳則曰益贊于禹：拜昌言述湯之以以王則曰用人惟
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多士文王以寧
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
武此六君子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
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
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無恤于中國
欽慙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替無側爾德不明以無替無御
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
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
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言恥過也
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
而不盛相應以類彰影響不差故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于自秦漢
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異者非一姓繼業者非一君雖以
遇殊時以爲異跡然失中必敗得中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
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多同於善則功倍多同於惡則禍甚
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
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者以辯
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

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畧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
之以度量常情之以鑽仰然猶兢、畏慎惧失人心每戒臣下獻
規恒以危之為慮夙與聽理日旰之勞公御迭進廷奏庶務評議
得失與中興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咨訪謀猷
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私朝則省
惧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
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
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
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遷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
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

典札或誦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伏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
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
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
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
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寢遠中官
之威柄替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時咨
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茲將傾危雖亂匪自
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變倖
亂朝忠義不達玄宗昭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
專用舊老廣採群才大臣不敢雍下情私服不敢干公議朝清

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愛勤之志稍
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烏用勞
神承意趣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矢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
之迂誕驚衆有謹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
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為奉戒法吏以識旨為當官
司府以厚歛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
內寵擅迴天之濫禍熾熾然談之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
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
大盜一旦至今為梗豈不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悼忠鯁之拂心甘
諛詐之後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于大失乎肅宗懲致寇之由

蘊撥亂之畧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寢洞
啓 府推心與人豁披留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
天之業勅吳先皇帝徃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則有感和則有
親雖時往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改作然於紫
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時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
規或含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私讓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
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萬絕人
倫武畧雄圖牢籠物表憤積習以妨理任剗平而在躬以明
威臨臨以嚴法判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
死之亂作逆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

將務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群物
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 半年陛下
嚴遠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踟躕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
墀之間且未相論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列對使臣別延宰
輔既歿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
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
度故將起此億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
之以觀驗往時之以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
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之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
之如此未有不與於得中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
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人萌乎安汰今陛下將
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配肅宗中興之理
鑑天寶致亂之以懲今日遷幸之以因則何以享聖懷揚令聞
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義輒
以獻聞自邇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之猶
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惶怖死罪謹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進張巡傳表

唐李翰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事之孤，或親推輜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存亡。然後君臣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以不背其君。是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特，少習儒訓，屬逆胡溝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魚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延前是守，雍丘潰其心腹，及魯吳十萬之師，棄甲於宛，棄舟於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鷓峙西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

孤城不為之卻賊乃撓出也後議蓋江淮之退軍睢陽扼其咽喉前
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眾以弱制強出奇無
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
江淮所以保全者此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
終陷堅俾三軍之士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
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
褒節大賚群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而
議者或罪之以食人愚之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以議也
過以塞眾口惟聖聽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

作

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
之情今廷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
覆過谷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過惡揚善為國之休錄用
棄瑕今中議廷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
刑恕情善過惡揚錄瑕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
背德人鬼所讎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後遂比肩而廷朝
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感爾義旅奮身死
節此廷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廷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右
無是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
彌積根結盤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

六師震其西也。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郿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總接而城陷。此天意使也。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至而必死也。此是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况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是以固守者非據獨先之志。亦以持諸軍之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乘其本圖。非其素志。則是之情可求矣。設使是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中。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是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是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是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讓貶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

收

掩僭禪之過也。今是倉黃之罪。輕於僭禪。與後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是者。足可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是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既以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為萬。遊魂為靈。有所歸往。則不為災。况既身首支離。將士等骸。骸不掩。臣謂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是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魂。猶思效命三軍之中。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冤厲。亦國家志。過旌善。垂誠百世之義也。臣少與是遊。是平生臣以知悉。今是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名是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寢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

不實而生死不遇誠可悲烏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
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于艱難有善
必紀無微不錄儻以臣以撰編列史官雖死丘壑骨而不朽臣翰
誠惶誠恐頓首 死罪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唐岑文本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居安思
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雖億兆安方隅寧
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
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
古人遠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
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于此常
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之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
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貴君失道則人叛之

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
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
之戒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
間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順神養性省畋
獵之妨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深于文而
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惟
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
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雖于鼎耳石言于晉地
猶當轉禍為福反咎為祥况水雨之惠陰陽恒理豈可謂之天
譴而擊醒心哉聞友人布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

首擇焉狂瞽敢陳伏待斧鉞

論教本書

唐元稹

某年月日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
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教胄子之深旨也
然而事有萬一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
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讒入
視司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
然邪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
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与之游禮樂詩書為之耽目不得閱淫
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声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
居不得近容陰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獸之樂耽不得愛

遊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語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回佞庸逸之說固吾之以積懼也論之者有以辯也人情之莫不欲耀其以能而黨其以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以諛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以適也今夫成王以適道德也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適則吳札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

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冤死無以自明而况於疎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二有以教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後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計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

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
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游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一失
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
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
重貞觀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賤之
至母后臨朝蕭葉王族當中睿二聖勞動之際雖有骨鯁敢言
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臣胡安
金藏割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
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
至於友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措紳恥之夫以正士之愛

昨

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
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聵不知書者為之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
為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
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
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
祐作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徙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
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
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
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
知喜怒哀樂之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姿肇

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
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官寮皆用博厚宏深之儒而
又使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
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
進之無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賢既備則資游習
以弘德此以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其修廢學選司
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
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
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以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
之勢也又豈与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
而語乎微臣竊思為陛下建永無窮之長筭輒敢冒昧死
誅而言之臣頓謹言

請修太學書

唐李觀

草莽賤臣某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為道也厥惟大哉實以德
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之而尊之誠宜歲勅崇
嚴日致肅祇工度木不俟于榘桷崩朝命官取備乎師氏當然
後乃可以陳四代之禮與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青衿之篇人
性兼曷俗指諍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教由此流若
水之潤下澤涌植物利不浩哉今觀斯壞甚不然乎在昔學有六
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近季禍難常用耗息陛下君
臨宿弊尚在執事之臣顧為不急亦當學之徒罔敢上進積微
成慝超稔歷紀賤臣極言誠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

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既由朕司存者恐不遠脩
 輿人有棄本之議群生有將壓之虞至有博士助教鋤犁其播
 五稼於三時視辟雍於農效堂室及業磊碩屬聯終朝之雨流
 潦行淳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群生寂寥攸虞留遷而陛下不以問
 世守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以謂德宇將推教源將乾先聖之
 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燄至焚其為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
 以武夷時也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征有臯衡宣
 皇猷實曰四三六五之君子聞無足以聞之然事不為加理人不為加
 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要罷之瘴無以悟玄機天下有倒懸之
 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柄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庸全身於

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廢則士
 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下危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姦
 聖賊可凌德遠迤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太學為
 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者為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
 無費而他費為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為害也諺以謂溜之細
 六之便之細斷翰斯言損益有漸非聰詰靡察也今乃不明徵
 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絕風而望海內俊傑
 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
 以其有庇民之原祚國之仁且太學之具本於有虞達於三三喻
 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道之無以增添發

於光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懲醇醜亂萌故用教於人百代
奉之以弘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曰心德
以相高八聖幽而不昭風声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
下之民猾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建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
表秘書太室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惧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方
代之詞無法矣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殫織婦之機悉農
夫之儲豈期惡民而賤物誠社稷之謀也假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
壘充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念學乎則礼義之心不素蓄於
人亦難以復天下之繇矣且四方之學是太學之枝葉天子之教是
諸侯之本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亡而諸侯之具夫為

國者亦猶治一身京師人之心四方人之体諸侯体之四支心平則
体之患易除体不平則四支之患不除可無今不畜神於心体而竭營
於四支時變於外氣虛於中則為不起之人矣伏惟陛下察施張
之會現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廢闕脩而百度明
庠序昌而百行榮往邦於悠久興載於登閣顧夫周營靈臺
急修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遠令職司不至於不可持天
下幸甚

上論貢士書

唐舒元興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修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群籍見古人有子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尚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尚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礼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板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与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之日

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泊朝脯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
為吏胥從慢声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園重乃分坐原寒
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
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
及者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
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科者皆資之為宰相
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
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以見徵賢之意
也施棘園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以以示忠直之節也試
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蕪非以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

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污辱為陛下用且
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
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
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
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
之公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諱然
廟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為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
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满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
月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里其
間異氣以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礼舉之忽

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取
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邪遺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則一歲
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為收其半
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邪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矣
向之數事臣以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
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
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
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与之隨此為澄源既澄
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
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日

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澄漫如此
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
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
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
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後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
惟之憂以此現之知貢士之道以擊尤重是以願輸馬血誠以正
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
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休事便僻巧佞
馳騖關鍵固臣之力非不能也恥不為也故臣以頑才不可
得之固無忝不得則衲履而去蹤跡巢田以樂陛下熙之化

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唐徐贲妃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三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災國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王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嚙百王網羅千代首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魚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唯之善始者唯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無摠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夫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亦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稅是

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武軍
雖除元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斃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幸在六
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
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徼欲遂使悠之六合雖廣不救
其亡嗚呼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
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後之煩增湛露之惠委
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比闕初建南
宮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
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賞終以茅茨示約猶吳木石之疲假使和雇
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以安金屋瑤臺驕主

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之人無道之君以樂之身願陛下使之以
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
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毒禍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
貢珍奇若神仙之以製器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
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付用之而國亡方
今多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
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寤具秘於麟閣盡探蹟於
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具表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
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園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
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恭體逸於時安伏惟切之教

心慎終如始，刑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
躬盛業，與乾坤永大。

請選舉擇賢才疏

唐薛登

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倚鮑叔之
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符堅託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夫
吾會共賈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讒。永固戮桀，世以除譖。處猜嫌
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
魯哀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
此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佐則時泰，故堯
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
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名，互
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匡之大猷。非以報國求賢，則陛

下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覩名行之流考
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最
以雕蟲為微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
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
於不貢之墮愚即州將之榮辱職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
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
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者冀缺以
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
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以好而下
不從其化者也自亡國之季雖雜從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

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以辟魏氏取人
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為獎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
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持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
為重不以修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
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技為連篇累牘
不啻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
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
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
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科於是後主不從度相
放傲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

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於共
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
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
制後出試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
詩唯希咳唾之心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
稱覓舉覓為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
人品於茲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
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之讓黃門已貴
無秦嘉耿之辭從不能挹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
夫白駒皎不雜風塵束帛爰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
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

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諠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紛諍於
階闈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
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烏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
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己若開趨競之門則
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已則此庶
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少矣今訪鄉閭之談唯祇歸於
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藉以偷資或邀勳而
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
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
才應徑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私忿奪孤若其
文擅清竒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

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之力於
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集
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
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搆周勃雖雄之
隙年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
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將長於推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
聚未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
祖追慙於鄼生九拒之計竊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
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安飾辭鋒曹植題章虛
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

不為少僥倖冒進須至隄防斷浮虛之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
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謹之言文則試以效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
言現行中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
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
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效技之編用無
注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準自可談凌雲之策練
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
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劔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
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曰亮臨戎不親
戎服頓劔於渭南宣王持劔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

按楊德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三終於
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以任故也謹按漢法以年之
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
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
朝野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
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現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
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荀彧
進鍾繇郭嘉劉陶薦李膺朱穆勢不去遠有稱職者受薦
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諫除濫刑疏

唐朱敬則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
棄無用之費指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
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度詐可陳於攻戰
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
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
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度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
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
豪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
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盼得有餘態及陳詩書說禮樂問之道

謀帝圖高皇帝忿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子對曰馬亡名之
可馬上理之乎高皇帝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
知天子之尊此知度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教置詩書而不
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道爭功張良已知其度拔劍擊
和吾屬不得無謀即昏漏難逾何二帝乎亡秦是積何二百年乎
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聖人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
須投溲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况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
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
可推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吉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
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茲妙筭寤造化之

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石下席聽不出聞蒼生晏
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
血爇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
少和声拯溺不規行瘵飢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筭乃當今之芻
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遠
廬之須毀見撥而作豈勞終日子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
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斷萋菲之牙
角頰姦險之鋒芒塞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
大悅豈不樂哉

請石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唐陸贄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惠猶私示人以私惠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尔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与天地同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不為貪散不為費以言乎体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心聚

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君舊之
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以月盡
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征用貢獻宜歸于天子以奉私求
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蒂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禮
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
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大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
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
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奎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
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
庫之名矍然自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
吟之聲噢咻未息辛勤守戰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
別庫萬目以視孰能忘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
兼採道路之言果如以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誘讒或醜肆謳謠頗
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眩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
臨而可以誠義感頌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完德內防危堞
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
以陛下不辱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羣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利
而不攜懷以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以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
食已豐而謠讒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
患難既与之同憂而好樂不与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於此理

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設濫歟衆怒難任言怨
終洩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
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
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付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
為人与為己殊也周文之圃百里特惠其高小齊宣之圃四十里特
病其太夫蓋同利與專利異也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
有眾人或不率於是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以恃以理
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三庫
珍幣以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徃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
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以陛下天資英聖儻

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畜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珍遺孽
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能
行與否爾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
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設憂追戒平居之專欲
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以安必以分下凡在三庫貨賄盡令出
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
給軍賞現異織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
外將率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
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際其德
緝禁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乎乃

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
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怯小失多廉賈不虞溺近迷遠中人以非况
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
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与官狀

唐陸贄

右欽淑齋中書以与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以到處
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下商量進擬与亦無
妨臣愚以為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罰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
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紊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
之何天寶季年屢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
始紊逆羯乘機遂亂中原防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
供賜而取官之賞與焉取負不足以容功而散誠之號行与青朱
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董猶無辨注渭不分二紀于兹

莫之能整當今以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其將
何勸人聖旨以為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
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
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以裁
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並行而不傷迭
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
權專實利不濟之以虛名則耗墮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
以實利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
以以裁實也差品列異章服以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
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家之權得矣謹按命

秩之載于甲令者有戰事官烏有散官烏有勳官烏有爵號烏
雖同其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雖繫於戰事之
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以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
勳散爵號無有以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
功勞此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
互相制汝國不廢權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
費祿受不占負然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
勳勞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
一盛亦授試官以酬以獻則彼突銛鋒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
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

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其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俗以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以惜爾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戰事則官負有限而勲闕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勝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以貨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矣用為必欲使之欣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以宜兩全其寶何為不可固傷大猷顧畜睿思少賜詳度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畧狀 唐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以奏蕃軍退歸及關中休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遠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隕君選將而任分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旁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嚴哉自昔帝王之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名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

之中機會度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後分則失
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
有掣肘之譏下無死後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
倫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以以長亂繁刑喪師戡國者
由此過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以繫尤切蓋以寇盜充
斥乘輿播遷人心有現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遼千里
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
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
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
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

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
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徒費空言祇
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也下凌上替凡在執干
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
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以安護其以病敦以付授之義固
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行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
以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
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
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
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嘗

百倍於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
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
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唐陸贄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中事狀
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亮梗鐵盪關畿廓
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畧已附欽
淑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省察焉
臣聞禍或生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鄆陵
范燮祈死吳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禍福不可以屢空徵幸不可
以常覲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亡喪則其喪必臻臣竊
惧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完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
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已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

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始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汪上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芟夷徒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為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憂反側者俱銜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夤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奎輅為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行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也綿、聰、若苞桑微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

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贖武寤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遠衆率心之稔慝知蒸庶困極之具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与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為之歡歎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鷂以好音消殺沴為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覈首竄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度曩

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末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
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帥之恃臣
礼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天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喻也請
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戍據土易化不庭
陛下耻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
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
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筭歛周
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旁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
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汪卒唱亂泚戎
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猱猱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

以

而歸宗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僮有問鼎之
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以不為既而悅納之傳咸自歛縮
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
帶芥望風歎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
皆假兵救死之流惡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
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
固當遂其以懷去其以畏給其以求使家自寧人自遂家
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
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濟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
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

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死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家國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崛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怒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勅之鉅鋒叛者不宥則命致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累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悼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

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攷擾兵挈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覆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朗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惧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戕負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以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戒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眾慝以劄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

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
且脩臣礼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
聽觀陛下以行之事考陛下以誓之言若言与事符則遷善之心
漸固儻事与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具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
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群帥以未敢生
辭者盖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
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
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
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
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故心既動則

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
雖胡越而相憐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
建中之禍勢必重具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群孽息肩之後迭來
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從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
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
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
粗陳當今維馭之以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与威
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固威則不畏威而固惠則不懷苟知夫
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以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
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以作之威適足以

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烏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烏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歲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眾慝驚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梁汭之黨悉無以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威與惟新蠲貸疲屯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至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惧者必將

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烏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梁汭之黨且有矣吾屬何疾烏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聘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嫉亂之憤怒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以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覩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揜部曲偷容歲時雖欲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箠窮是乃狴牢之虜亦有人禍則當鬼誅朝

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彭搗矣古以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與戎後漬威而蔑惠捨易而即唯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寤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計繫願陛下唯之慎之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以行謹當草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論神兵軍大總管功狀

唐張說

右被牒奉勅責通大總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律榆關不開幽平鳥棲於重溼戎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窰蜂蠆出於懷袖王受服不宿孤劍先驅寇讎日深甲兵未繼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千彼衆我寡兵法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御况上人弄兵轉相攻拔外石夷狄內據險隘冀州既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衝承烈火之焰逆風撲燎摧岸塞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而鎮下宣國恩以接寧曉愚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嚴肅深籌秘於六奇潛檄通於千里滄瀛具得響援增氣

幽易恒定声威有立而又分兵并陞杜其西望引軍河漕阻此上流
張虛旗於趙城設奇兵於襄國亦猶吳人潛軍於巢縣而見舟
豫章漢將捷運於武關而声出峭渾蓋廣授以安衆多方以誤
敵故能舉無遺策兵不踰時滌昂宿於妖氛拔冀方於塗炭俾
皇靈溥暢黔首昭蘇朝廷釋東顧之憂漳滏息南侵之患然
後歸剽掠返流亡業窮之賑痍傷僮暴皆掩死喪復怨賞不
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漏罪亦無寬人則王有大勳於是役也而又誠
以奉上義以利人至忠之狀有三為善之跡有五以謂忠者一曰思致
命也初戎寇方殷王乘駟赴救衆幾數騎捍敵群醜山東父老如
恃山河既而王躬擐甲胄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讎故得感

上

激來戰決命爭勝二曰能果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書吠堯謗舜
間誘愚惑事斯蔓結搖我人心王陰察州閭揜求魑蠹獲獲
賊書人耿羅漢等一十三人焚書伏罪衆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謀
恃計無施三曰誠感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任以過山川鬼神
地固不精意懇禱以請云天子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
兵幽感明祇多獲孳祐故得行師之處勝風送旗合戰之時雲
翔陣金鼓所向冰消草靡以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逸與將
士必同二曰潔己也徧賞有功王秋毫無受三曰詢善也國之羣典
咸誦在心闕實定名必諮群議四曰嫉惡也每戮一人親數其罪必
深加劄責使愧恥於地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吏賀功王相美天

威惟勞士衆競。然若不已有也。惟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惣管忠善襲行。克成廟算。今者顯號年紀。騰輝國籍。方謂垂範雲臺。勤休彝器。而杖杜遺宴。甫率於舊章。茅土增封。殊末於宗正。此壯夫義士。以竊議而長歎者也。雖樹下不言。用歸功於明主。然策勳有典。何勸善於戎臣。敢憑下問。是用大陳其以正復州縣。招撫歸降。補署官寮。存集流迸。擒殺凶醜。收獲軍實。與吏士共功者。具如別狀。

破朱泚露布

唐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達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毋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征彞。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制姦寇。保入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堯教之不足。豈有以然者。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合。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儻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後首領之誅。陸梁皆誕。注原生肘腋。

之變逆賊朱此以委身凶德假翮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
器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字于躔次先皇懷
柔河朔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賚之禮恩澤汪濊集凡
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關葺之質冀華榮驚將制大和殊不知惡
木生槎枿之英猥狗吠豢宰之主頃屬奎輿順動郊圻駐蹕而
泚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
毒王師以萬彘尾罪踰罪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驚
騰思幽劓者投袂而只爭齊刃者不期而會屬賊伺間憂陰貪
兇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剗刻之命臣是用祗承睿筭恭行天
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

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澹以揚旆瞰花園而下營土堡雲舒
木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
畧芟夷謂其氣竭而未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從師多奚
為至某日會諸將於中樞召勝夙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
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離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
驅月日將士帶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于是超乘賈
勇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護聲塞宇
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鹿倉東繚垣推以成
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
天如出於地賊將志懷僥倖言尚憑凌臣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

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馳驅衆若蝨集楛列堅陣旁連高岡猶
張贈登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臣等自相誓約又合軍声指麾而
驅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
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先而霍耀鼉鼓騰声而隱轉
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路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
中禁段成諫賊之心齊既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
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
臣以其雖染汙俗音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賊將力
杆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
自卯以及酉未拒而復攻謹諫之声山傾而河泄鼓鞞之氣霆闐

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
既自北而徂南竟與尸而折首又使其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
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翦滅德欲
乘凌曾之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偽官逆賊朱泚等
輕騎交出臣已遣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此賊已藏逆謀參
會凶德褻氛其氣射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
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
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揚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
功有輕於折箠猶此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
亡之騎且稽分体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以蕩宗社之深恥即當

象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寤園鍾簾不移廟貌如
故蓋辰極之垂象列聖之雄都神扶業之傾天降穰之
福不然豈免於毀圯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
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毅內再迭可封之俗固索不
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乎華胥之夢熙然萬天之風臣
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之吉甫之文武缺却毅之詩書此皆諸將
叶心群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
奉露布以聞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唐劉蕡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化以居簡疑日
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
壽物無疵厲噫盛德之以臻夏子其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
救百偽滋熾風流靡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味道祗荷丕
構奉君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揚勵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
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以未達行有以未至由中及外闕政斯
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之
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為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
豪猾踰檢太學明教化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

予頒條而予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治巧或未息俗墮風靡
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防下以禮則格
恥不形其阜財致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究
此謬蓋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彦
佇啓宥惜冀臻時雍 大夫皆識達古今旨在原濟造庭待問
副朕虛懷必當歲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庶富之
以急何術斯輩予前弊何澤斯惠予下土何施而治古可追何道而
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者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
尤底平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干何務推此龜
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
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
得達但懷憤抑鬱思有一時之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高賈
論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以悔焉况逢陛下
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能
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心以言至於上之
忌時之以禁權倖之以避諱有司之以與奪臣愚不識大体伏惟
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儻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
以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之心理念玄默之化欲通
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理

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道何如耳伏以聖宋有荷丕構而不敢荒
寧奉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揚厲宵
衣旰食宜黜左右之讎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
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以未達乎情蔽而不得
上通行有以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
之欲氣之初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早在致乎精誠廣播殖在視
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元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未當豪
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
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勤阜財
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即枝葉安有難辨乎防

下以禮即格恥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則可罷斥游墮念令煩
而理鮮在乎觀察行石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
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
咨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姦家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
方則惠孚于下邪正之道分而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
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以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以先不
若君亮之考績叔子之以務不若虞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
中庸未可為上聖之龜鏡又何足為陛下道哉或有以繫安危
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謂披瀝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
以謂陛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

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豈可遠欤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以謂君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默左右之徹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不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

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動而聖慮有以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也臣以為陛下之以憂者宜憂宮闈將度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此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微烈者矣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畧矣其以未盡善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以正其始也終書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以發必正言以履必正道以居必正位以近必正人又按春秋閹寺

殺吳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踈遠賢士死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
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
言而獲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
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
人摠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
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
曹節侯景後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禍以將度臣謹按春秋魯定
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
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
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

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所以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
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
之以授者在命君之以存者在正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
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謹按春秋晉
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
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
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
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故樊噲排闥而雪涕
素盞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
下明知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

其君漏言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以及戎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莫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忽而不用之陛下忽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度扶危之謀求定衰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以宜戒愛其以宜愛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

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肝食之憂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為君也而天下大治以其能任五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要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代漢之元成咸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後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賢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以以具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以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耳又有君臣非其能左右非其賢

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者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
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
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
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
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
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先臣前以謂陛下之有以未達以下情塞
而不能上通行有以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
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
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
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其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以以

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
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
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
者親之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
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補署建除
卒吏召致賓客因其傾財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
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
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讎今海內困窮處之流
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
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且聚斂以固寵姦吏因

緣而弄法寬痛之聲上達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
為之憊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以歸化百姓無以歸命
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朝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繼
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独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独生於漢
故臣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
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致使陛下
行有以未字心有以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
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
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
自陛下御寓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

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伏惟陛下慎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宜
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
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任內寵便辟無以聽焉選清
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
去耳目之塞通天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有以不達
行有以不字矣臣前以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
脩己教以導人脩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尊人也則人敦行而率
從是以君子欲政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
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必化豈不以立教
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之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

以知人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決於朝廷矣勸人以敦本分取以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以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

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姓咸遂臣前以謂救災早在教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教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憂矣臣前以謂廣播殖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以勸人勸於力則功築罕人勸於財則貢賦少人勸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以謂國庫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成孫辰告糶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餓臣前以謂游墜之後以篤其

耕植者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以謂吏道
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用人不明其要
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
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考課績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
道息矣臣前以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
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將以日
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故
夫官者五帝三皇之以達也法者高祖太宗之以制也法宜畫一
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負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
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內則破律於外法出多門人無以措實由

兵農勢異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
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
同方可以保久邦家武過亂畧洎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致府
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
耒荷戈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
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勅封今軍容合中宮之政戎律
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
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
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縶繼藩臣干凌宰輔隨裂王度洎
亂朝徑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蔽

姦觀譽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
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
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
刑于下國始天子而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檢之
患矣臣前以謂生徒隋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
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之通徑之學諸生無
進業之心矣臣前以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
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
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御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
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此

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以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請以
官位爵祿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
私家則無蕩之心巧矣臣前以謂辨枝葉者在考言而詢行
也臣前以謂形恥格者在遵德而齊禮也臣前以謂念生寡
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已備於前矣臣前以謂令繁而理鮮
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臣奉而行
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繁而理鮮要得非持之者有
以蔽欺乎臣前以謂博延辭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
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為漢畫刑諸侯之策非不知禍
之將至矣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今非不知

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
恐姑息於時忌竊陛下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
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前司或不教薦
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
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以不知教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
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
流下土之惠條近古之理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
以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
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
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梯育百姓以教人慈調元氣以煦
育扇大和於仁壽可以道遠而無為垂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
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
而任之使修分閫之守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
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
言足為天下教動足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
衣旰食守神惕慮然後致其理哉謹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駁復讎議

唐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君先者父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旌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旌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寤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

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卡蒙冒顛號不聞而君先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寬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

已其非徑背理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為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盧奕謚議

唐獨孤及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以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昇黻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蹈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猶憐慨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更其色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以能抗師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懟其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以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荀息救身於晉不食其言也

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玄冥動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孔惟廉察之任切於官冥之官分命以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義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金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溢法國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我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國矣國危不能拯而往以死可謂忘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不果而清節未挽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謚曰貞烈謹議

晉謚恭世子議

唐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
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大凡
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
恭若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
不可謂於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
來代以為訓戒居易恐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
將欲商確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既克諧瞽亦允
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課感君心以至誠雖申
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且盡以烝之之俾不格

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祗載而為厲舜可也若不能及禍
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
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
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致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感歎夫以堯
之聖書以曰允恭弼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
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
宇赫々楚國由之而吳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
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殺十有五臣實啓
禍先大乱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
謚無乃不可乎左氏脩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
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
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
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
書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
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
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生之制謚
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以彰明往者而勸
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以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
之謚不亦証乎

魯議

唐高郢

周公攝七年致政而殽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邛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以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邛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柰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觀其儲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

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用可知矣。人怨來者以祀宋用王禮為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天子之事守也，祀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惧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譙然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後子不得從其父，晉獲韓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

若享非禮之讓，是周公不得為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餒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積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後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立，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

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勳於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拒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持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公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漢高祖偽遊議

唐高參

或曰漢高帝偽游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偽游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偽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矣夫刑

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率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相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之後悉以板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之千載度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廷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俱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帝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晉文公問守原議

唐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昇趙衰金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二節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墮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墜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兵進墜刀以敗則戎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皆其所以具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

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口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世祖封不義侯議

唐權德輿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文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慕脩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不得已則伏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卧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

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庶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且如乘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三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况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陪臺廝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徵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換之源棄名器而日棄訓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賈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唐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克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羣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以同嫉天地以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飛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具悲良有以也袁君山、流涕豈徒然

我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
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
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
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
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
膺重寄於詔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
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動王之圖無
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
先幾之兆必貽後主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內夷檄

唐程晏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
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强王化忘弃仁義
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國
家之竄爾也自竄心于惡也宜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
夷邪華之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
信於中國者即為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國
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為中國之夷乎
聖夷內嚮樂我仁義忠信願為人倫齒者豈不為四夷之華乎記
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為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上宰相安邊書

唐李觀

維初乾之精神之靈播五行為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為四方
而蠻貊胡貉得之五行合而事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為匪人
故在邊是亦太極造世之智玄黃冥成之心者乎聖人乘五行而
允釐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不不同深入之征不紀薄
伐之師殆跡鴻龐之風未甚流冲漠之澤未甚醜周秦之間天
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徂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為心
秦人固知天命連兵而整言至於逆三靈播生人元烟煨魁傑
駿奔始圖備胡之術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
武承業之奄負才之雄隘函夏鮮黎蒸將郭窮荒而窺鄰

揚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功惠相傳誓誥慮殫兵老
豐仍于時乃交和親之間還奔命之勤然已天下懸罄君臣
謀遂有鹽鐵車船推酷六畜之租興危矣或不居之地不收之人
何苦如是哉矧乃乘秋虜常存托虜之賦不除漢之事
亦莫祀祀哉噫惟皇唐操璇璣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餘朝更
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蜚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
戎跳梁滑我右陲儒之策曰蘇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搗
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方又安志力一隅則右
臂可斷六韜可俘太宗玄宗之時也厥后內寇數動國家一罷
虜茲新謀土夫舊封伊頃迄今有加無瘳豈百為虧折衡之

資推較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歎且周曰獫狁
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蓋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則
正居康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絕徼羗戎全區亦不可得
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橫我所向不
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家擇一虎臣練萬虎責使制得自
專權得復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
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我何邊之石好焉今聖朝在明堂晚
在諸宮左右進退焉得知如邊之要哉雍熙大臣高以小者近
者為懷不遑復思崇九廟之厚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
以養之區然如懼不周而忿生然寒卒飢徒終自有之愚竊

恐我無卻年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
我累所暴兵兵不同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
後先寇之末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所謂我
無卻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不支以其勝不
得盡有取不得獨受故也至今尚有築城於虜族遷民於虜濱
城道罷而寇甯民未居而囚拘等者卻行蒙甲者逆趨此
所謂邊無期矣且虜不可以善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
明主得下征者之產將軍得外娛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
朝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尚平款戎之可卻也不願多分節與人
願擇一人敵以近言之則用元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款邊之可

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敵以古言之則漢晁錯之策
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開邊田敵以古言之則
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得娛無功虜不得侯相膠國不得彈
下民胡不謂甲周漢之策範子孫之謀哉又竊觀與北狄蘇親
帝女下嫁實國家恩往來之積垂下臣之姻然同蒸報且數貧
淋無厭而八主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于得無動于不知將
尋鄭人伐胡之義復採賈生五餌之言邪竊以為無知之俗奇
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虜廬是手足倒懸友夏相伴
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然而觀諸侯黑敵以棄同即異而
言且定西之危有著前之說申比之恩有羈縻之文不願國家

曠兵於茲汗命於茲斯者皆巖廊之亟宸旒之虞而屑狂夫
亮違孔父不謀之徑庶陪公車敢諫之符俾委輅輸求試屬
國之官而後觀焉某再拜

論史上蕭至忠書

唐劉子玄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
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
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
諸名山未聞藉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
述無主條草靡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子
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
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改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閱筆相視
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十
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

史官以脩載事為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
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
視聽匪詳討訟章於臺閣傳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
於管窺况僕限以卑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
書法也以六於朝南史之書法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苟皆通籍
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
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韻舌墮有五始初成
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共知筆未涵毫而指紳咸見夫孫盛
嘖錄取嫉推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必能言畏乎其
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書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

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述處
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嗣斯垂善惡賢得失之例
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摺
令公法春秋則云必有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年九牧
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寫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
無古式尋古名號可得而言失言監者蓋摠領之義耳如創紀
編年則年有斷限尊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
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鉞奮墨
動輒須尋其衷某篇付之此取某紀其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
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

監之者既不指授脩之方又云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
坐度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害多一言以蔽
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閱者哉此亦伏見明公
每汲於勸誘勸於課績或云填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
已淹何時較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皆課徒勸雖威以刺骨之刑勸以
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止僕所以昔者布懷
知己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辭記言之職此正為此耳當今
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羞角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
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彈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
還其舊居為謝簡也請避賢路惟明公是卜哀而許之

與韓愈論史書

唐柳宗元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
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
相意以為高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宜宜虛受宰相榮
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
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
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尤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
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畏尤大也則又將揚入臺府
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外衢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
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入政事堂美食

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
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其
或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者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
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
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過而死也
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
范曄恃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
下崔浩沽其直以闖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
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
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

恐也凡言三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
同哉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
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致不敢忘同哉者及後來繼
今者亦各以所聞知致不敢忘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
信人口語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沒且
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恐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
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
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
正直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心
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

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

上礼部權侍郎書

唐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閔公郁以母舊獲謁見叙古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交言之眷意甚侈郁瑣鬱堙二年苦同摧頽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必以嗟矣一者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雜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必以驚矣一者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鑿錒臥於鈎鈍之中下工觀之固亦知矣一者不知則必自與鈎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嫱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睹之固即分矣一者不分則必自與宿瘤者亦不多遠也高与

乎擁腫磔石鉞鈍宿瘤鞞果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况逃
乎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哉今礼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官也
有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存不中是真以為擁腫磔石鉞鈍宿瘤
矣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足而不喜也或諭之曰今子
之道尚老心之所以不振者悔過也子之道豐節也子者有崑天之
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密積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撓之有傾
都之豔而深惟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背迫而索之固亦不
能知矣子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觀之而駭之彼之
誨固亦郁而不能言已必不材也不實也不利也不殊也且過過於
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實也必利也必殊也雖小

示其光飾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以不驚者是子四事果不
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巫况悠者
欣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自減盈消息其
旨稍有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考或嘆曰吁後未
惡乎西歸哉此且非宜長考西當同也七非宜長考西不當同
也六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為力也覽其文則贊
美稱嗟無不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
為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其自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
能甚力致違之倫其下才考亦曰今夫在位考其言公歟其善公
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愛

也是使諸子竊然自以各闕為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也於
主司之跡親者苟能敬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事
趨之矣此竊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
之於其善也扶之搖之善而未具也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
方焉何如也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
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
我事則天地之間無乃以昧冥乎者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
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闕夫七十子之
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為猶孔子之聖如
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等不
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己復往之道不幾乎息矣都不肖辱承
大賢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意欲以大賢擇衆賢而使七
十子之徒各方孔子之大賢亦以如

卷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唐柳冕

辱前月十二日書問文章之道將帥之事朋友之義有君子之道三甚善。夫文章之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克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歿頌考寢騷人作淫麗異文與教分為二不足為彊而為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則恥為文而知道二者為難兼也夫君子之事上之克辭周孔心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掃地盡矣嗚呼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

之老夫後君不久矣雖歌魯之未能文之不足以為君子之褒然詠
于克薛之道舞乎河泗之風庶乎與同也將帥三軍之師萬人
命子實為之矣以國家之患在師老且下之患在勢分且天
下大勢以善為將者乘天下之勢為變化在人則用之如神彼勢
合者驅而盟之使其投從桓文是也勢分者力以傾之使其削弱
申商是也則遇非常之時不可以尋常之事邀萬代之勳明矣
以天下播億丈之博仗大順之衆者桓文之志苟不脩其軍政合
其大勢制其死命則不足輟泉顧之憂故老夫尚書聞陳古
義以激壯心而猥辱遠示以為聽道路說甚不然也傳曰諸侯有
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配之也子為大將實制京夏為不義而
彊力不能制者春秋亦配之國不高而昌兵不教而繼敵不謀而亡是
管仲之功於齊商君之能於秦子房之謀於漢矣蓋求天下之智盡
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此將帥之本也較短長定曲直乃匹夫之為耳古者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相成也僕雖老矣辱君子之遊
同君子之道見君子之榮三十年矣子之善猶僕之善也得石相成
乎且百年之壽人誰及之歲月有窮天地有終惟立德立言立
功斯為不朽彼聖賢救世死而後已氣有所感也故天下有果
賢人樂之天下有愛賢人愛之樂教所以徇弱燕之急復疆
齊之繼韓信所以致推食之恩申戰勝之感意氣所感天
地相合况於人乎天方授子子實為將將不愛之子宜德與之

僕望矣立功之事在吾子為之歷可求也時不可再也是以
古人惜時之過已昔者仲尼以大聖之德不免為旅人之身斯
時也實生以希世之才而苦佐命之勳斯之位也且下遇非常
之主既桓文之師時無位矣苟功事於身則義勳天下使天
下之人受其賜不亦休哉既書慨然心馳旗鼓之下某頓首

無手襄陽書

唐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
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
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
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
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
須之殷而相遇之踈也以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敢諂其上之人負其
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之軀盛位無赫之光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
未嘗干之不可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
愈之誦此言久矣未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而

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金所謂其人
哉未聞後進之士有過知于左右獲禮于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
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
久不聞也金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于常人闕下將求之而未得歎
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金今者惟朝夕粥米僕債之資是急不過廢
闕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
未暇禮焉則非金之所敢知也世之誕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
偉之人又不敢聽焉則信乎命之昭也謹獻舊所為文二十八首如
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在也恐懼再拜

卷之三

金白

金白陳生足下下下負名譽享榮顯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
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金是所謂借聽於魏齊求道於盲維
款請之勸教之云未有見其得也金之志在古道又甚好
其言辭規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以
則多所慕則科故金疑於其對焉雖然厚之不可處身聊為
足下補其所以聞蓋君子病事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
親以誠所謂病事在己者仁義存乎己彼聖賢者能推而廣
之而我蠢然為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末乎也
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已果能之乎人曰不

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爭其煩，而後爭其與。其心不夸於外，不以己之得於外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爭其煩，其文也。居守其文，其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律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煩而居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也。惑也。連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而問，得將學於夫子，金猶守是說而後見知焉。

與愛考才也

唐孫樵

主數足下，慕者推耳。足下學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篇，則足下困於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祕，惜故蒙金以砂，銅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冥夜光之珠，必領驪龍扶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與言以文章，必於取也。盈其得必多，以取也深，其才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張以語谿碣，窮陳拾遺，以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王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坐於窮也。天地其有意乎？不足下立言必奇，撫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故費於時。

釣榮邀富猶怨疾其驅而方其輪曰爵祿不勳於心家以達
與時上下成一家之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依違患心
不若及其善知也其人古人抱玉而泣持足下文此不濡睫俱
足下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言之

薦所知於張僕射也

唐李翱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狄匡周
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刁易牙位而齊國亂身死
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位於其臣一道也所位
者賢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
也豈惟霸乎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者有人皆立
于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雖堯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
皋陶二者二人加法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過客八音後世之人
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兇共工之黨於
綱禹稷皋陶之下二者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能得為齊桓

尔豈復得曰大哉竟之為君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為一
民豈能為焉哉春秋曰夏滅項蓋齊滅之為不之齊滅之
為桓諸也春秋為賢也諸此滅人之國何賢尔君子之惡惡也
嫉始善善也舉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諸繼
絕存亡賢也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豈
曰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堅刁易牙
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諸其惡
君子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以及其終而幸后世之掩其過也則
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其何取勞乎勞於擇賢得其
人如諸上使天下皆化之志而已矣天子大臣有士也千里孰有

如執事好賢不倦也子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可取
也則有人焉隴西李親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
而親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理執根本之原由伏聞執
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官武軍節度使之所尚親愈
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出親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其人
也為執事皆得而知之豈不待而用之翔客為執事惜焉豈唯翔
一人而已后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
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目前漢李都尉封疆屬國
及建安汝子南朝二謝郊能善其体而有之李親薦郊於思南
補國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若上其有平處下而兩

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香然感也言彼三子皆知言者也
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言以是作詩曰
食養腸亦苦強軟老無親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
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于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
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知其賢如勿知其賢而已矣
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說人之所聞也如
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而能用而能盡其才而不
容說人之所聞也天下之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偕來其一賢
士也其一常人以待之禮說不如崇焉則賢士引而常之人
日來矣况其待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也聖人不好色而好德也如雖好色不如德也
次也德與色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也下以最甚不好
德而好色也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
力而求之矣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
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也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
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示刑詩教也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
上其所以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
不能日往拜之以其待於人寡矣故善言五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
能朝夕而事焉况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善人良士則
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

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不可知也二其卒有一於部之牙他
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
奈何矣翔窮賤人也直辭言讓非所以至於此也為道之存
為耳不耳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為言也也翔再拜

答書中言論師道書

唐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為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
見可師者雖嘗好古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
垂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
人師且不敢况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
以來人益不守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師有師有師有師有師有師
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
指目牽引而憎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
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
南恒雨少日日出則大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年大

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之無
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
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
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群目以召
開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
不喜鬧豈可使吠者早暮啼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慣愈不
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
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
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
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無然京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却立曰

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為所不
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然有古人
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
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
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笑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
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
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
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恣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
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然、煇、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
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以道

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有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
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嚴也未嘗
敢以昏氣出之惧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惧其偃蹇
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鍊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
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
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怕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
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
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
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
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
觀鳥擇鳥有餘以告鳥苟並求以廣是道子不有得鳥則我得
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庭
所笑則幸矣

后十九日復上宰相乞

唐紳金

金同之縮水火也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
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
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
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於欲
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
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疆學立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
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
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未
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藝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

也。闕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
金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
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爾者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爾。
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家擢推者。與
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
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
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
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矜焉。

上雍州高長史書

唐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孫尉筠因李某謹再拜奉書長史明公執事。嘗
聞法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後道汗隆。故
其處則閉。重玄坐處。白龍盤鳳峙。桂柳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
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攝景光吐文。噴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接八翼
而登太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亨吉。進退利貞。嶠當休
明之期。推去就之分。滄州密邇。未徵嘉遁。文閣幽閑。不列高
衢之步。顧當希任。尺寸徇祿。斗升胥僕。與鄰舍交。而後晏安。
塵垢下。堪躡藩籬之際。區。短懷亦不可見矣。抑貧賤寔須
降志。顛沛不可希仁。是用終夜九迴。一朝三省。俱斯言之。或玷

將細德之為累至於有文之害之政得玉喪室之誤服以周旋
庶乎同達然以守其愚直任其拙難入門焉為言之侶出谷罕
求考之援平生琴曲唯以下調相哀時昔朋遊詎有中人是
識諱不幾乎幽蘭芳蕙實有愧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
同賤事佩紛綸之雅刊承甫穆之清菴有日矢亦曾越嚴
序插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羽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驥明若
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之委裘之地難願披心膽進款誠雲
漢逾邈風流遂遠夫客另有能不孤彈劍之食士實難盡誰
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於知己也伏惟君侯
日門翔照天池柱翼厨開銘鼎庭列歌鍾吐壺之云植堂、

之生河陽春樹同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若夫標置度量
權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探弘遠之規孟子持籌未極精微之數粵若
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啓乃迴天
獎憑紫樞而目送南宮秘署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
羽儀振鷺黼藻群龍共為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
懷刺方致徒京之禮責帛翹車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慈允洽敷
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易農下邑希光東璧猶是貧女舊鄰激
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患鄙賤之質未改慢獎之恩已別昔時薑桂早
得因地而生今茲桃李翻以言言受棄豈非時亨其會命塞其道
者乎今 某等解巾有日便當歛襟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羅

龜策之臧否自開自落任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或影刻迹
不干執事之紀等煩左右之聽徒恨勸誠累歲而丹慄不通服道猶
羊而白頭成諺所以低徊岐路行軸達心操翰操觚而不能已也夫
引往納末江海以深廣損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處己求有
屈位而中道汎接之愛去用懷而受物者乃崇峻宮垣高鑄閭與
使屬睇之目隔逾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絕御賓以失位
尊客以主門將怨慕義之友思為友鶴之舉企景之容不作真
龍之遊顧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
言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取義之賓輕如鴻毛
節下有徇生之士敢薦狂妄惟君侯擇焉

與京西幕府之

唐劉琬

漢武帝問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免而後喜其人、在世也
若抱此居蓬蒿而名聞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末爵士固不
足畏其大也據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考居家初則甚貧嗚呼
有才如相如有好才如漢武帝然而不達也况知天子時武帝以
四境乃中國耗弱爵士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
意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笑况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
得居第一獨悅居家甚固白身過於相如也蓋古人先問子虛於
天子、又不然使有聞於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也
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時雖遇天子不能致而貴于今、時

馮藩大臣則足以取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三不
強於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上第右丞上

唐劉軻

右丞閣不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澆玉耕田焦勞形神未
古人道不為不多其閣之事極耳目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奉承
其心也其於古尤如彼鍾於今又如斯固不必揅字膏灼字毫
而卜筮乎其間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貢心
中事以當閣不閣不為一士之進退闡天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
士有角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
思願吐一奇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下
亦有人乎有是人必其時與世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
與吾言同此所以理代務而升平之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正不

惟諫君人亦諫君之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為聖
聽而達天視也首貞鏡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果為堯舜開
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宗玄宗幾如太宗以閭下、車轍馬跡相去
俯無尺寸天下注心於閭下聚手而指以為投持大柄在閭下
掌握中耳閭下知意參於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其古相天
下其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房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
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房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
孝宣時有房魏邴其以刑法檢下實號中興閭下必以為黃老
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邪必欲為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邪
必欲為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乎公邪此三者在閭下所嗜而
行之耳夫橫一木而棟明堂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下有石
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群土疆此明
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望閭下擬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折
不知棟下有柱者誰乎柱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及、於私心
誠在此也某每病此末之款為丞相者別致其道請人之生使
必曰某公必為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高鑄其此豈謂守萬
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聽一人之目
待宰相而明一人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於我其
言亦何補焉此數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
考雖離異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

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於舜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為聰明其不知其然此亦國不之取醜聞也故其所以徵前事而言之意也實歎國不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君君必為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貢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持意
恐悞再拜

與田將軍書

唐獨孤郁

天子賞將軍之勳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幢節符佩黃金印者數四廟祖于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為好官將軍之勳名可謂盛矣美矣然某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惑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况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害昔者李斯為秦破山東後擒諸侯尊秦為天子秦皇以為丞相任事秦廷之貞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存為秦擒韓信為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為天子漢裂土封王子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被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

可謂巧於為人拙於為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勳卒受參夷誅何則
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為公為王為一萬戶侯傳子襲孫居
為護為龍出為桓為文且令君公無不悅足下豈不墮於周公哉夫
今之遊宦者辛勤數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
滿當罷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邪况夫遭時變即據千里土權殺生
柄不覺矣與妾歌童侍兒俳優不離前為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
歡無穢憂能鑽其胸豈不願留之邪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堯讓天
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首三顧將軍無受吳張玄之說納馬援
鄒陽之策思留侯陶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
覽郭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
鞅起踵以繫奪其位雖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
蓋審理必然今某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位而未又豈欲
騁口銜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上吏部裴侍郎書

唐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
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
情非言無以答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敷丹
曾與有比向之悲積粟萬鍾李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
流涕沾衣何者情蓄於衷事符則感形借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
腹心雁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惻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
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乏毛薛之遊亦何啻獻策
干時高談王霸銜才揚已歷詆公卿不及於策名不戚於卑
位蓋養親之故也宣謀身之道我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

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懸阮瑀入幕則高謝都超聶
政荆軻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或以世利相傾意氣相
許尚且捐軀無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當陪
麾後斂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逡巡於
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
羸恙藜糗無甘旨之膳松楸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
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丞嘗崩心之痛固極若僕者
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况屬天倫之喪奄踰
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興
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悲於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

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
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萬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
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
不得已之者哉儻有乾沒為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
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肯恩以
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
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
一去絕塞千里子滄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
薰之不貲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道類切天
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竇其

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代荀卿与春申君書

唐劉軻

前蘭陵令臣况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事機冠宋
章襲儒衣以廉軸駕羸駕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
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鬪又何儒為故去秦之趙會孝成
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
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方沽賢而名達諸
侯聞人聚稷下若邴子田駟淳于髡皆號客卿故臣得翱翔於諸子
間自威王至襄王三為祭酒號為老師然問諸生少年皆不登闕里
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為高累莫我若也臣以乳
兒輩畜之何虞其竭蕘之為毒也由是讒言塞路臣之內幾為齊

人所食伏念相君与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辱固俾臣為蘭陵令臣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富既富且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棄臣如脫故屣臣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棄臣邪臣尚念古者交絕不出惡聲臣慰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曾不如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莫相君擇焉自重黎為火正光融天下鬻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洎汾冒熊澤華路藍縷以啓

荆蛮歷武文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為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汚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鬪猶以楚為有人無何為上官靳尚所短王怒踈屈原平既踈秦果為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為楚痛豈不曰踈屈原親靳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臍然無非已不能疾說又從而惜之俾屈生溺離騷為之作襄王以前

事歷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筆子牙賦風吊屈而已又何能
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為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設
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斬尚之口弭臣見泗上諸
侯不比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為楚塹方城雖高不為楚
險相君雖賢欲捨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荐寵喜以陰
計中上報結枝布帟為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右前
後不斬尚則無極詐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聘至跪書受命
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真宰相之心脫李園何至費斬方試何
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于蘭之非况
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上張僕射書

唐孫奭

九月一日奭再相受謀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
目十餘事來示奭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於皆晨入
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奭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
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
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奭者非謂其晨入夜歸也必
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以取者猶在也下之事
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
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

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
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
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
以聞此言惟金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金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
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
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金如是也必
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
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
又將曰韓愈之識甚以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
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吾悔也
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
人聞執事之於金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
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
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
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惶再拜

德科目時與人書

唐韓愈

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
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
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闕隔也然
其窮涸不能自致于水為獮獫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
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
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
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點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
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
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

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其閤下其亦憐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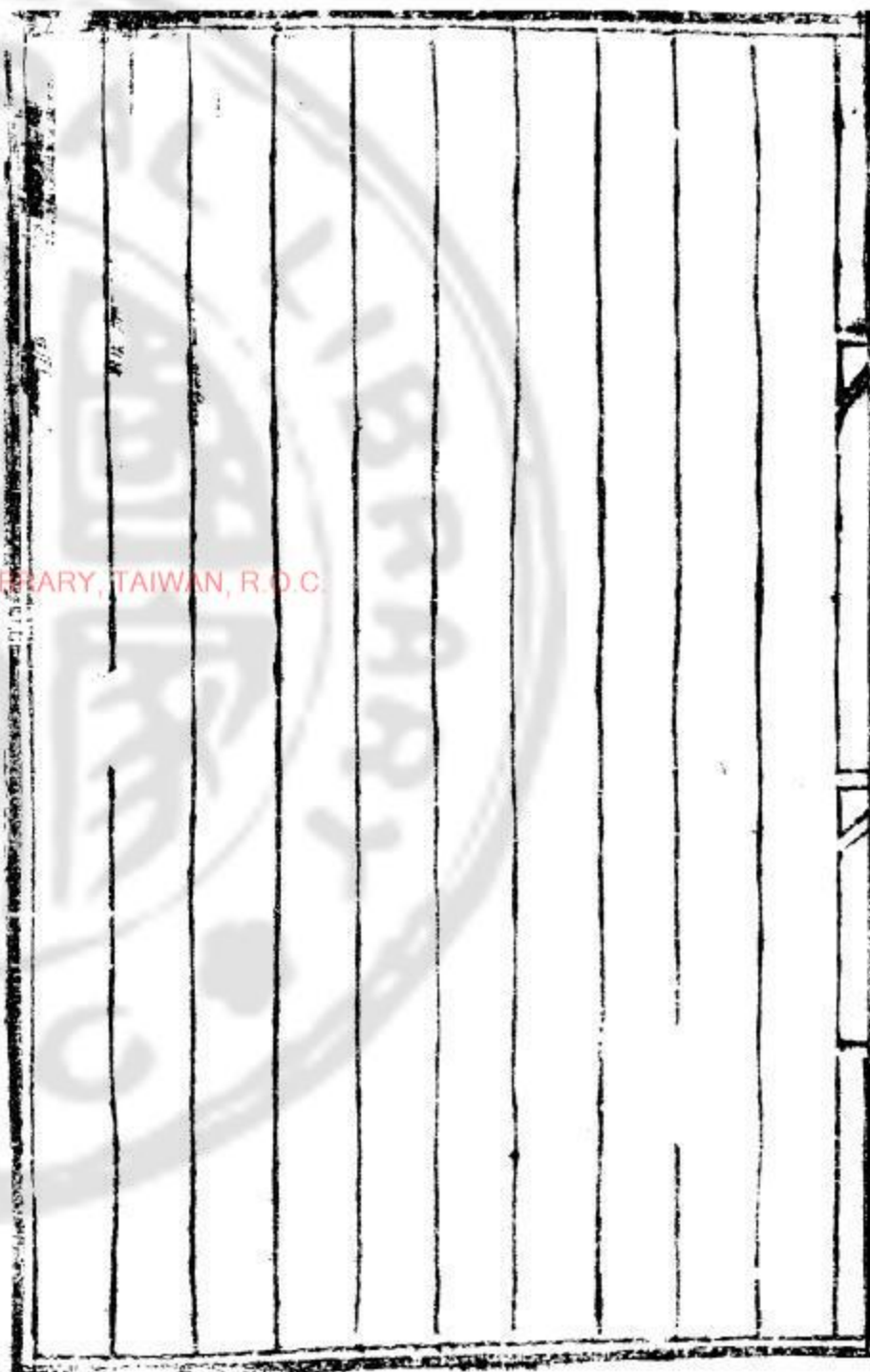
與陳捨事書

唐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也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初食於奔走不得親父繼見其所閣下位益尊何候於門墻也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也隔何候於門墻也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為夫道不加脩則墮也文日益有為則同進也忌始也日隔之疏加以不專之望以不與也心聽忌也說由是閣下之危也愈之迹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武受命壇記

唐張謂

昔在王莽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曆數歸焉
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大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
梗時屯尚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
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禁討之罪劉公大畧遂有伊
周之勳當其驅駕英雄芟夷僭偽南摧勅楚北破強燕電掃秦
雍風清巴蜀三方為我有四海為己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
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為綱戴指搗徐傳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
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為齊晉之國而近希
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

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胤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微乎則知握元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絕志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况賊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徑濟周爰故地設鑒在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建

風后八陣記

唐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春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我行之不脩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志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徭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

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
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而勅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
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其於是既而圖成罇俎帝
用徑畧北逐僊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
旁羅七耀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
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
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旣越
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淮天寶中客有為鈴
韜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
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

為師無為為實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升平埋淪不書盛德其
沒乃旌諸圖側以為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女媧陵記

唐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
巨靈擘太華蹶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
之口固不漱之為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
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東阮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御特立萬年
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湮沒
矣於是乎不為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為之
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
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
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况

乎一水之上而自為謀夫能斷鼉足之四極况乎數仞之高而自為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之蘆渚寧非止水之餘漸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其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胎響鼓簧而吹笙由是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芟芟舟人負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上無或杯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築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劍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為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寢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楮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水谷不為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宗乎是故觀而志之為城冢後記

吳延陵季子面記

唐李固定

有吳之具也秦伯讓以許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有情因而吳衰之休異何哉秦伯之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西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具亡運也故至而不可卻終而不可備黃河既濁阿膠空以正其色鹽池斯竭弊策不能匡其味與夫為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之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具亡審墮知世數之存沒挂劍示

不言之信遊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
在玄風之想至德與歎美之辭哲人共羨表墓者嗚呼之
篆向微德仁而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鉤深致
趣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墻何哉是知謙之為德在於
生靈不狃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忝列藩條欽崇
懿範予以加敬嚴乎閔宮別闈壺之內外正衆神之序位循
以秦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西非由典禮諒
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獻奠贊幣宜列於軒殿春
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現像共識墮人之遺風而律審
度者知極德之禮秩至是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末暑

往敬用同於紀年昔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以戊朔二
十七日甲子記

諸葛武侯廟記

唐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群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皇極魏
姦吳輕未獲心膂南陽堅卧待時而起三顧雖晚群雄粗定必也
箕掃是資鼎立变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玄黃再得雲雨於是
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堵巨萬里張為
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河洛翼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勾
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
長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託國土雖狹
國以動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我車荐
駕不復中原或奇謀非長則斬將復軍無虛舉矣或餽糧不繼

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蹟其原夫民無歸德以為歸撫則
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心當漢道方休哀平無
罪王莽乃欲憑威寵造符命脅之以感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
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
世振絕緒前之不以本臨之不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
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元曹氏利汝子吾事之
曹氏害汝子吾除之俾虐魏偏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豐
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完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
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特定
勢而大順人心而克觀朕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

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中書政事堂記

唐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
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
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
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
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蹟
道於貨亂道於形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
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
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討不可以擅私山堂得以誅之事不可
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利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

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奈不賞前奈不封聞
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救之故曰廟堂
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疑有刑有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
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
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
生救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思度為機務道變身
傾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為終身之誡無罪記
云

監察使壁記

唐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
若干咸以御史監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察
使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
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于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
無以教敬事于宗廟者示有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于有功烈
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前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
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
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

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
其來盛牲牢酒醴菓菜之類必實于庖封鐘鼓笙等琴瑟屢
擊之物篋簏綴兆之數必具於庭勺傳彝壘洗俎豆醜等之器
必潔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
者咸引數六貫設蠶朴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群吏莫敢不備物羅
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畀立于西
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燭
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
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資畢備而聽命
焉舊以監察御史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予班在

三人之下進而頌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与教以臨其
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始于是為
記

吉州刺史廳壁記

唐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朋吏慕分土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紹繼
無狀大官以降為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投者侵欲而不顧
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緡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
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勢如絲
視胥吏胥吏沸如塵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蕭然而
疲公噫貽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為之開之以脩省簡便鍵之以勤強
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昭率之有實一信法防既周銖兩之姦無
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戢威令神行惠和川流未及再葺庶富
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施之今吏詹之

公能馭之雄亦為銘銘亦為廉始繼而終優以恬昔民嗷、今
民怡、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三既來徭稅先其污茨盡開嚮覆
官倉倉無斗糧公來英時積粟以用智閱官庫庫無尺縑公
來英時山積層、瑞露浴、降味公松瑞蓮荷、合蒂公池
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陞冀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
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
以志善懷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
能為政垂為後式

魏州三堂記

唐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後智能統機劇
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寤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
澤其所以蟠蟄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宴息乎魏州三堂者君子
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魏大
近匪親不怠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
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
適亦實垂訓居德樂善何其成也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
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後刺史馬君銜因其熱侈始革基構豐而
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鐘鼓之繁喧惟林池

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巒迴塘屈盤皆島交映
溟渤轉於環堵達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衆
木花坼岸鋪島識沉浮照耀其六五也於是乎龍蟠擗竒方
舟凌逸樂魚時翻飄葉雪飛泝山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
不知所歸也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
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連綺解帶升堂畏景火雲
隔林無光虛薨沈沈皓壁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
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甌掃林蒼翁鬱洞開大華爽
氣出闕而來於是乎弦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
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

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
是乎置酒褰帷惟凭軒倚楹瑤階如貞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
月明冰泉潺湲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
不離軒冕而殘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
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
其身既安心是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
忽繇寡之咎不以自逸而忘務穡之勩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
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入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
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丹而理此烏生嘯靜政令若水木
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

且函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人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
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為政之道

李白酒樓記

唐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適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
強者覷縮而不發乘險者帖前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
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後視其強者弱之險者
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
聰明才韻之令為天下唱首業術匡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
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較以犖其正者豈憑
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六口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
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蹶故狎弄杯觥沉溺麴蘖耳一淫
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

月露風雲使之消紫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於
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
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呻吟歌使之馳騁決致如脫幽
并而失意放懷盡見寤通鳥鳴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
文之毒搏六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麴蘖是真築其聰翳其
明醒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
決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
述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搆凌雲者有限独
斯樓也廣不踰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
常醉于此矣

沔州秋興亭記

唐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恭情之變也觀揖
讓而退觀交戰而競目之處也聞韶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
夫其舒則洽慘則悸慄則止春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
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
刺史賈載言家之良也其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因
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却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閱吳
蜀樓船之散鑿荆衛藪澤之大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
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則
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

開闢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
仁智居之何陋之有况乎當發生之晨則積秀木於高砌見焉其
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
俯瀨氣於軒楹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節則棲同雲於扁閣見雪
之紛矣改成詠清休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
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
嘉其俛仰羨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君陽遁叟山居記

唐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
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洑者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谿
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艮為山山下有震為雷為
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亦艮
為山山下有坎為水為險山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象
焉一旦遁叟觴谿山之神於庭酌而飲頤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為頤
者勗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
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為蒸薪養茅菅以
為茨藉養竹箭以為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

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
以傷良稼養舌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朽槁養慘
霜虐雪以殺根莖養擁腫之朴不為斧斤養鈎棘之蕪不中樵爨
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
庶生養雜之藥以中函氣養蟻虺蜂蟻以護巢窟養豺狼梟
獍以害群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窵爾實又酌而飲
家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為家者聃子以決也子其決於夷壤以發
其源決於塞埴以通其流決於腴畝以施其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惠
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變化意無或決於險阻
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徼其墊溺決於駟鹵以畜其施決於池
籩以專其利決於剛甕使鼠蟹為菑決於沮洳使鼃龜得志維
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
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
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
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顯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遠決
吾志於中不使不過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道世使無
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歡而罷并且歌曰山乎谿乎吾
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養竹記

唐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以体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闢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復及於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珍瘳無聲無色詎身聞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篋者斬焉篳帚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萃蓐薈

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常往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前葉
若是本性猶存乃莫醫蒼苔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
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似之思欣然若有情於感過也
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
况其貞賢心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
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
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問於今日之用賢者云

丞相蘇頌文集序

唐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度而視化成也詩有六義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摩于茲自
長發禘啟正考述其典在桐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雅作風流
彌繁黃竹白雲垂芳于帝籍楚蘭班素作麗于辭人莫不究情
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咏先王之澤光昭止始之宗故情發于衷而中
之以歌咏文生于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
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之管絃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
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教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
輜輳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蘇公應運而生矣公性與道

合神無滯用惟深也 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賈幽微之數至乃拘戈考
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際簡是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
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謀詢謀達議公辨無不釋言必造
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群山若蒼溟之朝百
谷笑至乃緒族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與律與雲天並高繁章
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独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為之宰匠嘗亦
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開刊燕然之石繁弦間蕤縵彩相輝
歌奏而白雲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推終拉賈為王超陳
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流典謨作
制于邦國書奏便蕃于禁省敏以應用琬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
之前聞也堂學而得之欤抑亦天從之欤何其殊尤而懿鏗也惜乎
循途未極閱川行謝洞簫為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
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悲曲池無處舊館寂寥
感知己而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岷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
中不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卷列之如左請藏
于秘府以示未裔

太尉李德裕會昌一品制序

唐鄭亞

綸緋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勅法蓋本于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傳說則有說命之篇周乃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廷子其辭多天子為之從委于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寢微寢長下于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

祖文物大倫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
嶠崔公融出焉區許角立于玄宗之朝常楊准美于代宗之世洎憲
宗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世高祖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
朝朝內署有容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實惟其功及登樞密作
霖雨尊王宗卑諸侯圖祭料齋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
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
事惠皇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傳聞昭甫皇帝統握乾符
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厭神度每彤墀奏
罷別承天啓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
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即發有

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統樞懷日之慶懋尊聖緒
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
物齊備朝廷有禮華夷述戰河朔脩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
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
脩然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于宮庭中外
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裒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讚天街之比獫
鬻攸居因饑憑凌怙衆強禦嚴之以斗而勃爾無惧申之以文
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公狃運沈機上資宸斷萬里
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茂贊披抉腥膻解離遁
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未薊門為首亂之

地瘡痍榛棘龍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臧獲仇讎
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頭勒石於盧龍之塞以叙聖功飛章上聞
帝用允若公祗應明命舒 格言子翦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
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勳尊元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唐張說

臣聞五声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線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
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徑天地究
人神聞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
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
若前聞搖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
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
在子乎孩遂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為靈也越在襁褓入
於掖庭天寔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晏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
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

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為先大臣
以無文為恥每豫游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追而帝歌翠華飛而
臣賦雅頌之盛与三代同風豈惟聖主好文亦云與主之協讚者
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後有女尚書決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
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鯉音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
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
代罕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
之命喜則九圍扶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旻
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
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陛下竊窺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浩文集後序

唐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書皆自為之序次山見譽於公弱夫蘇氏始有各見取於公後揚公始得進士弟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你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弟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愛酸傷於性命之際自正心徑已下若干篇是外曾孫遠東李憚辭收得之聚為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辭遠長大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賁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政凶斗九年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欵何從生啞鍾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改若大壓然不覺其與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動果出行萬

里不見其敵高歡酣顏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豹孫
競于跳走翦餘斬殘程露無脉其詳後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
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金室深宮但見其眷牽絳長河
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唯在宮藏其正聽嚴毅
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麾為門懸
木為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孽乎
切截鐵顆如墜地碎若大咽餘鋸取朽蠹標塔出毒刺眼楚去
齒不見可視顧顛踣錯雜汗渚傷損如在危處如在夢其摠
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竟齊人、義皇上
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辨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

牙山

彩露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亂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熙、
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山為非嗚呼
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
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
此書可以毒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地誌圖序

唐呂溫

廣陵李諒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惠其書多門歷世常廣文
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
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体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
惧其真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
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制圖觀其紛散百川黛凝群山元氣剖判
成乎筆端仁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
羅于阨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重嶺禹跡之以寤漢驛之以通
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丘乎封畧方寸之界而上當乎汗
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与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棟樑固不

可同年而語其詳畧也每虛室燕居薄帷中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
方納四海憲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祀
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參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
與夫役形神於歲月寤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
夫刑百代之弊綜群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丹青
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覩奧斯訓導之明也
寤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鳴鐵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
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摠山川之要會表王威之有截明王道之
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覩窮荒
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勳

可以

視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
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以以廣學流中足以積
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
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圃聞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
以為之頽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
君子知其所以然

觀石山人彈琴序

唐梁肅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
聲全余常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凜其感人而忘
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喜其身足使情反
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教問何為而臻哉古之聰明睿智
其能為乎余慨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夫人
生無其節則亂故聖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教之於是才有五弦之
琴以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為五弦備
其本而未行其變久而裁之莫先之文武之用於是究夫剛柔使
益其弦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不猶八卦既列復因而重之然後既

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格聖人之能事反百慮於
一致此琴之為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箴
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卜代三成為之則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
之象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以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
不下故殷紂亡而桑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
彈而國大旱琴之具廢與理亂相並夫備殷薦以配祖考乎才庶我
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
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于庶人莫不尤重焉
君子以居於是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和空
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為之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

號則君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問曰若何以云則今之為琴者多矣
君子之風何其未扇欤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
宣正其声而行正道今天鄭衛之移人之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
其位未大故正声永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貴貴者豈
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以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予
紀其辭遂號為序云

散子選格序

唐房千里

古之叙班位列爵祿其所以治萬民摠百事且用以別曰賢不肖
堯為君舜為相其下有共鯀禹成王為君周公為相其下有管蔡
烏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鯀管蔡之殛放非不幸也宜也故
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爵不為幸不肖者宜退之雖
已賤奪其厚削其秩不為歎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
自篤後代衰微升于上者不必賢沈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
必過賢者知其善不足恃恥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
其惡不果棄惟奮臂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
亦無奈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又益善可奈何

亦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不悛率曰賦諸命而已矣果如是
聖人所謂仁誼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爾悲夫斯後
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
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三子號進士者以穴豁
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取官之差數豐貴而約
賤率局座客有為射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
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歎於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
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為勞息萬
物為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為貴
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榮耳雖久促稍異其
歸於偶也同列禦寇叙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枕中
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為數十歲吾
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果果不及數年之榮邪因條所置進
身取官遷黜之目為選格序

元和辯謗略序

唐唐次

唐因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
妖祥之氣祥氣降則為豐為茂妖氣降則為沴為災君臣立
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說
正言勝則為忠為謹邪言勝則為諛為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
是貝錦刺其祖微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諛口亂善人惡
其莠言之毒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可以動心捷
可以亂聽豈止鴉鵂彫卉意茲惑致者哉况立國立家自中
組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諛勝則忠孝靡彰進覽前聞緝治
近古招賢容綆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

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縉紳旌賁屢臻
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治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
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
賢罹謗之事迹叙瑕璽之本末紀謠詠之淺深編次指明
勒成十卷皆虞舜有聖謨之命我皇脩辨謗之書千古一心
同垂至理將俟法宮退日昃之政別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
辨謗何由與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滕王閣序

唐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
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
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
東南之羨都督閻公之雅望啓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旌
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
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
子何知鼎逢勝饌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
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
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

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岫之體勢披繡闥俯
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行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
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
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響彭蠡之濱鴈
陣驚寒吉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
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過睢園徂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
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
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
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
北長遠開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

帝閣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
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謫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
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
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催北海雖賒
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
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
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
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隣他日趨庭叨陪鯉
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過
奏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豈

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饒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
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韵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壺羅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
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
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送陸欽州詩序

唐韓愈

貞元六年二月十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賢都
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
由郎官而注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
所察欽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
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何也蓋陸君之道行
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
天下豈若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
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兮欽此大惠施

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
有詔

送李愿歸盤谷序

唐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
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
友李愿居之愿之言曰稱大丈夫者孰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
於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
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
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体秀外而惠
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
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取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亦
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
譽於前孰若言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言愛於其心車服不
力鋸不加理亂不知點陟不聞大夫夫之不過於時者之以為也我則行之
伺候於公卿之間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
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
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教曰
盤之中維子之官盤之上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相盤之阻誰爭子以
窈而深廓其有容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
遠跡兮蛟龍遁歲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
足兮美以望焉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疏言禪師取徑序

唐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各有
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刻章之使不得滋釋氏流
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
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脂
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固有札
瘥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痾背癢而足蹙耳
聾而目瞑於是攻熨之術用焉穰穰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
反耶蓋病与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終世病
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

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一擊壞之歎由庚之詩
人之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
退惡以強用廢井田則豪家相乘矣負封略則攻戰並用矣務
實節則聚斂之臣昇矣務勝下搢剋之吏責矣上所以御其下者
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相仇激為怨俗於是汨羅之客有
負石之夫人之悲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
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為修行以窮
達壽夭為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
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言可樂者也不有
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

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待攻療者也徒知釋氏因衰代而
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
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聞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
陌之人將紛然而群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雋
詡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後焉故離衰亂
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
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鏤絲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崩釋氏中其徒且數萬之民隸
具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沉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節
史乘駟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初珍宇毀撒如

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已南遠
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体前時焚撤書像始云遺者故雖明人
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慈惠辯
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
下仁人我第往求購釋氏遺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
之矣即杖而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曰求散逸不成
蘊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剝者又命講丐以補繕闕漏者
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百八卷以大中九年秋八月輦自河東
而歸於湘焉噫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
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識遠而誠堅孰
克私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
及遠人為叙其事且贈以詩曰

湘川信兮俗曠且很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繫釋氏兮易暴
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兮兮四望何已猿吼騰擊兮
雲樹靡兮月沈浦兮烟暝山檣席卷兮檣牀閑偃仰兮嘯
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日晚松覆秋亭兮
蘭披春畹工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季春祿下旬詔宴禪王山池序

唐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盛一部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臯壤悅后
皇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彤金石之詠者也碧
流日暖南山雪殘首獻之決辰暮春之堤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
戚里也臺就脩竹而開宴泉調御府味洽天厨仙倡宥樂中貴督
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璿樞而均四
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遠顏於咫尺夔龍伊呂共接
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焉豈深思勝殘去殺累百
年之至仁非曆按圖啓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斯境
惟良有以則青門上躋朱邱平臺城烟屢起而泊山野氣時

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灑逢夏如欣會玩峯雲之映沼爾
其列選授凡分曹設幕艇送江鳧船迎海鶴魚龍九劔曼延
霍駕鳳鳴箏鼓作申錫聞於百甕意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
塘醪醴獻丘壑十急管於無算醉湛思以取樂群公賦詩
僕題序長卿猶渴覺含毫之轉達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敢
憚鄙詞之訥洗惡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暮春左丞相燕于逍遙谷序

唐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近者王官
有之不廢大倫存二小隱跡岵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霞故可
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惟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為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
師徐國公左丞相始吳公少師宜陽公少保 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
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
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与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
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
樂方擊鍾鼓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劔驂六駟畫輪或或數列
幢先路以詣夫逍遙谷焉神臯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戶渭之美竹

魯之嘉樹雲出於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乎萊地新豐半入於家林
館層巔檻側送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
芳卉後春句芒不能一其令桃迳窈窕蘅臯超忽驂御延佇於叢薄珮
玉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樽以大壘烹用五鼎木器擁
腫即天姿以爲飾沼毛蘋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鼓齊瑟
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哀旒松風珠翠烟露日在蒙汜群山
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
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
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詣茅堂之
君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春夜宴諸從弟桃園序

唐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惟幾
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爲連連吾人詠歌獨
慙原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
佳句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錢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唐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決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
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后况推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
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攻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鴻濤
於奔鯨鱗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榮右拂十有餘郡
國計未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言一旅橫倚
天之劍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西集三豕輪扛鼎之士杖干
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
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營營於野
血於原野一掃无餘洗清金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

不絕五嶺之北盡餌於脩地勢盤地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
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使然既
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徂徠照雪樓船乘風
蒲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登筵歌
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危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
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唐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
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
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
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
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
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
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
信交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是河
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一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

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乎後
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指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不其
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
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
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
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
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
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悲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
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孟東野序

唐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
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
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
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
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
鳴者也惟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
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以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
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文其
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卧陶禹其善

鳴者也而假之以鳴愛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
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以鳴
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声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
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
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
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
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
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
者其声清以淳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
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
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以能
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
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存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
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声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
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
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
也有若不擇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族孫楊行元下第歸序

唐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群公
設祖方獻未酬族孫悄然有不暢之色群公亦愕爾而阻權小
子侍觴奉而前曰歸好事者春美時酒樂物叔三者加同人將
之而有未悅豈禮闈失意之為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
後巧鎔琢益多惟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
歟非三獻而其寶可其歎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
研矜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
中則是蘇秦無獲穿之嘆寧戚無石爛之歌孫泌六十二
之勳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秦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

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然見卞氏又未之路平歸
心術春景安酒意四座以協千鍾以娛既醉景車秋為引期

送族弟下第東歸序

晉蕭穎士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蒸者行之能翼者體之敬工文足
以標絕唱深識足以剖群疑兼而備焉實為難者意其倍積
風之力駭絕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
賢明代擇人宜乎盡能使輪轅當曲直之適鑿朽菲圓方之嘆則
宏綱舉而滂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
章句見遺甲乙是猶籠鷹鷲絆騰黃望遼廓權奇其可得
也吾聞諸君子非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
卷舒其道喜愠不形又其中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然其未十
獻歲未二毛道非擺闔交無薦寵而雄雖先進歎甚後時何哉

論者以為人之望也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
詩而寵別者皆上國之選莫不銜憤屑涕抗詞悲歌若乃以道
術親而然諾重也况乎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
摯疇之姻在周為魯衛之國曾是共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為路
人未處陶土之嘆今也于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兒
弟不廢急難之謂也

送薛處士序

唐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
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市
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
負也諺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
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寤則上之命一日來子
之廬子之身一日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
千辯萬索滔々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
負其不為矯欬其敢用此贈行

送文暢師序

唐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与之游乎
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与之游乎
楊子雲稱在門牆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
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楮仲先生以求咏訶
其以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作詩解其裝
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
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
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之彼也吾
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

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
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異江
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
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而尊生
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
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軀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以
是傳之禹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
夫鳥俛而啄仰而回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
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与父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与
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
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
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
乎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師說

唐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幼，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心，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

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
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必醫
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
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
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
之令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歎聖人無常師蓋弘師襄老聃
郟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
不如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
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

唐雋金

龍

龍之嘘氣成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
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
龍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夫其所憑依信不
可毀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雲龍從之矣

醫

善醫者不視人。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以爲天下子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以可恃。惧其所以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授。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馬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識馬邪。

儉不至說

唐來鵠

翦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遞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邪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遞相駭曰家之何處棄食邪燒衣易驚棄食易駭以其初可貴而食可厚不恐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廐有無力之馬妄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少有驚駭者公孫弘為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恃奢服晏子為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弃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廐馬千駟

捕蛇者說

唐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鬻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孳斃癘去死肌殺三虫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將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愜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將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

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厲往而死者
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人居者今其室十
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耳而吾以
捕蛇獨存俾吏之來吾鄉叫囂于東西隳突于南北譁然而
駭者雖雞犬不得寧焉吾向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
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
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有是
劫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常疑乎是今以蔣氏視之猶信嗚呼孰
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進學解

唐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
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
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肥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
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所司之不明行患
不能成無患有所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第
子事先生于茲有時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
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
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死以寤寐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能
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獨旁

搜而遠詔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沉
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無涯周
誥殷盤信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
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
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
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
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益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
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
桷榑榱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

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
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
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昔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輒
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以異逃讒於楚廢死蘭陵
是二儒者吐辭為律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
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動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
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
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
之後、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
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

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
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之不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
苓也

通解

唐韓愈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
脂膏汨沒以至於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人之稱其善豈非害教
賊名之術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
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然而不知其讓
之為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迺脫屣其九州高
揖而辭堯由是後人之疎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况
其小者焉故讓之教行於天下由許由之為師也自桀之前千萬
年天下之人循然而不知忠之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
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其割烹故後之

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惧者况其小者焉故其忠之
教行於天下由龍逢之為師也自周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渾
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伏食其
蒿薇逃山而死於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彊而不
惧者况其小者焉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之為師也是三
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
而功亦厚矣嚮令三師恥独行慕通達則竟之日必曰得位而濟
道安用讓為復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
而同塵安用餓為若然者天下之人促然而爭循然而佞渾
然而偷其何惧而不為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

其可不謂之大賢人哉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弊也且古聖
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通而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
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人言通者通於道
義今之人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由於糞
丸而擬質隋珠者乎且令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
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邪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賢雖中人亦
希其能矣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不可齊也今之人
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
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独行且曰我周通
同如聖人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

余惧其說之將深為通解

國之興亡解

唐李華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
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為惑苟而無恥為明慢
於事取為高賢見義不為為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
於得失則與寡而同眾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時謂之工觀其
燥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糊口忍危亡
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有設能憤發則逆
為備豫動開東闡氣沮志衰亦復以化侔於生者矣而四合死於
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鳴鼓害翼犬呀毒喙則
蛇鴟虎狼之徒其可向邪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為雖有

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濟不亡得哉及是而理則王道
易易也

象刑解

唐沈顏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
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朴焚毒畢至而人犯愈
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為化亦由聖智玄遠得
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
恥民無恥則雖曰剕之刑之笞之朴之而不為畏也何以知其然邪
夫九人冠而一人鑿則鑿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鑿而一人冠則冠
者慕而鑿者勝民不知冠之鑿之為勝但見衆而慕矣今免者
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為勝乎故
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

則雖曰劓之刑之管之朴之而不為畏也凡民之心知恣其所為而不
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管之不足以為法也何者蓋管絕則罪釋痛
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為其非矣故不足以為法也虞舜染其衣冠
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己以為恥也人之見
之者皆以為恥也皆以為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
由聖智玄邈深得其理故也

工器解

唐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割者
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
而後操之邪由基豈自斷而後射之邪然則匠者不嫉庖丁之解
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己之為器而惧己之不利弦之不動也我
器既利既動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以又何嫉哉蕭張為漢之器
既利既動矣不嫉漢祖之能毋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
己之為器也反是者所謂己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己匠弓不欲人之善
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動矣鴻門之言不用羽
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

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命解

唐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知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
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一
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
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
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
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多故不辭
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况富
貴之大邪非曰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
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天論上

唐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
福必以善來寤既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
宰者故陰陽之說勝焉泥於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於畜
木木常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善跖矯焉而遂孔顏焉而危
是茫乎無宰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
以折韓退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
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
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不能人也人能天亦有不能也故
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疆弱人之道

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性
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蔽樹陰而
擊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研芒義制強訐禮分
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開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
則是非為公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
萬鍾之祿處之或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
鋸之慘處之或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
惟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者可以善取禍者可以
惡召矣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
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

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
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
常在佞而罰常在直議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
天之具盡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
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以能首生萬物也人之以能者治萬物也法
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
為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填
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以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
人常執其以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于治者人道明
咸知其以自故德与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

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云爾

漢武封禪論

唐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為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罔無其位無其德為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為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為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奚慕於秦乎伏羲乎堯舜乎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為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道歟以所行之道侔之乎不侔之乎彼茅茨不翦而木不呈材豈曰侔哉彼舞干兩階而黷武寤邊豈曰侔哉彼用夔典樂而李延年進豈曰侔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誹者死豈曰侔哉凡所舉雖廝養之人亦知不侔矣在漢武計宜蘇去不侔行其侔者已行之

則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李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腴佞遺草內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烟雲躡凌競封泰山禪梁父好商辛夏桀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晉齊桓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無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脊茅以藉口不使其君与李氏等

封建論

唐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之非聖人之意也彼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鹿豕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之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兵德又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

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
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
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
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
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
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
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
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傷尊下堂而
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

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
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
下乖盪無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室名於公侯之上
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歟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
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于此矣秦
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
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
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後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
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
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卧在人怨

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
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
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制自守矣然而封建之
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
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吳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
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
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
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
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
躋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度其政天子不得

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
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
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告
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吳天子之政行
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
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道不道然後擒捕而遷之勒兵而夷
之耳大道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
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
唐聞黃霸之明審覲汲黯之簡請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
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道夕

斥之矣久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假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從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兵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後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

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為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為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

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唐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
順乎嘗談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
域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失差於吳滅可
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殷鑒亡秦宗族無尺寸之封子弟五虛
空之地故衆枝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摩於此矣又謂大業可
以力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包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欲而外
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群心交阻偶語間異適悟天下不可獨理
專欲不能蓋衆分利推恩乃先封雍齒然後將士歛手不懷
反覆豪俊息慮知難搖動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既而鸞輅籠

旂皆王室穆繡衣朱黻即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王上敦子
愛之情下結休信之志群后固犬牙之勢匹夫絕烏合之舉此所以
為計也是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溢隄防漏下
權敵上都制方偏國過當啓陵借之端沾強連交爭之兆賈誼
痛其將亂晁錯愛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忽忘此所以為
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不讓漢基之勲成務之臣有高佐命之力
故禮樂大備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
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早著祿產之位宜
序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金匱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
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易揚之國穆后屠齒預閉覬覦之
心不踐煇精之路克復明辟夫自我昭高謝壽陵無負先帝安
有奔兵之現交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為計之得也神害久盈物
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候疑秉大政以連
誘趨起異姓蓄姦候隙刺從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實後
憂虞此所以為計之失也嗚呼物有益而損之而益凡人臨事
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現既往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然
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
是依况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
與廢孰能明之然人謀協密必無悔矣

西漢辨亡論

唐權德輿

言西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蒼
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徽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
之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微一時大名致位公
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
厲階或附元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守
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
之比乎禹以徑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
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災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
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

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寔盛之勢上下恬然掩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辨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放決之時方且眩小男於床下官子壻於近郡款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請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蒜者獨異群議為廣計者亦當

中立如石介然不回卒趙誡之後同李杜所守然後與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群公邪友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蠶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豈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馮毛斯輕奈何禹廣以完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然獻吉筮於露著沮立后於採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視變豈止

然也方又熾焰以燎原决湯以襄陵授天下於烟煨擗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責殺君之惡言偽而辨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高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乱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瞍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祖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動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拜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以憤激故辨其所以然

管仲論

唐元結

自兵興已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烏至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與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以說仲之相齊及齊強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強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

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
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爲何如若皆不從
我則以兵先臨於魯、不敵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從
則與三國北臨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從則與七
國以尺牘約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
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
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
爭兵戈相臨誰爲強者則安得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
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
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爲諸侯廣

子孫之業上爲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北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
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
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
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
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後天子齋戒
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
以覆載將旦暮阜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
不忘先王之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
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
爾諸侯當理爾軍卒脩爾矛戟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

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
保爾疆域安爾人民脩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
及來世予敢以此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於天地諸侯聞天
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
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
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或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
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
如初又甚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宮兵
及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
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
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
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未則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
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
也狄仲曾是為也乎時之不可也狄况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
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乎

羸秦論

唐劉蛻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
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為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
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己外無非己
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
之離心而背己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心以秦之強暴非大敗無
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
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
人宮先自蔽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
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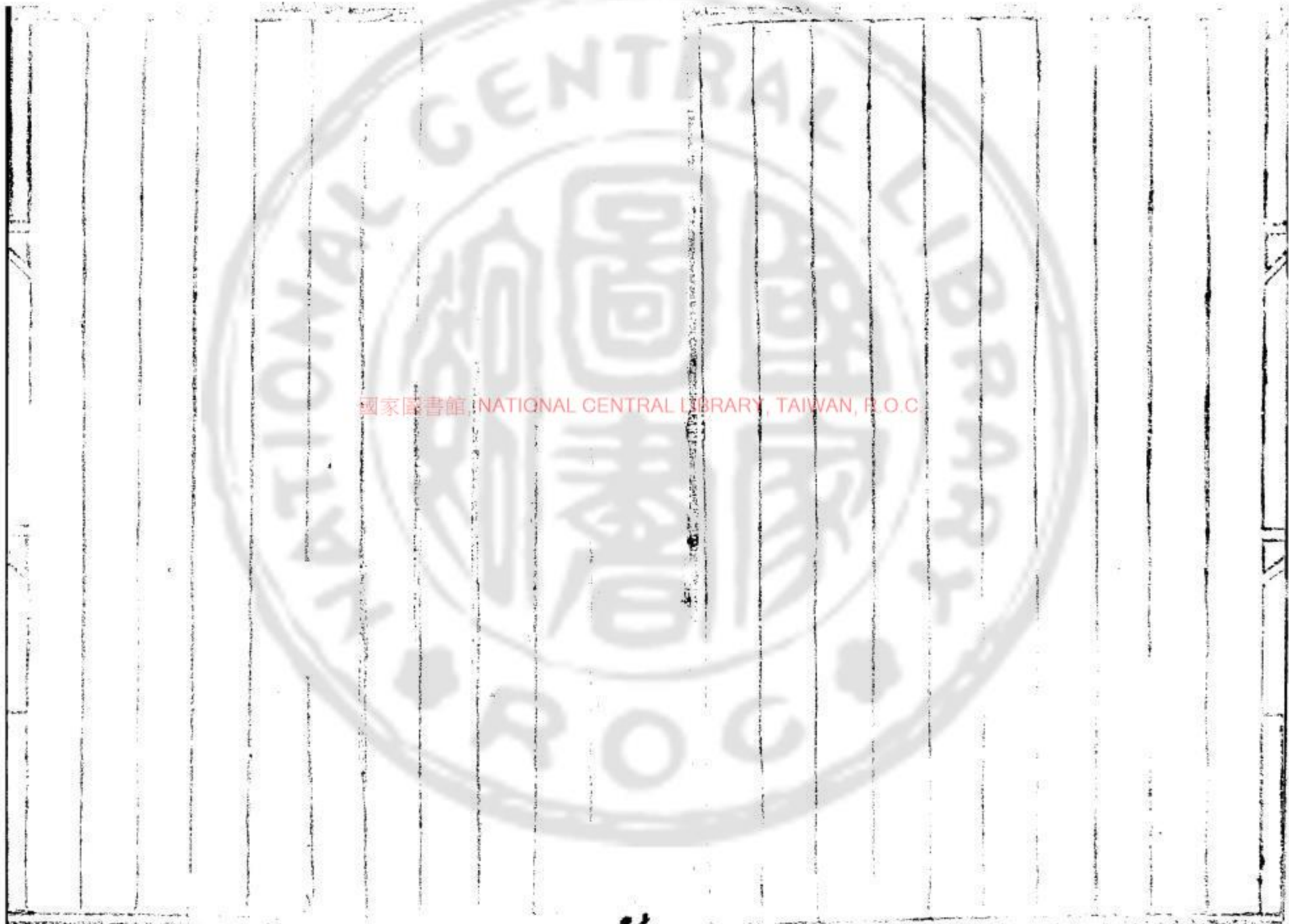
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今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辨私論

唐牛僧孺

近古之人以謂私者謂苟萃於利苟處於逸苟潤其屋者也某以為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吮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樞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樞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墮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疎之人疎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难矣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

治水也臯陶之謀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傳說之對揚
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勳拳是公其身於禮賢
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
禹之功有虞之人思臯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傳說之政有周之
人思周公之勳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
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辛之聚財庶臺是天下之利私於
己也故天下公而踈之秦皇之廢棄諸侯是天下之爵私於身也
故天下亦公而踈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
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
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
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公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
不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其道也非聖
賢之無私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韓愈

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
名遠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
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華陽
子不色喜居於位一年笑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
其心哉愈應之曰且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
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
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
位而高八十一之心則冒進之患生嬖官之刺共志不可則尤之

不終無也。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言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

下。不

仕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

子之去

且且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

山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

言曰

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后。內爾乃順。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下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德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詎推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借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頓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鳴號

於無窮也。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何。其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不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任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攷。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

信

人所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哉。欲以補

其陰

目之於身也耳。司聖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

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從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曰人合。寤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

言人之惡。計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知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人文化成論

唐呂溫

易曰：親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讀兩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歲，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猷猷可督，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則人猛，則人殘，弛之以寬，以濟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離，以樂與時消息，因俗度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節，亦積藻繪，人情如成文鳥，以教其理，然則人文化成。

之義其仁也乎而近代諂諛之臣特以特君不能則象乾坤祖
述堯舜作也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
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
待升平流蕩因循闇而未悟不其痛歎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
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符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
章矣何衰亂之多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
綺靡洋溢編簡一曰文思安矣何滅亡之速也數之以名義研
之以情實如彼輕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往德天
地曰六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烏可以名教末流
雕蟲小伎廁雜其間乎

春秋無賢臣論

唐孫郅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陪臣陪
臣於諸侯曰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
為子之道孝於父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
忠於天子則忠孝而全康又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
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
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
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
文雖以為霸行結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
之而有尸也後孔子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下民

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過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堪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乱世豈不如然乎時人不堪命何邪無賢臣哉予爲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駁駁。徵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邪鮮之邪奈乎孔門何曰孔子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言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蓋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吳季札論

唐獨孤及

謹按孔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一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礼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現變入不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於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礼是以太伯之奔句吳也蓋避季歷。以先王以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雅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子之心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三不仁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撥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

覆師於三。公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閔。達博物慕義。無
窮。向使當垂四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
蠻。則大業用康。多唯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
匕首。嗚呼。全身不諤其業。專讓不奪其志。以去者忠。以存者節。
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現。變周樂。慮危戚。鍾昌若。以蕭牆為
心。社稷是恤。復命天。墓哀死。事生孰與。全譽而動。治其未亂。棄室
以表義。挂劍以明心。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
不義于嗣。文潔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
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守在四夷論

唐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
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
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
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
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
耀。蓋帝王之權。能使人能生。人能達。人能寤。人能貧。人能富人。一
國之人。思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非
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
亦有四國人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擊。國人之攻。

以祕隱曰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
國人之攻以術相益攻現白刃則惧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
也聽鼓鞀則警而惡備也遇祕隱則憤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
而思讐也見相親則感而思述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
則喜而思隣也攻以遠則人人思守也攻以近則人人思受也抑人
情之常非以鑽鉉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
攻之守之不貞則名攻之守之不約則名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
之守之不洽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
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
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

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
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
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慾攻也
雖得四夷自守從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為犬戎以滅僧孺以為
幽王自以守道不同頻舉偽烽墩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色攻
諸侯不信而敗非由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
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謚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
戎夷乘間敢有窺窬前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
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
自守曾不心戎狄在其國中攻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

南面西心以執於沈尹成雖崇守四夷之言而不書守身之道
是載華而曰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權論

唐馮用之

大哉教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常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
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
變於一時利在於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為之時禮義有
不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為而
為則禮義如畫餅充飢矣不可施而施則禮樂如說河濟渴矣
不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林分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
權之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
草衆知嚮之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何異哉雖
曰棄之罪之也之蓋殊途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輜

重可難口作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摧不可無迅雷發則群物驚
大風起則萬彙振嚴霜冽則衆木落暉日昇則百卉秀孰為
此者曰天地也天地尚或用之而況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庸
之君不能力行而濟於聖谷微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革心而至於
道福其善君子所以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夫天之德至仁也
地之道無私也至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雨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
春無以生矣無私則不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及乎蓋惡不殫則
善無以彰不一弛一張天道乃長一懲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執
天之行盡矣是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用而用不合棄
而棄不合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
設教俾民日用而不知推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傳說之賢欲委
之代天取於卑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群情弗協事難以濟故
稱夢得賢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與賴善權之主也文王知太公
之賢欲擢居輔弼搜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上庶士靡恐未適
從故稱天遺我師乃出畋而獲之周之永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
君苟惧設詐之損德固執信而循常則傅若虛老而莫伸渭
濱沒齒而不用棟梁斯壞其何以興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
矣利萬而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亡苟害於事雖鄙俚
之議君子慎之苟利於後雖先王與教達人抗行也子雖至親西伯
食其肉不別死於姜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美不然則臣於

項籍也。曰：非不慈。蓋子已死，不食則已。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其父為虜，赴則已。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基業。大人之權，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敗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測成敗，決取與，讓苴布衣，見景公，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懼，克成其功也。孫武被禍，諂吳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三嬖妾，眾女整齊，卒以其能也。易曰：巽以行權，巽風也。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無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治之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六公見天王于河陽，諂則諂矣，而夾輔之勲垂於史冊。鬻拳諫楚子以兵于悖，則悖矣，而盡忠之節著於春秋。夫事有先奪而後與，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之，俟其改過而反其政。公子先謀，孔伍胥避之，乃進專諸以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雪殺父之冤，不其滂欬夫乾坤之道，易簡也。而猶窮則變，則通，則能久。故王公設權以固其國，知變以取其民。善取者視人如嬰孩，悟之誘之，莫不胥悅。不善取者以民為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苟合。善權變者如弈碁，烏或取或捨，或進或退，無固無必，皆任其撓也。捨非資敵，蓋捨小而取大，退非法彼，蓋進損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同道。可與同道，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觀其相魯，曾君於夾谷，挫齊銳於樽俎，當是時，齊侯強而不強，魯弱而不弱。聖人之智，不亦多乎？夫獸廢爪牙，則充群獸。

之勝矣。行氣利鬪則供衆禽之羞矣。人失權變則為英雄之資矣。三十輻之車制之者視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三盜既興物雖衆而皆覩至哉始離而終合始逆而終順始非而終是始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也。設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後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未則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禦獸審其勢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霸之君也。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機論

唐馮用之

機者微也。徑緯天下微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小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必避之。知利而不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推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發龍蛇為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為之反雷。故范蠡善用也。勾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五刑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趣時為用。苟悖於義則

悅隨者亦未達於時則虛其事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
雖離婁之日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
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竟不与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
不讓丹朱而後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雖於管蔡
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嬴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克與丹
朱而棄舜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
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雖管蔡而不戮必
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
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
者如偃師為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乎善

為君者猶造父為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
還乎往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
哉是機也然以天下為親為子天下孰不以我為親為子乎夫然故
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
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
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卒善利人也卒收
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藉反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為
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
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雖
不厚於身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也

擲侯處位而舉淮陰辱君者也入秦不取金帛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声流萬古韓信忌刺酈生殛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感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賾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棄倫攸數伯夷救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侯周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捨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干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疎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

則元吉泰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傳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才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鼂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劍也取不相時則招吞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虢也語不相時則殆辱薛治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誘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讎變為心腹况其恩者之失其機則親昵反為勍敵况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失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之賊不以智治國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

耶卷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如享太牢不知帝力故為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元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機以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六經萬機之圖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

夷齊四皓優劣論

唐蘇頌題

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恥當年而節莫覩故發義以立志從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千古然立志者必義也成功者必道也資於義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潔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歟能利其國當時繫賴非四皓歟揆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乎在考其功而論於是乎著蓋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以存者大則正之以行者高而能行古節以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以謂成也若夫志士仁

人將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去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薇墨台氏之予不屈也。羸之德衰則巖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舉其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別而叙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烈矣愛國以屈身商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貞乎今四皓見賢於子房志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

三不欺先後論

唐呂溫

首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徑範汪洋古今輝煌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襄亂之魯而邑偏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請恭爾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

誠懸是則小人不敢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
修政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厭愛權之以法
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
欺矣夫不悉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
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
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
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
未至而政理或虧仁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
行之迭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
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
而不悉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適降遐比三才之具美苟
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
姑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与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漢斬丁公論

唐皮日休

忠之為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
心不以疑悞貳其心者也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悞之
足入乎上有忌愈于進不愈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悞乎
心不悞乎事豈疑悞之足入乎夫苟祿恡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息
而悞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
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者也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声氣不
思己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誘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辯之足
去是辯說而貳其心者也有間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佞
求其捨也肯愛不可佞佞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悞而貳其心

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則隱之者也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丁公孰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張辟強論

唐李德裕

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庸敏善揣呂氏之情竒之可也若以為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博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向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高祖遺言呂氏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今本兵柄况外有奇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背之歟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

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寔矣周勃雖
入北軍尚不敢言誅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
之士儻才出於世豈愛其紹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
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產以報
韓結客以徂秦招四皓以安太子以為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
權譎明矣

晁錯論

唐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
罪也故直筆以議地錯穎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
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
乃命副丞相錯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
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
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端既立
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
夫為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
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寔在紆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

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况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歔歔長悲蓋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淠於吳以誡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俾尹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畧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与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李陵論

唐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奚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曠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廷而能以寡擊眾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陵君命挫

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
勳於前墮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
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
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
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
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
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
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
之不知己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
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
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
豈非負德咎曰設使陵不奇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
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
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或重
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
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
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
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唐崔融

維神龍元年歲次乙巳十一月朔二日云：大行則天大聖皇后崩于洛陽宮之仙居殿，祔殯于乾陵。禮也。祖庭火燼，橫宮月曉，雲帶黼斐，夙牽絳旒，儼天衛之蒼。邈神儀之宵。哀子嗣皇帝慕切充窮，誠殷遣奠，瞻象服其如在，攀龍車而不見，悶慈範於長陵，載神輝於前殿，示人軌訓。先王典則，爰命史臣，勗言聖德，其詞曰：

天生后稷，飛鳥覆翼，天護武王，躍魚墮航，施于成康，武子有光。豐沛之疆，河汾之陽，異氣發祥，聖母其昌。穆皇。作令于唐。至哉坤德，沉潛剛克，奇相月偃，惠心泉塞，蘋藻惟動，紘紼是

則訓自閨闈風行邦國七庙肅祗六宮允釐中外和睦遐邇清夷
家道以正王化之基皇曰納輔后其謀咨謀咨攸俟皇用嘉止亦
既顧命聿懷代己聖后謙冲辭不獲已從宜稱制於斯為美仗
義當責亡軀濟厄神器權臨大運匪華宗祧永固寰宇奄宅
負宸甫清岳流光赫洗我君四海無氛英才遠畧鴻業大勳
雷霆其武日月其文灑以甘露覆之慶雲制礼作樂还淳返
朴宗祀明堂崇儒太學四夷慕化九戎稟朔沈璧大河泥金中嶽
巍乎成功翕然向風乃復明辟深惟至公歸閑於大庭之節受養
於長樂之宮品彙胥悅謳謠載隆鼎祚既穆璇樞已肅庶保大
和長介景福如何靡怙而降斯酷后弄孫其未掩人喪妣其烏速

嗣皇擗踊列辟扶服九親號咷萬姓荼毒嗚呼哀哉積憂勞
而不豫兮搆氛沴而成災逢冰霜之慘烈兮見草木之凋摧
感大漸之将至兮遐惠言而不回付聖子其得兮顧黎元曰念
哉頒寵錫以留訣兮節礼數而送哀邈終天而一去兮復何時而
下來嗚呼哀哉光陰荏苒兮氣緒迴互泣盡冬霜兮悲生春
露攢塗云啓兮同軌畢赴湘川不從兮洪塋蓋祔古則祀闕今
也儀具嗚呼哀哉夜漏盡兮晨輓發轉相風兮搖畫月厭河
洛兮不臨去蒿印兮飄忽指咸陽之園寢歷長安之宮闕旋六
馬兮須期考三龜兮中歌嗚呼哀哉出國門兮夷由覽舊物
兮親憂備物森兮如在良時闕兮莫留當赫曦之盛夏宛蕭

瑟之寤秋山隱兮崩裂水河兮逆流嗚呼哀哉挂旌旒於松
烟即宮闈於夜泉下幽翳兮無日上穹隆兮蓋天隧路嚴兮百
靈拱殿園虛兮萬國旋如有望而不至怨西陵之茫然嗚呼哀
哉攝帝皇之高風欽文母之餘懿時未存兮立極數往歸兮配
地何通變之有恒兮而始終之無愧惟聖慈之可法播徽音於後
嗣嗚呼哀哉

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唐蘇頌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青光
祿大夫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姚璉等上議曰臣聞
聖人極天下之賾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
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原始見
則名合道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矣伏惟大行應天神龍
皇帝繼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
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躍由是恭于三朝
服茲四罪僕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厲新
命虔匹夫蒸之思愛於文母豫太帝庚之占友於王季既而三

年諒闇九族敦叙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嚴密怡若家
人之礼功收其成不以微刑濟其寬不以大譴詞所不忤讒說所不
入約軀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翱翔于儒雅之林經啓於文章之圃
不傷鹿耳卵不夭卉木体仁也行於壘翁暨於陪臺施惠也酌中衢
之樽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
日獻于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巨象歲填于牧方採厚陵之
露華感而通夢遂揚吳壇之烟燎嚴以配尊然後心遊絕冥
神寄愷樂在雲室之上希夷於冥諦之門追汾水之陽標御乎
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氣戾凶譴雷極歛憑玉以大漸顧遺弓而
上僊所以函夏攀援人神哀感龍攢既啓烏耘逾慕礼撤三獻
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謹案謚法慈惠愛親
博施備物皆曰孝安人得衆推賢讓能皆曰和夫孝以安親和
以安人是則憲先王之典謨垂後裔之光烈者蓋天之以称矣請
上尊謚曰孝和皇帝庙曰中宗謹上

穆宗戒勵風俗文

唐元稹

敕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齒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瘅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未俗偷巧內在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說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群居狎處以相識留中不出之請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

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憂奇不惑叅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兵已來人散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彫刻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惧其濡染未

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用啟勅各當自省厥躬与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体朕懷

弔夷齊文

唐柳識

洪河之東方首陽冢崇側聞孤竹二子者也餒在其中偕隱
胡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去何止擬
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駕伏西山顧微蕪
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纒兮何顏一吒兮忘飢若有諂
兮于蔽之關豈不以冠弊在於上復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
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以恤者
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
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歸而八百
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鳥珪命赤鳥俾荷鉅橋之

施俾申美里三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
礪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溥
天周土率土周人于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飾兮獨鬱乎
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蹈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側啟以
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
應物以濟其利則烏有貞節之規 親之事靈乎 雖非与
道而保生乃勗為臣之二

吊古戰場文

唐李華

浩乎平沙無垠夏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
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群亭長告
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者鬼哭天陰則聞傷心於秦欽
漢欽將近代欽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
露沙草晨牧河水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膺臆
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數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
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
野豎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

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声折江河势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
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躕續續無
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
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
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
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
暴骨沙磧鳥無声兮山寂、夜正長兮風折、魂魄結兮天沉
、鬼神聚兮雲昏、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
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
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
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勲和樂且閑穆、棣、君臣之間
秦起長城竟海為關秦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
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
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
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情、心目寢
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
精魂無依必有凶羊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
斯為之柰何守在四夷

弔韓弁文

唐李觀

維唐貞元三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殫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伏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戎人心為心戎乘我不虞而有詭謀我計無素成而奸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為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以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為之虜天其或者將用警我非福我也韓君為之擒其繫命欵五年於茲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永湮沉或曰死矣曾是切商弦之心絕國浩、窮西極濱強胡居、大視斷、流沙無波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賓秦有長城漢有遺

人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韓君生死寤辛鬼能靈人能語君
生其以君死其以今兩寂然心繇中阻君初奉使意氣西道白
珪之貺唾掌可保激魯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即於事不能畫
奇從軍之籌君固取之可疑不疑固用沾危羗我豎髻坐丹
我師倉卒聞留血殷朔陸實死者痛非擒者悲夾谷之會不
聞仲尼秦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飄瓦望君申弔亦
俱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祀呂衡州化光文

唐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負外置
同正負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
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連其死道德仁義志
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天之無信漠天之無神今於化
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天乎痛哉堯舜之
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
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与道成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
之中和外塞道大藝倫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二十

佐王之志矣而不立豈非循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劓者邪宗
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道於中庸削去
邪雜顯陳直正而為道不謬况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
於外裕於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勸後古至今至於化光最為太
甚履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畧而不有夙志所蓄鬼然
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歎所慟者
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之眚不被化光之德庸之俗不知
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者幾人自友朋凋
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畧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
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

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學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
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
與化無窮乎將往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
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慶
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主為壁以棲其魄乎豈復為
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者
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
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桐葉封弟辯

唐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与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

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謀

唐陳黯

覆載之中曾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為己而鮮為人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為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為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殖百穀是為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如何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

過於謀不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侷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為不然恐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辨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尚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辯害

唐羅隱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救粟蛟唇之為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以全者大以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礼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礼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莫以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鈎網者也嗚呼

原道

唐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之為仁牙之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道其所謂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謂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

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拳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人者處其一今之教人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寤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出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

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夫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勅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

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

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齊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

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唐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為者善為而已矣中為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為者惡為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信曰智上為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為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為則少反為其於四也混下為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為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為者之於七也有以甚有以止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為者之於七也止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

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
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欤始惡而進善欤始
也混而今也善惡欤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
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
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
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甫高
也則岐然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
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生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
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
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
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
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
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
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妄言而不異

原毀

唐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士矣能有是是足為

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惟惧其人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然惟惧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

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原親

唐皮日休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擯肌筭骨傷
愛毀性以為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
教其子者是亡其身者也不能得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
之佞臣愛人之貴過乎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
權過乎其子必殺而徇之易牙是也自茲已降為夫強臣者將
欲奪人之宗必殺己子王莽殺子宇是也噫教尚不可況其殺
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碯殺石厚叔
向侈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親凶則能
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碯不殺則他人殺之

叔向不僂則他人僂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

原仁

唐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眎生民以天下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湯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息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
出技以恣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
物似其事作三戒

三戒并序

唐柳宗元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
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与之戲積久犬皆如
人意麇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
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麇出門外見外犬在
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麇

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舁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危
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愬然莫相知他
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
無異能者益習其声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
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闕
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尤也類有德声之宏也類有能
向不出其技虎雖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
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
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梳無完衣飲
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之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闕暴其声
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
態狀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
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
處晷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怕也哉

水壺誠

唐姚元崇

水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水清外涵玉潤此君子水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孰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水席皮洗憤溫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不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儆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水壺是對烟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執秤誠并序

唐姚元崇

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

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体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里閭紛競以息故南西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恐唯上之平故曰上之以仰人皆其向我之教人皆其效心尚至公人將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

旃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執鏡誠并序

唐姚元崇

執鏡取其明也夫內涵虛之外分朗鑒物不可以匿詐体無得以
逃形是以野鹿窺而慙山雉對而舞故君子是繪是畫置之
座隅蓋將照姦回之心絕險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亦其理焉

秦樓明鏡鑒有餘暉色自凝曉光能洞微飭以繁組匣以珠
璣龍透池卧鳥臨月飛傍入四鄰中延萬象濟物攸博利人
斯廣握在帝心則宇宙融朗懸諸詮目則翹楚瞻仰且明
不匿瑕君子是嘉不疲萋照君子是效嗟爾在戚為代作則刑
不可濫政不可賊凡今之人鮮務為德紛綸諂媚汨沒忠直當須

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潔斷可以決敢告後來無忝前哲

守戒

唐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藩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
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
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窞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
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以及非有過
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倔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
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有以不足
歟蓋以為不足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
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
彼之倔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与我壤地相

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拳踵引頸冀天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責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庶之於豹非不寇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敵戒

唐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競以強六國既除詭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葉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惧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後欲不戒匪愚伊老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大寶箴

唐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
公之上任土負其所以察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
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
拯溺亨也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
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
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
極樂極生哀欲不可從從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
昏不知瑤其室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

念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
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後亡國之音淫
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
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蒐蕩
、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慄、用周文小
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胃臆損好惡於心想
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
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
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而濁勿皎、而清
勿汶、而闇勿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黻纁

塞耳而聽於無聲從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
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徑地之寧王
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
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惧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
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寤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
行包括治体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
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
前疑

丹宸箴并序

唐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親不避尤悔况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踈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宸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

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
阜慨然亦譏縹紩四時以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以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駟騶奎輅徐驅烏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
裘既焚筒布則致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沈酒舉白浮鍾魏
敬侈伏凌霄作宮憲雖未許而善亦從以視為瑣是謂塞聰

辨邪箴

君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諛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敬過周成
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無益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誅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倡厥非可遽數
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殮斯可戒懼

瑞箴

唐孫朴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
夏德將衰昌降雌雄桑穀生朝殷道復昌麟出豈妖孔氏云
亡周公相周越忠獻雉安漢相漢越蒙復至白魚躍舟鸞驚
鳴岐殷人聚喜周人聚悲素靈夜哭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
謂之瑞彼瑞此妖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恃物滅德未
或不亡我作此箴敢獻哲王

兵歲

唐梁甫

皇道無名帝治有征故效天殺作為五兵曰王及霸功濟天下威
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于原戰龍在野大寶艱危非兵孰可動如
決河靜逾滅火蒼、萬姓懸命在我以行者師以統者德功本乎
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衆不足恃勝
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討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
我強莫予敢亢尋邑百萬覆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
吳攘袂嬴氏大潰武不可斃斃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
曰天下雖平忘兵則危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
徐偃仁義本邦亦隳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

後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孰云我過旅臣斯箴敢告執
錢

獄箴

唐張說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推議罪亦以防欲以貴仁恕非矜寤
東吏苟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為主是戒是勗茫率土春蠶群
生賢愚中雜真偽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
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
曰非輕人之性命虐則招外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為獄
則固為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之圓土纍之繫囚求
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為非所逼隘狹室欹傾漏宇
冬有祁寒夏多隆暑鳥可失入鳥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
傷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

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縣令箴

唐古奇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
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為消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
禍既有胎德豈無種鏡不自照祇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拂
德不可從貨不可黷黷貨生災從德禍連勿輕小人蜂蟻有毒
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
柔者恥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怨而明
石如石明不通而清石如不清無為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
無成不成過客箴士冀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
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五箴并序

唐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予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
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
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予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乎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
無為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
反以汝為叛室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奴之以害其

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止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恃而好不觀其道無恃而惡不詳其故前之以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以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欣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宜然

動箴

唐皮日休

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妄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之
勿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住無市怨去無取嗤
迹無顯露名勿求知声無取猜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蒺
藜四海如家去劇繫維日慎一日言茲在茲

靜箴

冥之默惟道之域處不遠仁居無恃德勿欺孩孺衣冠失則
勿慢皂隸語言成隙深山雖樂豺狼尔殛深林雖安虺蜴尔
螫居不必野唯性之寂止不必廣唯心之適勿傲乎名要于聘
帛勿矯于節取乎祿食躬雖日安若敵鋒鑄味雖以甘若

含冰蘄成吾高風惟靜之力

口箴

唐姚元崇

君子欲訥吉人安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
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
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
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以尊言不出口
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辭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
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勗哉夫子
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箴弦

視聽歲

唐沈顏

人一其視而不一其明故目有時盲人二其聽而不一其聰故耳
有時聾蓋目之盲由物亂其睛耳之聾由聲惑其聰且王者咸
知其玉也石者咸知其石也砥砢亂焉官者咸知其官也商者咸
知其商也而鄭衛惑焉夫人者孰欲棄真而取偽皆正而歸邪
諒視不詳而聽不審耳俾視不詳而聽不審者豈不以砥砢鄭
衛之故乎吁天下之大萬物之衆其亂目惑耳者非特砥砢鄭
衛而已則知非聖賢其不惑於視聽者稀矣

暗室箴

唐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隱無佚其處宜一攷、碩人冥、暗
室固從爾神固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帷上蓋
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宥神在無形天不長慝神真正直
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於莊天迴厥害鋤倪已
之又有符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
無不知神怒天怒身無以隱潤松抱節幽蘭以薰歲寒不
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慎乎其以不見恐惧乎
其以不聞先師有言教告夫君

五規

出規

唐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于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吊有始賀拜假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王者皆怒參游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

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謹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
猶極忠言與氣備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之之路顯
之名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于
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
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為哉舒
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蔽智以全
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
之滕許夫反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元子少辭者邪何

不曰使吾得以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而往也以子為
飾言蔽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于盜權竊位蒙汙
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昔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兒終
不復二論兄有意乎于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
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于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巔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
歌去乃暴它田田主鞭之啼而寬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
子友真卿聞之書過于元子曰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
蒙寬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儻然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

山猶仇讎斯豈慎德也歎吾聞君子不為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以以蒙過此非為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乎吾獨立乎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于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于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者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之酌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夫公曰樂山林可也

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此杯酒後飲之聽我說子行于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苞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汗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邪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侍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寤天下鳥獸虫魚以充殺者之心願寤天下之醇酎美色以充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嘆曰子何思不盡邪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

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石曰願得布帛
錢貨珍寶之物溢于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
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于學者用為時規

塗山銘

唐柳宗元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
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尊百川大功
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
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
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
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
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
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
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

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
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
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
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
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
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
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武守
文之君又能詔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
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
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声垂天下亦

詔前軌用此道也故余之為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
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体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者方宣教化制
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礼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
以弼聖謨則戮防夙遺骨專車克明克威時敢以渝宣昭
黎憲者定混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界彼東國
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傅巖銘

唐呂溫

昔商高宗恭默思道至誠動天天將報之以說為瑞王在于
寢降神夢中審形旁求寔得於此曾不待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脫刑人之衣被公衮之服授受之際君不疑臣不慙大哉逸乎
商之以以異也若非武丁之心周乎天地傳說之德通乎神明何
感會訢合如此其易嗚呼見賢非難知之為難知之非難用之
難用之非難特達難君人者苟以特達為心假無商宗之夢
必自得說不然則雖谷夔稷契盡入其庭亦葉公之見龍及
疑俱矣况氤氳之中乎恍惚之際乎銘曰

赫湯德如日不滅滔商祚如海不竭發祥播氣世作聖哲

國誕武丁野生傳說始胥靡武丁即祚德通神交忽夢
如侯若帝導我期於顛素有無之間邂逅相遇宵衣而起爰
得其人貌符心冥如舊君臣飛龍在天山川出雲感激自致其間
無因捨築傅巖脫鱗鵬升作霖時和奮楫川澄金在吾礪木
從吾繩君何言哉殷道中興元凱攀堯微舜昌階阿衡要湯抱
鼎徘徊會合之際厥惟艱哉何如夢中天授神開惟賢是登道
貴特達匪次勿用才其壅遏高宗得說乃在恍惚揭銘揭光
萬古不沒

磻溪銘并序

唐梁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
堯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驚而天下
平者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
五行四時佐天生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陵浩
滔天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之變
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惟尚
父鍾其運而過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欤于後伯陽不顯仲
尼旅人其不合者欤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蟠
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磻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啟道絕粵有尚父
爰宅于幽盤桓草莽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
而明遇主水濱謨秦八紘牧野桓、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
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獨夫昏 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
鷹揚故曰大道無体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磻溪
今古茫、

齊山銘并序

唐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
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群靈下慙蒸人乃啓忠
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
舉寢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戰得死
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傲鷗革遂臨浙江千五百
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齊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
曰父讎石與共戴天諫君為忠往曰諸侯有諱臣不失國當枕
于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為夫官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壈伏節
乞師於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著以語言戴后

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往子胥修為大仇騷
人賦為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
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恁又顛太伯廟血
將乾闥闔劍光且失公朝 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
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屬
鏤之賜竟及其身鷓夷盛死按于水濱憤排鼓怒配濤作神
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鷗群飛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
遠奮于吳佛于越夕于楚乃退於是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
逐之笳蕭和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卷沙墨裂地灰截若岸
圻成坑迎潮氏格之如呂梁丈人為靈戈威矛激浪百重渚塞

不先跳檣揭舷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漭千里洪波砥平有
滑有脂有鹹有腥送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雜林扶桑交臂于
卯階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罇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
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
斗氣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矯，任負執弓挾矢
杖其實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付理蒸報子妻鐵鉏直
士赫，王閭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
朱戮墓非楮贍昭乃烏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嚭
諛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抉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統

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
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瀆齋帝：王：代：明：表我忠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塚銘

唐劉蛻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悉棄其草取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下工蛻也而拙文蛻為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感怨憤疾病嬉遊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士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弁玉於藻百工婦人雕龍涂凍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當勃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嗜慾躁競忘

於心其祗、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
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
川凌、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盪怪異夫十為文不滿十
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
必蹈散之茫洋以為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
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其以隱之士以出
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
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
有注指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圈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
同人筮者曰鳴于地中殷、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

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龜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
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問、土協吉蠱、為塚則
汲、兆乎峭、為壁則魯、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
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
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繫祭祀之梁盛乎不然使其速腐
為虛壤生芻蕘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陶甃以作器乎將塊
為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於樂為土鼓為函梓以洩其和聲乎
夷為都邑以吳宮廟乎坎為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為壇窳乎
款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為百
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作貨起

爭慎無滴為醴泉以味乎諂無禱為城社以狐鼠憑妖
慎無聳為良材以雕琢傷性慎無萌為蘭茝以佩服見藝
嗚呼介而為石使之能言舒而為蠙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竟
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掩為
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
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崇文其無崇乎哈非珠玉歛無裙
襦後世詰礼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塚也在莽蒼之野大塊
之丘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并序

唐楊炎

舜有兩階之舞周有孟津之會皇帝有岐陽之蒐德莫勤
乎安國勛莫配乎立極利萬物莫近乎去暴蓋受天元符與
人請命冥契相合億兆有歸以唱則感神鬼之心以征則去雲
雷之難維唐七葉姦臣大盜於二京皇帝龍鳴於河北觀兵
雍上建都發號以朝萬國心嚮天地志通幽昧溥精四達大造
玄成於是巢山駕海、群狼蠢鳥章之君不期而趨于闕下者四
十有三萬元帥廣平王倣尉光弼司徒子儀等稽首言曰臣聞天
啓聖以俟時聖感時而赴難非神功不能當大運非玄德不能
合人心故軒轅之道也伏竊允宗周之仁也稱強負陛下之德大

瑞於人和而動天天與和合氣百姓因之以獨化四夷因之以
子乘王師德之以貞勝意者河洛後悲後東征之期人靈駭奔
望西狩之禮天子方齊寶輅講金匱之書翌日覲旌武賁大車
之輪黃鉞靈鼉彤弓太阿荆韓楚魏之廣七閩五獠之長金
鼓百萬車徒九合大陣于東郊皇帝建曰麾以誓于軍曰維高
祖歆于上天四宗重光照臨下土百有五祀至于聖皇撫武之干
戈備文之法象最爾逆虜敢迷天紀盜我符璽躪我威靈使
四海之內兵革縱橫肝腦塗裂是蒼降鑒錫命於予俾贊夏已
墜之功寬堯未刑之族於戲余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蒼生災害是
憂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心忠義是保咨爾張目成天羅植髮

成干櫓布和成將帥厲氣成風雲若作進退爾惟旗鼓若斷
首尾爾惟常蛇若戮鯨鯢爾惟千將若拯沉溺爾惟巨艦夏
有一旅之衆武有十人之暮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念哉是時
天威動六合兵氣連太白乾坤為之缺軋河嶽為之震蕩彼孤鳴
鑿齒之徒不崇朝而聲反於謳歌形歸於蹈舞者幾過半矣
故鄆杜之師以形勝灞上之克以威墜桃林之陣以奇破河洛之孽
以氣推帝乃開天牢迴豹尾陵顛氣鎖撓搶應龍秉鉞玄女
侍坐乃考夏氏配天之義備漢皇建武之典雲髦玉輅山動地
踊降自西雍幸于京師萬姓前導百靈為衛布德澤望陵寢
悲黍稷之將秀覽城闕之為墟以雷雨洗川澤以皇風清怨怒

以大賞議勳勞以成功告宗廟以詳明去聾昧以惠政哀困窮
清蹕而奉聖皇稱觴以朝前殿於是東園耆老長安士庶排
御輅入天庭動千門呼萬歲煙雲下遶林藪山迴神靈頌於堂
精鬼感於廟王侯慶於國父子洽於家鍾石反於懸壘俎陳於
席華戎踊躍喜氣磅礴日非三舍天声萬里神謀不得窺其
奧天道不能後其時斯一會之略也然後動變化為鑪假仁義
為塗陶氣象鑿耳目與神合司契以道浸流醜全屏象之形
斷珠玉之脛然後以景星燭夜甘露清氣昇閭風對天老捨馮
名以還太素乘大曆而統人紀俾不思而降不祭而歆以元和感
生淳古於是宰臣聚而言也王上以神武清難至德遂人崇勳絕

瑞光照萬古闢開日月于今六年百姓豈忘力於帝乎人臣盡
謝生于天子請相與鑿石於誓師之場告成於得衆之地斯王道
之盛典臣炎稽首敢獻頌曰

天命帝兮蕩妖昏交風雨兮會秦門惟聖德兮漫海外五
單于兮勇士會俗鳥獸兮家雲島越浮山之泛青草徵羽
騎兮列天營啓金滕兮賜長纓日為車兮雷為鼓臨鯨鯢
兮掃煙雨開明堂兮饗文祖帝為皇兮后為母歌雲臺兮
冊玉府篆穹石兮駕終古！

伯夷頌

庚幹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家傑之士信道
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鮮矣若至于一國
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舉世非之
力行而不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
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為明萃乎泰山不足以為
高崑乎天地不足以為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
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未
嘗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為不可設顯滅矣天下
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

求而為我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
自以為有餘下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夫豈獨非聖人自是如
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窮
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
矣

處子賤碑頌

唐賈至

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澤微旨而微
遺論何先生道蔚其歲凝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
順乎天性根於仁殷其如雷驟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
質於魯君爾乃周道凌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
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
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後之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
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為政之
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事問弔訓之以悌加以孝借五更
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供其休張樂以和其人夜

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間君之政
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
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殺膳
在御不解懸而回夷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
郎尉于單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苔篆磨滅
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之
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

鳴琴湯之處子之堂清靜無為邑人以康澆風化淳霸俗
致王誰謂陽鱗革而為魴疇黃髮或師或友范麥苗不
稂不莠齊師已郤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穆伊

人希聖之才竟舜既往孰為來哉後時卷舒與道徘徊游泳
孔門取容定哀決千古顯令德聲隨攸牧惠與順息人
亡政弊道播神默寂寥夜川惆悵舊國荒祠尚掃苔篆
將磷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間親再表貞石
頌聲惟新

鄭子產不毀鄉校頌

唐韓愈

我思古人伊鄭之儔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
訾之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
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者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
不可弭下塞上聳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典
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
執政之式維其不過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
及無垠於乎四海以以不理者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并序

唐王維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佐蹟人輔德同也君臣同德天地
通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御極二十載光格四表至于海隅
日出越小大邦重額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日
省三接列辟日聽萬方輿頌惧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敬以
陋兼乎十等選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
得我賢京兆焉夫京兆號為難理清淨病於不給刀筆拘於
守文或以輒弱廢或以賊殺劾把宿負淺為夫夫用鈎距蓋非
長者我則異於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於任數巧等不能
知堅壁於畫一善取不能下推宿豪如雜草無愠色視大權如

歷塊無傲容百司之吏揔一德以威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
理受命之始先声已振黠吏惡少聞風旗行及乎鳴騶詣府
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
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子泰日者傑陽男子閭
里為豪借容報仇聚人為盜或白日一丹或黃塵袖鎚故寬
則以身先諸 操急則以事中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
命吏縛之立死鈴下於是人人闔室若過大賓焉前年不登人
賴太甚野無遺穡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不粒賦於無衣六
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盜天其降威人固畏罪
台恐寇盜乃邑矧曰蕩析離居隄爾克濟撫茲西土公拜稽

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之威其或有過
饗人減雙雞之膳圍人省五馬之秣淘不獻服巧不 館自身
已往振廩同食雖人煙不動道鍾相望不思濫以苟生咸守教以
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收
赤岸澤將為田以便官至是悉奏罷之舟漁衡麓、守廢蒲
荷薪蒸之產入自郊徂邑室有魚殮斬陰伐陽市多山木人得
以贍惟注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於力役他山遺於度材公命刮
朽壤填巨石辦大木去編管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
寓藏史日省錢億農始學耒女始安織於是鮑背黃髮之耆
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睦博失其

獨道路有禮汰無與爭酒先養老賄不問吏既無吠狗亦無奸
人臨年餘資竊蒙惠化其曷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舉
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夫公於國為外戚於帝為外弟
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駙馬乘朱輪者十人勝衣則
綺襦執袴通籍則玉璫青瑣動則兩駟如舞坐則五鼎成
列文軒楚制不素女趙舞而公儼兮其若容淡兮其無味心在
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款懷君子令德之忠保詩人錫
類之孝悌有過於共被慈有踰於含食惡衣以居公服不敢
降也屈体下士王綱不敢替也協二姓之好以正人倫傍無嬖御
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下失英傑若夫皇帝敬問之詔御札自書

天王命賜之衣上宮以製勞動則中使接武計議則走馬來朝
豈惟眾臣重其征術為吏雜以儒雅而已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
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於累官著聲於其在其承秘書也闕
文遺簡多在大家深為子孫之藏密有緘滕之固公不憚權貴
或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倫焉其牧郢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
為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為諂存者考其事壯其食以畜之行
者緝其官藝其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
一歲遂增萬方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而
靈應未若公命束蘊取火伐樹寘薪醜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
為明神無德而祿禍亦覆餗自絳已來人實祀子純據大壁不

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躐必以敬也神既靡吝人將安仰
若亭午而雨則樹其鷺羽執此駢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炊天鏢
地靈衣且為煨燼豐屋將為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與
拜未起而雨降周於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
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
人至於禮義曰德安人免於陷危曰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下長
老致之願刊于石以予學於舊史未即我謀且誰與人編戶與人
為伍與人出入與人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原本屬詞媿
文書事蓋實詞曰

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貞盡以
幹含章不耀在割能斷情偽萬端吾道一貫帝選賢尹無
以易張金印紫綬京兆之章佩我鳴玉冠我兩梁天子休命
拜首以將寬而愛人之減暴強明天子哀此南畝將息西入
遂覲東后我教我訓我鎮我守茫三秦則罔餬口守死以義
狗生不尚吾曰外弟視人不能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賜
衣而朝俾人華胄致君帝堯刻石作頌永世彌昭

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唐崔祐甫

今天子終諒闇易月之期不言既言之日詢于師保輔弼之臣曰
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土俾此人康又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
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四臣曰莫先於幽遠
蠻貊之邦為急也即日命王人遽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
都督張公為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征略觀察等使既
踰月而遽届于洪洪之耆老嬰博商販漁釣百類千品周聿奪
冕于野于塵咸曰寧取我裳而裂之寧取我廩而焚之父也天
只胡為奪我之中丞受命而南舟不及汎馬不及秣國人懷慕
之罔極曰清塵遠矣君不顧矣鬱陶之恩何用哉盡用於揚名

頌德乎故吏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吳縣令鄔賁州人東治府果毅劉容者壽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曰允於心曰自昔為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欲廉之也欲之以行不廉不儉為之舟輿也清之不立肆奢崇貨為之鑽鑿也於是撤其帷帳薦蓐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物歸之有司減其俸錢稍食月幾十萬實於軍府此皆前政之以督觀而封己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申平仲之規見矣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為寄以為擾於獄者輕重人之命煩於市者耗數人之生苟鞭笞折揚之無度侵牟肆奪之不改是國家以章

綬印璽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賤議刑罰之等差使其貪不下殘忿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人袒背而無傷夫然噬嗑之象成行葦之恩溥矣三之日謀於野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載驅王命以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傳置未修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儻野有餓殍宿不如歸亦諸侯之恥也於是減承城吏卒幾三千歸之隴畝而擊析之守無關焉賦豪帶財數百萬贖于館餼而含糗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公之吏留以為廝其財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活國也於是阜藩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日州人愛之如父母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惧惟惧公速遷其餘煦嫗

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積俗慰寤眊者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鄆人不好妄飾凡以聞見務存實錄故採拾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有晉司空茂先之遠裔也曾祖汲易州長史祖選幽州固安縣丞考價贈齊州司馬公起家石亭別將自是為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為天子友儲君臣雖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為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權大寵外示忠而內謀逆太上心推赤心而勿疑敢有間之者死蹈虎尾犯龍鱗公密言其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視鼎鑊如歸焉神之聽之是与正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讎之間而能終保元吉漸于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其惟張公乎又牧蒙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黃門庭珪牧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次之逮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非魯僂公仲山甫石之獲今茲

頌曰

昔為豫章故有循良黃門之善于今不忘爰及丞相亦有烈光我君戾止是為三張之廉實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賓旅其康四封之內望歲千箱自春徂夏兮人相慶未畢兮聞後命朱轡玉節兮向蕃禺彼願適兮我望孤君子之若歲大旱其誰見濡

長明燈頌并序

唐高邁

離婁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覩燈處之皎如也澄公之掌在玄
夜或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藉其
光誘其人佛以有然燈名法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
其蘊乎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晝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主夜
太陰之精滿則虧則晝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況小光小
明哉要自積苦為海舉足見溺積邪為山舉手見礙竟不髣
髴之或髣髴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為長歎我邑中有俊傑主此
然燈精進成就於寶融寺徑藏院且夫蘭炷焚火吾見其盛
未見其微也鐵盆盛膏吾見其增未見其減也一籠而四特長

花滿室而終歲不夜人見之者一作礼眼蒙利再作礼心蒙爽
心眼自相照了内外由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燈終日不
見燈未嘗不見燈夫達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於此直上照一
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無門不闢怕沙善人由茲而入直下照一地
乃至十八地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出若然者四維上下虛
空可思量不可思量邪我長明燈實相功德亦復如是邁三數
年内願銘頌之間迫賤事未構斯文一朝染目疾朦朧而不
自審後何得也遂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甚有負乎邁
應声而寤、而起、而作頌明日日愈頌曰

見外燈長明見內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
不見一燈百千萬億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
之於大同室則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

旌儒廟頌

唐賈至

觀象考曆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極体元御極莫先乎教教
之大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義軒之制廢唐虞
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麀至然後罪九
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冤骸積於坑谷
流血染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
宮登集靈之臺考圖驗記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類漸猶在
慨然感亡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強死千載遊魂無依乃詔
有司是作新廟牲幣有數以時饗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
悅怨氣銷散於戲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合掃天下以一筭

芟群雄如衆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己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
若斯之盛也夫戡亂以武守武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
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嚮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導六經之謨訓
用三代之文質則唐軒盛美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
意乃欲蓋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馮名薙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
當代此儒之以忌也秦之以志悲夫儒以恭儉為宗秦則疲弊生
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
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臣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智
播棄典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今天子
矯覆車之前軌崇明祀於後葉秦之以廢我之祀吳斯區夏無

疆之休子孫萬代之福也昔武王封比干之墓則招諫之道勸矣
晉文表絛上之田則志過之名立矣漢高護信陵之家則尊義
之風著矣未若激揚大教而食衆賢上以具天地之征次以存顛
覆之鑒下以絕厲災之晉建一祀而三德具焉鯁臣不敏敢獻頌
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作訓六經為代典謨降及夫子三千其徒載
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寔生暴秦反道背德
竊善攘譽師心徇惑焚書坑儒萬古悽惻牢落千祀微茫九原
驪山之北坎窞猶存草樹無顏秋雲晝昏時聞夜哭知有冤魂
帝在華清攀高訪古愍然頽漉悲涼榛莽上感亡秦覆車遺

武下哀群哲饗祀無主爰降嘉詔聿脩清祠饋牲宰奠酌
以時幽、廟門肅、靈儀冥冥求食長無餒而粿自漢初迄
于隋閏亦有令主尊儒尚訓闕典罔崇斯文莫振昭、神理
長懷幽憤我后濟哲聰明文思敷弘大教咸秩神祇鬼無妖
災人不厲疵俾爾蒼生富壽無期小臣作頌敢徃刑詩

伊尹五就桀或疑之

唐柳宗元

伊尹五就桀或疑之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
何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
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
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
遲桀誠不仁朝吾後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
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什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
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十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
桀俾湯為堯舜之君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
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

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怕人盡之矣又奚以懂。聖人之足觀乎吾
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
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
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
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
其心乃安遂升自陬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与道為偶
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笑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
怕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忘以為誨

四皓贊

唐梁肅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德宜
輔王而偶生霸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漢氏也噫周道絕而王
澤涸秦短世而漢雜吳六合披攘兵未暇戢則四公軒。然鴻
飛于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繫苟茂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
公儻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己之道權
以安天下之器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体之故
曰時合道合時塞道塞生非其時与道消息四公之謂歟贊
曰

秦失其鹿豪傑並逐
鸞鳳何依白雲深谷
英。南山采。紫

芝漢以劍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澹泊無為禮物雖至先生
默而惟彼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頭大君是驚惠
位是寧四公屈身天下和平七者何思鳴飛冥

商山四皓圖贊并序

唐李鼎年

故人清河房茂長刺高山成簡靜之化曰隱居之類也畫茲圖
以旣予緬乎沉吟想似之不足故為文以懿之詞曰

煥之煌、為珪為璋孰光乎不耀之光幽、深、為山為林孰
繫乎不繫之心足知乎虛室生白玄門不開流水去住清風往
還豈比夫稷契在世巢由在山一物有累兩心不開者哉閑之謂
何簪裾薜蘿本不干我豈云其他熙、忻、與時為春匡漢避
秦惟茲四人于德、鄰不孤其身于澗、濱不迷其津繪事
既素孰知其故想像儀形念茲丹青暉、紫芝深谷逶迤俛
仰今古空林住時鳳豈無德焉皆有群出處語默商山白雲

治家子言

唐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以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屬宮室室室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惧於是苞干戈親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唐袁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非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十逾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誼權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造狼改時而亡吾為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邪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阜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醜澗民時而煮土有禾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

同百姓憂而聖人然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壞既
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時而窺之金玉在山鹹澗在田取
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可以田歿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蠹
而郡蠶邑剋而吏齧吾視宋人之萍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
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
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曰吾將聞執政
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將狂

英雄之言

唐羅隱

物之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屨馬
衣服焉其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怕其性耳視玉
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
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
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
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者猶
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為人之以窺者鮮矣

設毛延壽自解語

唐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歎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邪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為美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對禹問

唐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以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己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

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也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
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
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
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
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以謂天與賢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
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之士

唐陸龜蒙

寒泉子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橫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上上王弗聽有之于曰然其道如何王邪霸邪曰然其霸以濟王子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踈乎惠王曰醢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鄉音与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霸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豈止連雞不能俱上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

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鉞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捲
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齋蒐為燕氣趙骨化魏土悽痛
之聲入金石出弦匏聞之者悄慙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
曰朝與秦連衡暮得帖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
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安能反覆乎大
王不用秦詔一武士尺鐵斷其頸無令車輪輟闕下土使東諸
侯聞其言合從散衡敗東向以背秦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
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
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鄙趙即封蘇李
子為武安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關十五年

談漁者對智伯

唐柳宗元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
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群漁者有一人坐
漁智伯恠之問焉曰若漁我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
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
有魴鱖鱣鯪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
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
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
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鱗禿翼顛倒頓踣順流
而下宛委冒櫓環坻淑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

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群鮫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皆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魴鱣鱧鯉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

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鱗其肉剝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鮪遺胤莫不備俎豈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厭驅韓魏以為群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惧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為威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澤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胃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

為魚鼈堯以克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惧不然主之勇力強
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
智氏其地三分

帝王以尚問

唐李翱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
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
僂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為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
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過其流者則必大為之防矣故
夏之政忠湯之政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
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
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
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為禹湯武王之以為矣繇是觀
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

之忠而化之是猶適于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教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以尚也乃帝王之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為之者也

對蜀父老問

唐盧照隣

龍集荒落律紀誕賓余自鄆鎬歸于五津從王事也丁丑屆于昇僊橋止送客亭即相如以謂不乘赤車駟馬不出汝下者也遇蜀父老瞠然扞眉華髮者休于斯謂余曰子非衣冠之旅與文章之徒與飾仁義以干時乎懷詩書以要名乎吾聞諸夫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當今萬方日用九有風靡主上垂衣裳正南面而已矣庸非有道乎而子爵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藜藿不厭短褐不全庸非貧賤乎吾視子形容憔悴顏色疲怠心若涉六徑眼若營四海何其無恥也何其不一干聖主效智出奇何栖々默々自苦若斯吾聞克為卿失則

烹何故區、冗、無以成名余笑而應之曰井魚不可以語于
海者拘于墟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蓋聞智者
不背時而徼倖明者不迂道以干非是以聖賢馳騁莫救三
家之徹定夫高抗不屈萬乘之威道在則簞瓢匪陋義存
則珪組斯遠或立談以邀鼎食或白首而甘布衣或委輅
而仕屬論都之會或射鈎以相遇王伯之機亦有朝為伊周
暮為桀跖當其時也襲珩珮之飾、失其時也委溝渠而
汙、故使龍丘先生羞聞擁、鴈門太守不如緹掖孟軻
偃蹇為王者師范睢匍匐為諸侯客富貴者君子之餘事
仁義者賤達之常迹來不可遠類鴻鴈之隨陽去不可留同

白駒之過隙行蘇張之辯于媧燧之年則迂矣用韓彭之術
于堯舜之朝則吁矣守夷齊之節于湯武之時則孤矣抱申
商之法于成康之日則愚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易時而處失
其以矣大唐之有天下也出、三代季餘載月寔來庭風丘歎
塞金華已偃羽檄、雖有廉白之將孫吳之兵百勝無遺
策千里不畜人無以用也社首既禪介丘既封創明堂立辟
雍雖有、里之聖淹中之儒叔孫通之節公玉帶之徒將焉
設也咸英並征韶武畢用奏之方澤而地祇登昇、圓丘而
天神降雖有伶倫伯夔延陵子期操雅曲則風雲、激悽
音則草木悲又何施也畫衣莫犯圜圜不修雖有咎繇仲

甫之器釋之定國之傳金科在握丹筆 流非急務也人
歸東戶家沐南薰山澤無蹊隧雞犬不相聞雖有文翁黃
伯之述戢子游子賤之弦歌政成禮讓俗被雍和固無取也
干戈已戢禮樂已興刑罰已措梁父已昇公卿常伯庶政其
疑雖鴻才大畧麗句豐詞發言盈乎百代濡翰周乎四時
畧無益于今日而適足以拂之是故天子恭己群臣演成攘袂
而陵稷高撫掌而笑阿衡無為而萬物皆遂不言而品彙咸
亨莫不稱贊鴻烈揄揚頌聲言殊者拓累行危者相傾效
智者輟談于草澤出奇者畧足于山楹許由去而堯臣不
少善卷逃而舜德不輕夫周冕雖華後侯不之好也夏屋雖崇

騏驥不之處也載驪以車馬不如放之藪穴也樂鷄以鍾鼓不如
栖之深林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辱哉蓋不失其天真也若
余者十五而志于學四十而無聞焉詠義農之化翫 孔之篇
周遊幾萬里馳騁數十年時復陵霞汎月搦札彈絃隨時
上下与俗推遷門有張公之霧突無墨子之烟雖吾道之窮矣
夫何妨乎浩然今將授子以中和之樂申子以封禪之篇終眇
慙乎指地竊以慕于談天于是蜀父老再拜而謝曰鄙夫瞽
陋長自愚惑習俗遐取不游上國聞王人之休旨聽皇猷之充
塞亦猶獻雉而遇司南銜龍而光有北請終餘論永告印璽

題東漢傳後

唐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後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執于不韋其暴麟不足以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也况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歟以至大亂惟據正而能屈己者庶可与權

讀墨子

唐韓愈

儒談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君是邦不非其
大夫之賢者春秋識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
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以四科進襲弟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不尚賢哉孔子祭如在識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
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美不
相悅如是哉予以謂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
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
墨

讀司馬法

唐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石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為諸侯由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石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惧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使後之士有是者雖不得士吾以為猶士焉

刻武侯廟碑陰

唐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慙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
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
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
可邪蓋激備陰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轂終兒女子手將驅馳
死備志邪由是覈武侯之以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
魏抗國提卒數萬綽乎去畜無我技者是亦善為兵矣史
壽以為短于應變負抑武侯之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
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
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

其姜維何力焉曩番禺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
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蹟何意氣明信之卓也武侯
死殆五百載訖今梁溪之民誦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
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與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
矣

書襄城驛

唐孫樵

襄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
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以謂宏麗者訊於驛
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襄城控二節度治以龍節虎旗
馳驛奔輅以去以來轂交蹄廟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
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宿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
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
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
宿隼於堂凡以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
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其曹

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傍且曰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治平鍾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改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息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釀當飢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

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叟條其言書於襄城驛

屋壁

帝範賜太子

前後序
十二篇

唐太宗

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辨其上下樹之君臣以以撫育黎元
鈞陶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曆數在躬
安可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鳩薦唐堯之德玄圭錫
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開八百之祚素靈表瑞漢啓重世之
基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力爭者矣昔隋季版蕩海內
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征綸之會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
鏡而握天樞然由五岳含氣三光揖曜豺狼尚梗風塵未寧
朕以弱冠之年懷深慨之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
親當矢石夕對魚鱗之陣朝臨鸛翼之園敵無大而推兵

何堅而不碎剪長鯨而清四海掃攬搶而廓八紘乘慶天潢
登暉璇極鬯重光之永業繼大寶之隆基戰兢若臨深而
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義方多闕
庭訓有乖擢自維城之君屬以少陽之任未辨君臣之禮節不
知稼穡之艱難朕每思此為憂未嘗不廢寢忘食自軒昊
已降迄至周隋以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與亡治亂其
道燬焉以披鏡前蹤博覽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云

爾

君体第一

夫人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人君之体如山岳為高峻而不動

如日月為貞明而普照兆民之以瞻仰天下之以歸往寬大其志
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斷非威德無以致遠非慈厚無以懷
人撫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禮奉先思孝處位思恭傾已勤勞以
行德義此乃君之体也

建親第二

夫六合曠道大寶重任曠道不可偏制故與人共理之重任不
可独居故與人共守之是以封建親戚以為藩衛安危同力盛
衰一運遠近相持親疎两用并兼路塞逆節不生昔周之興
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内有晉鄭之輔外有魯衛之虞故卜祚
靈長歷年數百秦之季也棄淳于之策納李斯之謀不親其親

獨智其智顛覆莫恃二世而亡斯豈非枝葉不疎則根柢難拔
股肱既殞則心腸無依者哉漢初定關中誠亡秦之失策廣封
懿親過乎古制大則專都偶國小則跨郡連州末大則危尾
大難掉六王懷叛逆之制七國受鈇鉞之誅此皆地廣兵強積
勢之以致也魏武創業暗于遠圖子弟無封戶之人宗室無立
錐之地外無維城以為固內無盤石以為基遂乃大器保于他
人社稷亡于異姓語云流盡則原竭條落則根枯此之謂也
封之太强則為噬臍之患致之太弱則無固本之基由此而言
莫若衆建宗親而力少使輕重相鎮憂樂是同則上無猜忌
之心下無侵凌之慮此封建之鑒也斯二者安國之基君德之弘

惟茲博達設分懸教以術化人應務適時以道制物術以神
隱為妙道以光大為功拓倉昊以体心則人仰之而不測包厚
地以為量則人循之而無端蕩難名宜其宏遠且敦睦九族
放勳流美于前克諧丕乂重華垂譽于後無以奸破義無以
疎間觀察之以德則邦家俱泰骨肉無虞美矣

求賢第三

夫國家之匡輔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堯命四岳舜
舉八元以成恭己之隆用贊欽明之道士之居世賢之立身莫不
戢翼隱鱗待風雲之會懷寄蘊異思會遇之秋是以明君
旁求俊乂博訪英賢明揚側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呂望渭濱之賤老夷吾困于得世韓信弊于逃亡商湯不以禹妲為羞姬文不以屠釣為恥終能獻規景堯光啓殷朝執旌牧野會昌周室齊成一匡之業實資仲父之謀漢以六合為家是賴淮陰之策故舟航之絕海也必假橈楫之功鴻鵠之凌雲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為國也必藉匡輔之資故求之斯勞任之斯逸照車十二黃金累千豈如多士之隆一賢之重此乃求賢之責也

審官第四

夫設官分職以以闡化宣風故明主之任人猶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為輻曲者以為輪長者以為棟梁短者以為拱角無曲

直長短各有以施明主之任人亦猶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改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不以一惡掩其善勿以小瑕蔽其功剖政分機盡其以有然則函牛之鼎不可處以烹雞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獸一鈞之器不能容以江漢之流百石之車不可滿以斗筲之粟何則大非小之量輕非重之宜今人智有長短能有巨細或蘊百而尚少或統一而為多有輕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少力者不可賴以成職委任責成不勞而化此設官之當也斯二者治亂之源立國制人資股肱以合德宣風道俗俟明賢而寄心列宿騰天助陰光之夕照百川決地添溟渤之深淵海月

之深朗猶假物而為大君人御下統極理時獨運方可括九區之內不資衆力何以成功必湏明職審賢擇材分祿得其人則風行化浹夫其用則虧教傷人故云明哲惟難良可慎也

納諫第五

夫王者高居深拱聽沮明恐有過而不聞惧有缺而莫補以設鞮樹木思獻替之謀傾耳虚心佇忠正之路言之而是雖在僕隸窮莠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也其義可觀不責其辨其理可用不責其文至若折檻懷疏標之以任戒引裾却坐頭以自非故云忠者瀝其心智者盡其策臣無隔情于上君能徧照于下昏主則不然說者拒之以威勸者寤之以罪大臣惜祿而莫諫小臣畏誅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極荒淫之志其為壅塞無由自知以為德超三王功過五帝至于身亡國滅豈不悲哉此拒諫之惡也

去讒第六

夫讒佞之徒國之蠹賊也爭榮華于旦夕競勢利于市朝以其諂諛之姿惡忠賢之在己上奸邪之志恐富貴之不我先朋黨相持無深而不入比周相藉無高而不升令色巧言以親乎上先意承旨以悅于君朝有干臣昭公去國而不悟官無九后寧一終身而不知以疎間親宋有伊戾之禍以邪敗正楚有卻生之誅斯乃暗主庸君之以迷惑忠臣孝子之以泣寃故蕞蘭欲茂秋

風敗之王者欲明諛人蔽之此奸佞之危也斯二者危國之本
砥躬礪行莫尚于忠言敗德反正莫踰于諛佞今人顏貌洞于
目際猶不自瞻况是非在于無形奚能自覩飭其容者皆假
窺于明鏡脩其德者不知訪于哲人詎自庸愚何迷之甚良由
逆耳之辭難受順心之說易從彼難受者藥石之苦喉也此易
從者鴆毒之甘口也明主納諫病就苦而能消暗主從諛命因
甘而致殞可不戒哉

誠盈第七

夫君者儉以養性靜以修身儉則人不勞靜則下不擾人勞
則怨起下擾則政乖人主好奇技淫聲鷲鳥猛獸游幸無度

田獵不時如此則徭役煩徭役煩則人力竭人力竭則農桑廢焉
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珠玉珍玩黻黼絺綌如此則賦
歛重賦歛重則人才遺人才遺則飢寒之患生焉亂世之君極
其驕奢恣其嗜慾土木衣緹繡而人短褐不全禽獸飽芻豢而
人糟糠不足是故神人怨憤上下乖離伏孽未終傾危已至此
驕奢之忌也

崇儉第八

夫聖世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睿智聰明守之以
愚不以身尊而驕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斷舟
車不飾衣服無文土階不崇大美不和非憎榮而惡華乃處薄

而行儉故風淳俗朴比屋可封斯二者榮辱之端奢儉由人安
危在己五闢近閉則嘉命遠盈千德內攻則凶源外發是以丹
桂挹蠹終推榮耀之芳朱火含烟遂鬱凌雲之焰以是知驕
出于志不節則志傾德生于心不過則身喪故禁付肆情而
禍結堯舜約己而福延可不務乎

賞罰第九

夫天之御物猶君之御衆天以寒暑為德君以仁愛為心寒暑
既調則時無疾疫風雨不節則歲有飢寒仁愛下施則人不凋
弊教令失度則政有乖違防其害源開其利本顯罰以威
之明賞以化之威立則惡者惧化行則善者勸適己而妨于道
不加祿焉逆己而便於國不施刑焉故賞者不德君功之以致也
罰者不怨上罪之以當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之賞罰之權也

務農第十

夫食為人天農為政本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志廉恥故
躬耕東郊敬授人時國無九歲之儲食不足備水旱服不足御
寒暑然而莫不帶犢佩牛棄堅就偽求什一之利廢農桑之基
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為害也甚于秋螟莫若禁絕浮華勸課耕
織使人還其本俗反其貞則競懷仁義之心永絕貪殘之路此
務農之本也斯二者制俗之機子育黎黔惟資威惠惠可懷也
則殊途歸風若披霜而照春日威可惧也則中華帽軌如履刃

而戴雷霆必須威惠並馳剛柔兩用畫刑不犯移木無欺賞罰
既明則善惡斯別仁義普著則遐邇宅心勸穡務農則飢寒
之患塞遏奢禁麗則豐厚之利具且君之化下如風之偃草上不
節心則下多逸志君不約己而禁人為非是猶惡火之燃添薪
望其止焰忿池之濁撓浪欲其止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心
身則人不言而化矣

閱武第十一

夫兵甲者國家之凶器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彫邦境雖安亟戰
則人殆彫非保全之術殆豈弭寇之方不可全除不可常用亦
農隙講武習威儀也勾踐載蛙卒成伯業徐偃棄武遂以喪
邦何則越習其威徐忘其備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知
孤矢之利以威天下用兵之機也

崇文第十二

夫功成設樂治定制禮樂之具以儒為本弘風化俗莫尚于文
敷教訓人莫善于學因文而陰道假學以先身不臨深溪不知
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識智之源然則賢益吳竿非若羽不美性
懷辨慧非積學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覽百家精研六
藝端拱而知天下無為而覽古今飛英騰茂實光于不朽者其
惟學乎此文術也斯二者迥為國用至若長氣亘地成敗定于鋒
端巨浪滔天興亡決于一陣當此之際則貴干戈而賤庠序及乎

海岳旣晏波塵已清偃七德之餘威敷九功之大化當此之際則
輕甲曳而重詩書是知文武二途捨一不可與特優劣各有其
宜武士儒人焉可廢哉

此十二條者帝王之綱安危與廢成在茲焉古人云非知之難惟
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終實難是以暴亂之君非獨明于惡路
聖哲之主非獨見于善途良由大道遠而難遵邪徑近而易踐
小人俯從其易不得力行其難故禍敗及之君子勞處其難不肯
安居其易故福慶流之故知禍福無門惟人以及欲悔非于既往
惟慎禍于將來當擇哲主為師毋以吾前為監取法乎上僅
得乎中取法為中祇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効焉吾在位已來

以缺多矣奇麗服玩錦繡珠玉不絕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
桶高臺深池每異其役此非儉志也犬馬鷹鷂無遠不致此
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亟勞人此非屈已也斯數者吾之深過勿
以茲為是而取法焉但我濟育蒼生其益多乎定寰宇其功
大益多損少人不怨功大過微德未虧然猶之盡美之蹤于焉
多媿盡善之道顧此懷慙况女無纖毫之功直緣基而履慶
若崇美以廣德則業泰身安若肆情以後非則業傾身喪且
成遲敗速者國基也失易得難者天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金鏡

唐太宗

朕以萬幾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興亡之
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為唐虞之至治未嘗不備連贊詠
不能已已及于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凜然兢惧如履朽薄然
人君在上皆欲其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
滅不同者何也蓋短于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于滅亡終身
不悟豈不惧哉觀治亂之本原足為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
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太平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
之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有危亡之覆特由不
奮心于任使翻屬意于邀游豈不哀哉以邀游將為任使以

任使將為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声色予謂不然將為
愛也人云桀紂耽于声色予將為不好也何以知然桀紂命不終
于天年樂于一世以此不好也禹舜命壽于終樂畢于世予謂之
愛也夫人有寬躁強弱之志愁樂貪欲之心思情有聰哲之才
此乃天授其性有善有不善者也由是親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
治致隆平此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為炮烙之刑劓孕婦剖
人心斲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為長夜之飲此其受于天不善
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于折衷不在于偏射吳起曰昔桑氏之君
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危之君恃眾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
以濟猛以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于左道乎何況于

不仁乎為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為心以萬邦為意理人
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以加者深則武之以服者
大德之以施者博則威之以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
德備塞大鯨出水必廢游波之功馮鶴沉泥定無凌空之效若
使各令遂志不失其能古人云欲構大廈者先擇匠然後揀材為
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先大材為棟梁以小材為
榱桷以有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治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梁
國家亦然大德為宰相亦國家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
人必後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
臻存意管弦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為

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為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
方圓在于器不在于水以此而言足為永誠夫玉不琢不成器人
不學不知道仲尼師于郟子文王學于號叔聖人且猶若此況于
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夫之望歲哲后求才若早苗之思
雨亂君疾勝己如離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暨忘王莽
偽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有今罔後二子
猶膠船之泛巨浪毀在不遙若駑馬之奔千里因其將至古
人云井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有明主有
暗主高祖攝衣于酈生比干剖心于辛紂殷湯則畜情于伊
尹龍逢則被戮于夏桀楚莊暇隙而懷愛武侯罷朝而舍

喜闇主護短而永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
行辟言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漢祖
殷湯豈非麒麟之類乎觀夏桀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時
令不行暄寒失序則猛獸肆毒蟲螟為害夏桀商辛豈非
猛獸之儔乎予以此觀之豈非天道之數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
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剪爪為犧千里降雨大戊之時桑穀生朝
懼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云為
君難有言為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用人之才用
人之力何為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易論之實難何者輕陵天
地眾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雷震之

禍殷付致飛砂之災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
得蚕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飢寒不為之哀覩其勞苦
不為之感嗚呼民之君也非治民之君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
暴令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愛國之主也
樂民之君也此其以為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為未易已之所謂
賢未必盡善衆之以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失才知惡
不黜則為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禔優于大國之
老子產善為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晉夫利口不
任上林之令捨短取長然後為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
性不同今古奔馳貴賤不等為上之孝與下豈均上則匡國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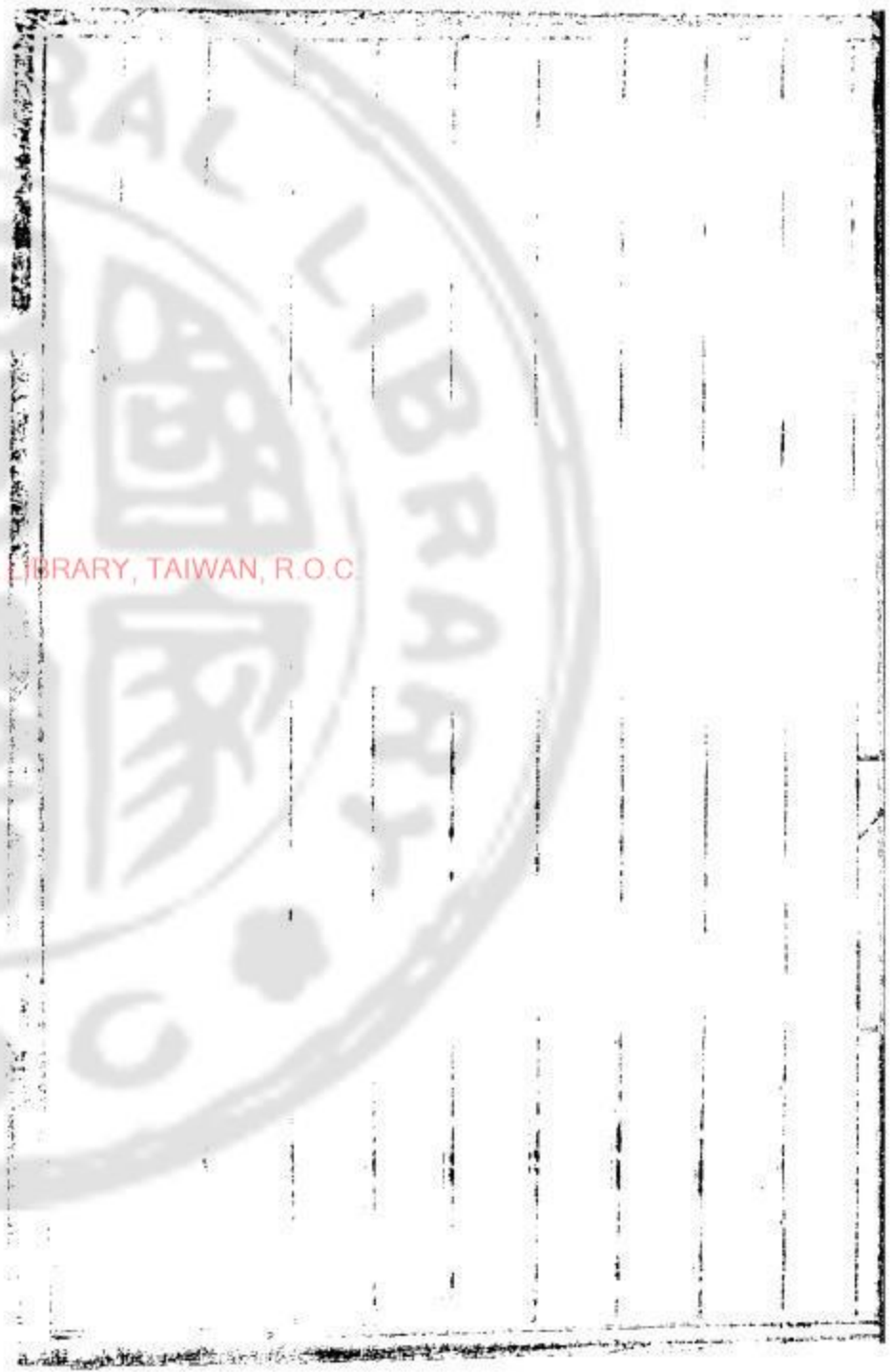
志存崇礼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虞舜孝也不為慈親以
安曾參仁也不為宣尼以善孔子曰子從令者不得為孝臣苟
順者不得為忠如斯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懷
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易牙是也棄
己之命安君之身紀信是也挾國謀事以報私仇袁盎是也牙
身而執節孤直而自毀屈原是也外顯和睦之端內懷湯火之
意宰嚭是也忠諫之道以此觀之足為永鏡白起為秦平趙
乃被昭王以殺亞父定七國之亂卒為景帝以誅文種設策
滅吳翻遭越王以戮伍胥竭力為國終罹賜劍之禍乃君之
過非臣之罪也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傳以自貽厥累非君

之濫刑也高祖失于存功之能光武獲于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君處臣危亡之地豈相酌之道也為天下之君處禹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禮非惟損己乃為賢人以笑卑身勵行實為君子又為庸夫以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為深怨偏與人語眾望以為曲私任使賢良則謂偶得委仗庸夫則言愚闇言數則謂太繁辭寡則謂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戰慄留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要荒為枝葉畿甸乃本根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而伊尹傳說人以希逢至如鎮積冰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

眷戀而不忍懲而不遣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為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畧陳梗槩以示心之以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歎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學以為己聊書以懷想達見群賢不以為嗤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鹿門隱書

二十篇
并序

唐皮日休

醉士隱于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于道思其所以未至息于文慙其所以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脩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埏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寤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集紂之君握鉤伸鍬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惧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

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丹亂
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惧來世之君為地豕民為淫賊然後世之君
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譙瑤池
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惧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
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
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
時尚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于妖祥而在于
政教也力者不在于角觝而在于於侵凌也亂者不在于衽席而
在于天下也神者不在于機鬼而在于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
豈多岐哉

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
從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
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天下賢人導之於國眾人導
之於家後之君反導為取反取為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
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
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
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者
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為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之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便毒

于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自保況天下哉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者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為唐侯二十而以德盛舜為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焉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者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兇之暴蛟龍之患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為名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

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

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兇乎蛟龍乎是天不為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兇入水嬰蛟龍過其患也是人不為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過禍則終身以為心之駟僮焉

繫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窮能繫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今道有赤子將為牛馬以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欲謀其國欲其

室者惟恨其君与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伯夷不仕非君不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為也不仕非君執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耶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耶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

噫古之奢也備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後配也

嗚呼才望顯于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于百妬其為進也難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

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知道不行知賤不舉甚乎盜也夫盜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况夫金貝珠璣哉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怒哀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周公為天子相下白屋之士令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人斯禮遂亡悲夫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途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途

者苦荆棘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鷓鴣不常見君子慕焉鷓鴣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鷓鴣而已矣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

擬楊子雲劇秦美新

唐岑文本

伊太極草昧元氣氤氳二儀肇闢三才乃分火化之風既往往
繩之政無聞遐哉邈矣故靡得而云也逮乎書契興爰辨皇
王著謚號闡犧農崇行道之化堯舜弘揖讓之風湯武以干
戈而稱盡美成康致刑措而表成功雖步驟殊時澆淳異世
道有文質政有隆替天文因人垂制規模煥其有章聲實眇
其難徙異哉秦氏之為政也恃峭幽之位固因襄文之餘烈
窮起翦之暴兵徇鞅斯之邪說兼兩周之地削六雄之轍先王
之道廢曩聖之德滅利甯長距殫蒼生之命刮語焚書愚
黔首之性海內龍言其凶威天下苦其苛政于是懷道挾術之士

皆三秦而遠跡抱樸養素之夫竄九夷而自適趙高閻樂起
其亂陳勝吳廣伺其隙棄六璽于二代隳七廟于一擲永鑿
其弊吁其劇歎身若漢祖之龍飛踐宸極居大寶感素靈之
符行玄聖之道靜大亂以永寧濟斯人以難老洎文景之纂曆
乃守文之有聲逮武宣之繼統亦王功之有成然而闕皇王之
要道漸天地之至精仍踵秦之制度尚沿秦之章程既無聞
于改作孰與發其聲明雖時乘于立位寔貽誚于三靈者矣
我有新之創業也累功而據帝圖積德而膺寶命政化洽于
巖廊惠澤溢于號令四表荷其亭毒萬物遂其正性帝典
闕者既補玉綱弛者咸正其德也彌厚其道也彌盛若夫文

軌大同夷狄向風武功也制禮裁樂遷風變俗文教也摩改
正朔爰變服色至聖也盡禮郊禋致敬鬼神大孝也幽人咸
泊奇士畢至濟哲也既厝刑書亦廢囹圄馮德也是以天不
愛其道地不愛其寶龜威浮洛飛黃服阜一角九尾之瑞朝
夕洞牧并柯共穗之祥日月歲服超遂古之芳英邁前王之簡
牘其天意也如此其人事也如彼諒可以披繇圖詔青史降齊
郊下羸里登介丘以昭德禪梁父以播美摛記牒于無窮被歌
頌而盈耳俾夫千載之上徃聖憑其洪名百代之下後王奉其
啓声固皇基于造化合至道于神明豈不美哉

孫氏西齋錄

唐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絮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覓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兇回有以鯁避則微文示譏無以顧慄則直書志慝以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李勣為顧命大臣倘堅諫不奪高宗不起王氏已廢之竟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家不可謂順予惧後世疑于禘祫也高宗廢王立武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條高后擅政之故特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于禘祫

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惧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

即貞今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者何詭諛梯亂

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曰裴若無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于都亭驛故書曰崔察殺中書令裴犯也

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弗教稔禍階也孫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

珪斬守珪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祿山叛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眾與殺也稱天

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眾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

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惧怠者

瑞示戒志瀾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以以毆邪合正俾

匯大義則前以謂起王后配天皇餘天操實實例以示懲勸則前以謂李勣立皇

后武氏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之類嗚呼宰相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

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擘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抔忠骨于

枯墳鬻諂魂于下泉磨毫黷札業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

意耶樵既序其畧授其友高錫望傳云



二惡

唐元結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扶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歎曰寧方為卑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岳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從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柰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

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于鄉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怒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昏鄙惡詞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

嘗曲氣以轉声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于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辭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于君曲于民曲于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為不喪其直恩哉若能苟曲于鄉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于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于鄉縣豈不能苟曲于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于邦國豈不能苟曲于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偕顯豈有鐘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奸邪凶惡其繇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有過于此者何以自免

時化

唐元結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
於此乎曰時為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
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
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以
化為犬豕父子為悖態以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以化為
為讎敵宗戚為財利以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以化為市
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以恣忠信化為姦謀庶
官為禁忌以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以限賢哲化為庸
愚人民為征賦以傷州里化為禍郵姦凶為恩幸以迫斯阜化

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於草木
原野化為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鼈
祠廟化為宮寢或曰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
為風俗以化無不任狙狡詐誑之心嗚呼為風俗以化無不任
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俗以化無不任姦邪感侵之色翁能
記於此乎

世化

唐元結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
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
風雨化為邱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
息化為千歲烏犬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
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鬪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
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
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嗚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
民奔走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
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邱舍也邪人民相持於死傷

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寃瘡痍相痛老
弱孤獨相告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饑餓溝瀆病
傷道路糞污非梁肉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
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
骨肉烏犬非君子也邪

讒國

唐沈顏

知佞之讒、忠不知佞之讒、國故人君弗為意也且曰彼誠
佞耶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耶予不過黜一臣予受天命有天下
豈少若人乎奈何弗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
百忠退矧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
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斬尚讒屈原而楚
懷囚愚故曰知佞之讒、忠不知佞之讒、國悲夫

知道

唐房千里

世以為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計耳
熟聲口飲味目厭色斯以謂常情之大欲也世以以窮者秩
不足以庇身祿不足以充用侮不能威辱不能刑声色不足於耳
目滋味不甘於口舌斯以謂常情之大欲也然而聖人汲於祿
仕者豈不為是邪曰非也聖人為入者也怕人為己者也聖人負
其資得其地逢其時有其祿然後因其德基流其德澤猶水
之居高者決而既之其浸必廣聖人之以以為榮者尊人於仁詎然
後使千萬年載其烈光為鬼神之德功以決於生人者也怕人之
為己者期於厚祿貴位位以私尊祿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

而愈汰以淫快一日之欲後放肆於氣未絕之間者也聖人有其
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於人無其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
聖人進不為榮退不為戚而常得其道怕人幸其時竊其位竭
人以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怕人進以為己榮退以
為己辱而常失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
歎行己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己之道道無以施非歎其身
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怕人之以悲不達者率曰吾妻不能羅襦者
兒不得肉食耳豈嘗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
崇錫不以為厚以其以償果當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己幸也怕
人無毫毛以裨於人苟幸得祿仕即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得為

大點其以得幸也孔顏聖賢也豈嘗聞伐樹瓢飲以為己辱哉姬
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為己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
怕人之樂也外內故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於人不足故取於
人有道之人鹿麕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豪
民俠士紫衣金鉤而人不貴之者文飾於外也若然者富貴者文
飾於外也彼之以仁誼者質充於內也西子不華嫫女錦韞是
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寤於時者當思負其內而自篤無
以其外而諂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
人苟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斷非聖人事

唐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為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躬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

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
佐湯有陞陞之後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
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
望不可也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夭則商周
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
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讓
也故曰讓非殲人事

詰鳳

唐陳黯

嘗得楊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
欲伸之以為鑒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
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惧禍及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
邪果若是則鳳遇曾微而猶徊翔其間邪君子之仕也以行
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
之義與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
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德則
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向者以著若
鳳之說得不為誣鳳也哉難常禽也晚悔而不迷其候鳳靈焉

也理亂而不知其時邪噫言之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為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後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為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佞然楊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為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邪且已不能信人况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疑徑

唐司空圖

徑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邪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邪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為魯不為周邪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為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為周諱其過哉從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恪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責貢金倘以取金為不文昌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

談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談訶皆小小首耳

漢史贊桑弘羊評

唐張彥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以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疆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酗則惡來韋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以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况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

子以死生而小人之以不及利也者小人之以赴蹈而君子之以不忍為漢武心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独弘羊乎善為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鹽鐵析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体府庫盈而玉澤竭一身幸而四海寔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絮已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兩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悲才難

唐盧照隣

恭聞古之君子兮將遠適于百蠻何故違父母之中國從禽獸於末班將矯辭兮不往將背俗乎不還寧曲成而薄喪不直敗以厚顏彼聖人兮猶若此况不肖與中間古往今來邈矣悠哉穉生玉折顏子蘭摧人兮代兮俱盡代兮人兮共哀至如左丘失明冉耕有疾兵法作而猶贖史記脩而下堂高明者鬼瞰其門正直者人怨其筆雖為鏡於前代終抱痛于今日別有漢陽計掾邠國臺卿抗希代之奇節負超時之令名坎壈九死離披再生伊才智之為患故賢哲之以嬰若乃賈長沙之數奇崔亭伯之不偶思欲削魯史之高行鉗揚墨之辨口為書為禮

驅季俗于三古之前垂譽垂聲振頹綱于百王之後天子聞之而
欲用群公畏之而莫取徒窘蠢于泥沙竟龍鍾于塵垢异乎
稽之古人則如彼考之今代又如此近有魏郡王君曰方華陰楊
氏曰亨威能博達奇偉覃思研精徵孔門之禮樂吞鬼俗之
從橫嶽秀泉澄如川如陵高談則龍騰豹變下筆則煙飛
霧凝王則官終于郡吏揚則官止于邑丞何異夫操太阿以烹
小鮮飛夜光而彈伏翼灼金龜兮訪北邀王驥兮逞力雖勞
形而竭思吾固知其不得余之昆兮曰果之余之季兮曰昂之果
也果之兮如三足之鳥昂之昂之焉如千里之駒果之為人也風流儒
雅為一代之和玉昂之為人也文章卓犖為四海之隋珠並蘭馨兮

桂郁俱龍駒兮鳳雛生于戰國則管樂之器長于闕里則游夏之
徒徒以方負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位下成然以遲青子
襟兮時向晚黃我後兮莫如孫昆兮何責坐乾封兮老矣季
方何負橫武陵而棄之舉天下兮稱屈何暗室之足欺為小人
之以笑為通賢之以悲童子尚知其不可矜衡鏡与著龜故曰至
道之精實實至道之極昏默焚符破壘而人朴鄙剖斗
折衡而人不爭揆工倕之指而天下始巧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明然
後除其矯黠之患安其性命之精太平之代萬物純凡聖脗合
聖愚滑昏公卿不接友長吏不迎尊當成席勿用何暇談其甲
兵典謨既作焉得耀其書論雖有晏嬰子產將頓伏於閭巷

雖有冉求季路且耕牧于田園彼尋常之才子又焉可以勝言命
駕鳳兮逐雀驅龍驥兮捕鼠使掌事者校其功兮孰能以狸
焦而齋奉金為舟兮瑤瑁楫不可以涉丘陵些珠為衣兮翡翠
裳不可以混樵蒸些何器用之乖刺悼斯人之勤勞倚長巖以
為枕兮吸流光以高卧見城市以盈虛若蚊蚋之相過掌其時
也巢由滿野不知稷契之尊周召盈朝莫救夷齊之餓若夫管
夫不過齊相則城揚之督壻太公不遭姬伯亦棘津之漁夫一
仁一義柴也來兮由也醢一忠一孝微子去兮箕子奴聖人百慮
而一致君子同歸而殊途推既焚兮齊既溺桀亦放兮文亦拘
笙簧六籍則秦俗有坑儒之痛黼藻百行則漢家有黨錮之

誅鄴都傾覆飛禍徑于高鼻洛陽板蕩橫死坐其無鬚嗚呼
唼嘶口含天憲睚眦萬分屍僵路隅变化屈伸交逐窮達与存
亡並驅因其以有而有之則萬物無不有就其以無而無之則萬
物無不無有寂而生寧唯混沌無用而飽何独侏儒是以濠伯
玉卷兮長卷竄武子愚兮更愚庭有樹兮樹有荆園有鳥兮
鳥有領其鳴矣思諸兄矣荆其穎矣思諸季矣巖有芳桂
隲有棠棣枝龍從兮相樛葉翻翻兮相翳天之生我何寧不
惠何始吉兮初征悲終凶于未濟

悲窮道

流淚公子傷心久之歷萬古以抽恨橫八荒而選悲有幽巖之卧
客元中林而坐思形枯槁以崎嶇足聯蹇以緇塵情兮忽捨眇
兮惆悵超遙兮獨寒淹留兮空苦天片而雲愁山幽而谷
哭露垂泣于幽草風含悲于拱木徒觀其頂集飛塵瓦埋積
雪骸骨半死血氣中絕四支萎隨五官缺缺皮裂積而千皺
衣懸褰而百結毛落髮禿無叔子之明眉脣亡齒寒有張儀之
羞舌仰而視睛翳其若夢俯而動身羸而欲折神若存而若亡
心不生而不滅其以居也不覺其以狎也非人古樹為伴朝霞作隣
下陰森以多晦傍恍惚於無垠松門草合石路苔新公子方撫其

背兮曳其裾曰子非有唐之文士歟燕地之高門歟昔也子之少則
玉樹金枝及其長則龍章鳳姿立身則淹中不足言其禮揮翰
則江左莫敢論其詩每競於暗室怕詡於明時常無五府
交辟三臺共推朝行會稽之後夕獻長楊之詞痛私門之禍速
惜公車之詔遲豈期晦明乖序寒燠愆度鱗傷羽折筋等
肉蠹離披于丹墀之偶蔽蔽于藪山之路已焉哉崑山
玉石忽推顏事去矣古今賢聖悲何已天道如何自古相
嗟項羽帳中之飲荆卿易水之歌何壯夫之懦節伊兒女之情
多惜如蘇武生還溫序死節王陵之母伏劍杞梁之妻泣血事
蓋迫于功名情有兼于貞烈若關羽漢陰田橫海島孤城已
迫疲兵向老離錫石之鳴暮江潭之草迴首永訣吞聲何
道及夫獻帝偷生懷王客死哀西都之城闕憶南荆之朝市鳳凰
樓上隴山雲鸚鵡洲前吳江水一離一別兮漢家宮掖以神仙獨
坐獨愁兮楚國宮華競桃李別有安士多疾顏奇不起馬援困
於壺頭再耕悲于牖裏平生書劍宿昔琴樽研精殫于玉冊
博思洽于銅渾思欲為龜為鏡立言成天下之寶定古
今之誼一朝溘臥萬事寧論君徒見丘中之鏡朽骨豈知陌
上之有遊竟使百年考壽又何足以存

悲今日

傾蓋若舊白頭如新嘗為誤過其實辨而非真自高枕箕穎
長揖交親以蕙蘭為九族以風煙為四隣朝、獨坐唯見群峯
合沓年、孤卧常對古樹輪囷相吊相哭則有飢飢啼夜相慶
相賀則有好鳥款春林麋、兮多庶山蒼、兮少人時向南溪汲
水或就東巖負薪百年之中皆為白骨千里之外時見黃塵平
生連袂宿者銜杯談風雲于城闕弄花鳥于池臺皆是西園上
客東觀高材超班匹賈含鄒吐枚一琴一書校奇蹤於既往一
款一詠垂妙製於將來茲將調而雪舞筆屢走而雲迴自
謂蘭交永合松契長并通甯扼腕終日旰衡罵蕭朱為賈豎

目張陳為老兵悲蒼黃兮驟變恨消長之相傾貴而不驕人皆
共推晏平仲死且不朽吾每欲稱楊巨卿及其蹇產推聯維括撮
已濡首兮將死尚搖尾兮求活莊西貸而魚窟姬東徂而跟
跋今皆度吊都斷存亡永闊憑駟馬而不追寄傷魚而莫達
向時之清談尚在今日之相知已沒則有河濱漂母隴山樵夫盤
食帶粟粥麵兼藜羹一盞濁酒一壺夫負妻戴男歡女
娛攀重巒之岑竇歷飛閣之崎嶇哀王孫而進食問公子之
以須因謂余曰可憐。聖人之過久矣君子之罪多焉詩書
禮樂適足哀人之神用宗族朋友不足駐人之顏年削迹伐樹
孔席由來不暖摩頂至足墨突何時有煙一朝至此萬事徒
然自昔相逢把臂談玄橫彫龍于翠札飛花綺鳳于瓊筵各
自雲騰羽化谷變頰遷鳴香車于闕下曳珠履于君前豈憶
荒山之幽絕寧知枯骨之可憐傳語千秋萬古寄言白日黃泉
雖有群書萬卷不及囊中一錢

哭張後餘辭并序

唐柳宗元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為徑術甚遠而文少予七年
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冲然忘其有人與之言鏗爾而厲辨而歸
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道而得乎世然猶不顯
則曰命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性可謂
良矣其貌可謂肅矣博實私裕宜為大官者老求其以天賤
無可得焉既得進士明年疽發解卒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
佑善人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怕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之
說以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以謂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論
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道而出者也無取喜怒怒

於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後餘
母老而喪良子東西者助之哭焉况其知者耶然後餘不与諂
冒者同貴不与悖亂者同壽歸潔乎身聞道而死雖勿哭焉
可也嗚呼更使既聞道而且貴且壽則其顯庸也遠矣又烏能
勿痛乎遂哭之以辭

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為老人皆反是百稔猶幼
子之優游是亦黃耆嗟：張君寵不必貴尊嚴為仁早服高
位淫諛肆德銀艾淪弃子之崇高無媿三事吾見皤：而童
赫：而辱進襦袴於几杖負泥塗於冕服已雖有餘人視不足
子之跡不混乎其間者幸也宜賀而弔宜歎而哭吾其過乎與

其寵而加貴善而加壽道施于人慶及于母從容邦家樂我朋
友豈不光裕顯大歎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毛穎傳

唐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醜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烜娥駟蹇踰八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都者曰醜後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鵠宋謀而殺之醜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快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

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以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以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嘗侍上休方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

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以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以謂盡心者為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以謂魯衛毛畊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以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

秦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調勞以老見疎秦貞少息於

容成侯傳

唐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
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誠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
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脩鍊之術委質相資因
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
之歷試虛閣號為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
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
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為背面不相副炯亦自
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
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後召俾其道以然者扣之鄉音

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
求售陷為輕薄于權戚中或撫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
組繻蓋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
為人迺復以讒廢歸老于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
地形草木虫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
物怪遇之莫不揣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与冠冕者
偕進號為壽光先生不召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
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惟恐失墜不善悔匿果為邪醜
以嫉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楊烈婦傳

唐李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
蓋將掠其玉帛俘繫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偁不知所為
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
守偁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
財而食其食重賞以食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
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
人也墳墓在焉宜相与致死以守其節恐失其貞而為賊之人耶
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与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

賊者与之萬錢得數百人偪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偪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偪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於家乎偪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偪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

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賢者自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懸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惧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于史官

梓人傳

唐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頭備隙宇而處焉以戕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後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來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刀鋸皆環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其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

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畜天版尹以執役焉猶

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通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窺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以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徑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

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道是道者，以謂相而已矣。其不知体要者，反此以洛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為以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員，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圓，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圓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

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以過者楊氏潛其名。

郭橐駝傳

唐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自何名病僂癢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
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
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
爭迎取養視駝以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
窺伺做慕莫能加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
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
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蔭也若子其置也若
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

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愛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後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復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殮饗以勞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而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巧者王承福傳

唐韓愈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戩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履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踞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蚕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與食焉而忘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

履以嬉夫履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
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
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履以入富貴
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
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
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
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吾而冒
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
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豈擇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
心閱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吾豈

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
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
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
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識焉謂
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朱之道不
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
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
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
矣又其言有可以證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虞帝廟碑銘并序

唐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金其節而固讓
羲仲蘇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
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
釐降於內堯之九男服勤於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
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也
貴德尚齒優賤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若無為而治其聖也欤夫以萬乘之尊一
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
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蓆羹美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

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
未嘗不樂百姓愛堯舜未嘗不愛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
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
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蛇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
父子世為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群
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
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為世教
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為禹所放曲士之
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溟帝之遺廟存焉
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

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樹風教小庠黎元相岡
巒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
焉如或宣室言徵閔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房翊則歌南風
觀東后朝衆聖會群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
高光不敢及戶退慙于閭闔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焉謂也無
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于勾芒大口奇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
其器不藏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禪于有虞
域中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
宰脫從城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耒耨焉耘

猶在託此巖阿神心若何蒸嘗昔少俎豈今多百越迢遙九
疑嵯峨湘雲古色楚水新波庭羅松桂森若容衛檐度風颺
宛如蕭韶黎庶以寧陰陽以調憑茲聖靈祚我皇朝

河中府文宣王廟碑

唐常仲孺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
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
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甄才煥文君子天神農以
之首於皇而体至道也軒轅氏推策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
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
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
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義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
衰矣非聖人之刑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
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

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生中古之彝訓將與夫子不得不
作故礼云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邇其元命
可以致於清静遵其廣大私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礼讓蹈
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淫源德滋非而霸功作矣
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於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
萬樂和而百礼成郁洋与日月而終矣巨唐教本六經德懷三
古拯大道於既溺復醇源於已醜追謚文宣顯用王礼大學之制形
于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于先帥司空侍中咸寧王渾公有獻于先
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廡右署前軍後府晨暮之間誼闋四起
非南雍致敬之地爰命略址于城得南端安焉出其食之中財任
閑人之餘力屬役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鮮落之礼
行饗獻之儀具是則賈之器薄師之閱習吏之談訶寂寥于茲
矣噫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稟奉如在易曰化而裁
之默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美義又曰其静也專其動也直公
志尚纯一行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勳合經
律之用又曰學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化之勳及人民之信古
訓是式新廟奕々尊異顯赫舉集其門也至我小子明朝退
飛幕府獲祐歎息徘徊敢揚頌声其辞曰

昭々五星玄天之征浩々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祥明聖
人居中百化通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降及堯舜存乎典誥文

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肇自開闢瀕洞無跡考
于六籍寤古畫昔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大聖
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義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續
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弘之皇帝之化
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侍之甫之新祠煌之盛儀祀享不失
弦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嵩山啓母廟碑

唐崔融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
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
瀉河滄越雋有郡邑之為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斃訪遺蹤於
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於姑泉弦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
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瞢忽然為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俯察裁
識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未寤死生之說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必
然出於茲而入於矣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臣謹
按啓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欣
後相傳或為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虛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

之旨以為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譽若玉斗璇璣李母之
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為母則群物以萌月為
母則容光必照坤為母則上下交泰后為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
履跡而雉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
房而黑精降明有夏穆之塗山子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
之地搜竒帝紀識異歸藏束生發蒙而有迷歸子稱賢而不朽
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叙其嘉應士歌
南國徒問候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邵璞所謂陽城
西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馮烈之言
無爽者矣昔者馮川之上母爰室桑豚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

名蟬蜩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嶺山崩
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群下莫
尊於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
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化海內知
春闢混沌而為家域中無外天皇膺曆數順謳歌金匱玉板
服皇王之能事衡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端
拱北辰負黼宸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赫其道洽於成康
漢室嵬其化鍾於文景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
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囿神龍
八卦昏旦游池沼礼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

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
不天明王三俱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鄉諧之用家
安其業但聽於鄰難人得其和遂同於野庶表識記奏河圖四
十六事之著明昌云尚也登泰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
加乎且夫寤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
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
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
九天而類萬物斯乃攝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殖該度通嘗
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與人利也振夔鼓
載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

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摠秋令於金天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
氏之所以為人極也絜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
乃帝顓氏之所以為人教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
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為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
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
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鎗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
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
則之而序道以三皇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
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延狩舉
星畢曳雲稍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

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徵夏啓之居漢
武帝有事嵩丘即訪妣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
情有睠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
遷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而五色貝
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溪澗白霧氤氳於巖嶺考之易林信
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肅然夫其命有司秉務隙因高
皆下察隱嶙之餘基審日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置臬郢匠
揮斤異態神行全模化造紅葩奪日飛累樹於山間綺綴衝風
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窻周施玳瑁之椽徧覆琉璃
之瓦赤玉為階堯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溘藻於

前庭藉生翳於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隔器
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
宮瞻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雲錦披駕鸞褥兮
翡翠幃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雀
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暖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
熒霞駭雲蔚鼎俎則麟胎鳳卵烝蕙燃奠餌膳則木蜜
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嶽訊九魁選太陰命玄闕馮
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篪右白虎兮絃瑟金真拂座玉女
焚香甫習天媛采風雨零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
鳳舞弄玉邀歡軒車合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服道度海水

而采遊織婦希風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縣眇玄女以明月
為珠素女以積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衣
兮翠雲裘靈連卷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
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靈像壇壇
或在徒聞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歎之虞豈知夫三仙福地
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
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
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風
笙歌近接鍾鼓遙通其昔在媯帝洪泉未塞昏墊下人汎盪中

國於鏢大禹顛兌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徧刻其佩文北海省土
南方還從碣石更下台秦予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
惟荒其宛委既登輾轅行鑿家室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秘
生涯糾錯其化則遷其靈是託其宓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通感
精魂去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壇壇歲古棟宇年摧其皇矣
大唐麗哉神聖膺圖受錄体元居正赫高祖天有成命明
太宗於茲為盛其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宸而化垂衣以君三
靈盼蠶六氣氤氳魚鼈咸若雞犬相聞其重譯請命殊鄰
稟朔化及中孚風移大朴天秩百礼人和萬樂汾水可遊峴山
何邈其隨巢舊說夏啓遺居盛德不泯嘉嘉在諸周王轉蹕

漢帝迴輿幸懷降鑿其祀如初其虞衡掌木班垂葺宇虹巨梅
梁龍盤柱草積庭院水周堂庶石室置儔軒宮為輔其珠
簾洞卷玉座含清金翠玳羅轂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
生依倚有物惝恍無声其一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絲縹緲躊躇
鄭瑣神女美珠靈妃啓玉條未忽往星繁電燭其二壯矣麗矣
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之館幼婦鑄辭鬼之皇
室萬餘基其三

少室山少姨廟碑銘并序

唐楊炯

臣聞崑閼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太山
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
正方位畫崇墉刻濬洫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為家擁神休
尊明號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群神受賤少室山
者山嶽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
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
南望荆衡德同覆篲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
海之三山無階響像考於含神紐白玉猶存驗於山海徑黃花不
落其名有序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嵩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

合雷雨之所交仰躔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
樞正於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
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
之廟也其神為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之妹也昔
者生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
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
道無方騁神变而揮霍降精靈而盼蠻亦猶將侯三妹青溪
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相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下婦廟號
滕姑少女宅於西宮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浦
對青崖独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教歷周隋四

望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霑
衣非復弦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昧屬人謀之與能奄有大
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氏補之於是乎鍊其五石
東西南北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與天
乎合德富與地乎侷貨窮变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犧畫卦
唯觀鳥獸之文皇帝垂衣蓋取乾坤之象利兼於成器功周於
備物瑤臺美化闡邦國之風猷銀榜嘉声茂君親之典禮稱
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狸有乱臣者十人則太顛閔天若夫圓丘
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復廟重欄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宗
之位分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有如此

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后
夔典其教制氏辨其聲鍾磬等瑟教其和尊卑長幼成其序
其廣樂有如此者太微營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
書之法下應猶草王言如繇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為
政有如此者糾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三典畫衣不犯載
酒無寬免禽獸於網羅納寰瀛於軌物其恤刑有如此者周
人之養國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生初開太學辟雍所以
行其礼泮宮所以班其政童子三尺羞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
唯述明王之道其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
白高將軍於是乎宜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

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
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劍之效珍考其周書有稽白乘黃之騁力
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敖之寤觀六合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
八門未遊於宮室其疆理有如此者察璿璣而享大運天迴地游
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日月淑清而啓
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
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駟乘驪
連不足使扶藪可以會玉帛可以答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既郊祀
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復下聽輿人旁求故實
以為唐堯五載無聞太室之儀殷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

圭置臬建周后之兩都詔蹕鳴銜巡漢皇之中嶽焚惑先列招
搖在上隱天而動地欲野而歆山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
風相薄道伊闕捷轅轅怡然長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
仍求載祀之徑對閑寢之丘墟思秩無文之祀於是降天渙命
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隴蜀之名材致
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勞詩者歆乎子來成
之石日東西轆轤南北崢嶸繡栒兮雲楣光照耀兮奪目桂
棟兮蘭棹氣氤氳兮翳人皎日登於約䟽奔星下於閨闥
珠簾玳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
瓌寶盡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瑤

壇旁臨處妃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
霧生而布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殘尚辨三花之
樹明公舊祀棟宇岩堯仙女層臺風煙爛漫軒轅之訪大隗先
求牧馬之童太一之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因而會
昌夫降神也景福由其異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
以羞澗溪沼沚之毛可以奠潢汙行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
有知玉帛犧牲實陳信而無媿日之吉靈之來覲為旌兮翠為
蓋雷為車兮電為策鼓之以南箕風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
雨冥而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靜山空腫而隴照白日於扶桑
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轉漢粲爛吐明月於瀛洲之半佩

珠璣而均璪襲羅縠而飄飄建晨嬰之寶冠踐遠遊之文履
命儔兮嘯侶徙倚兮徘徊群仙畢集眾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
有中黃之素女華山之上明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
以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孫忽降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
即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石乙巳之蘭蕭妍倡妙
妓則憑悅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闋祀容斯備迴風兮雲
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神享
德降百福而無疆惟獄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氏之乘
四方仍開宛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紀春山之石况乎上照
下漏天平地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宇縣山靈顯位密通於神州

豈使命德不傳頌声無紀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叔儲八犬
鑄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唯勒歲年晋家張載之文
遂承明詔其詞曰

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蒸人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
成郊祀禮備宗禋其一軒稱配永崑嶽帝出堯號則天汾陽詔
躡觀人設教協時同律有感必通無文咸秩其二皇家啓聖受命
于天上鍊五石旁疏九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卜
年其三天子建德重規疊矩聖教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
萬宇率由舊章粵若其四古璇宮夜啟銀榜朝開德象陰月
声符震雷山河翼戴星緯鹽梅能事畢矣乾元大哉其五化定

制祀功成作樂日月旂常夏啟正朔德澤天文明地角氣白
皇黃風搖露濁其六兩京畿甸五載共遊驅馳太一節列蚩尤將
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馮躑躅寓目周流其七鬱鬱靈鎮巖積
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真徑可覲石室徘徊瓊膏滴
瀝其八山惟地德神即陰靈瑤姬逐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
稷非馨倏忽年代荒蕪廟庭其九旁求祀典載垂天渙始詔林
衡俄成壯觀紫旆星錯丹梁霞煥似對青溪如遊白岸其十文
狸赤豹電策雷車隱中道旬太虛遂停龍駕永託神居
天迴地上霧歇雲除其十一衆靈眎易群仙容與衡嶽夫人漢
濱游女洛川解佩天河美杼顧慕招攜繽紛倚侶同氣同聲

爰笑爰語

其十二

于以採蘋南澗之濱于以採藻于彼行潦日

吉兮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桂酒兮椒漿神

其萃止降福穰

其十三

許由先生廟碣

唐楊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乘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体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糝糠帝王宰籠六合欲先王昭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繫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

絮二者聖人徑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藉用而光絮矣先生
逢桀紂是必捨絮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喜為
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
山嶽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
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
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絮雖死不襲先生武也噫先生
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
誰能宗見寥廓但箕頽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為聖人
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來獨尋清禱意深
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刻巖陵釣臺

唐羅隱

巖、而高者巖子之釣臺也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
道何如睨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
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寤
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
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
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况故人
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唐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悼于人心為虺為蛇如豺如虎既
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
萬方翬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為臣之礼不擇其利
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慶時危欲其行之速
也亦知諷諫之微福里迺車遠恐其效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
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捍
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
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
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即義賢哉且伊尹之過殷湯也賢與聖

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
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
韋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
伊尹不能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亂
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殷人
比干攜手而游耳嗚呼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
忠良勝於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
於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殿朝于京師一覽
吳子之文再明關公之義託於匠石勒于碑陰亦猶公較作傳之
異同韓毛解詩之先後也

殷太師比干碑

唐李翰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島夷師次
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為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
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
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
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
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拘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
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
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石可以觀其危親
昵石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

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吳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摠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吳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歿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惧佞者慙睿者思忠者勸其為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賸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讓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實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

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敘彝倫弘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于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于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為子忠于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為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裡百神而盛其祀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致守家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為神明秩視群望身滅而名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乎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

鄰邑官非軼閭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
糜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二体烈有餘氣
正直聰明至今猶視咨爾來代為臣不易

微子廟碑

唐賈至

昔者高宗既歿殷始錯命政有數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迄于
獨夫稼慝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
德未衰故微子復吳于宗矣微子諱啓實帝乙元子帝乙惜賢
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格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
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積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而不
朽仲尼稱焉覩其進思盡忠則作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
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沈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
受為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
宗祧困於艱危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

縛鷹揚之帥卒能脩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
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嗚呼國之興亡不独天命向使帝
乙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
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
過穰苴之法矣是太王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
不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予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古
老與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盛衰紛綸年祀超忽喬木老矣靈
儀儼然椽欂既墜者月繼蘋蘩牲幣者日接何百代之後而
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作頌曰

天章元命皇符在木玄天降災上慘下黷人怨神怒川崩鬼哭
赫々周邦如臨深谷邊矣微子逢時顛沛居亡念存處否求泰
諫以明節仁而遠害作誥又師全身而退龍戰于野鳥焚其巢
栢々周王奄有高郊面縛執牽羊投庖祀商修器啓宋分茅
嗟爾宋人來蘇是仰穆如雨潤雷若春養以戴以翼是宗是長
茫々舊封千載餘響我来祠廟永挹遺芬荒堦蔓草古木垂
雲惆悵壞賢徘徊日曛鐫石紀德用流斯文

箕子碑

唐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投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
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
大亂悖道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
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悉具是二
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暮範辱于囚奴
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
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叙彝倫而立大典故在
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投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
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聚于欣

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歎於乎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
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
國無其人誰與與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
此其有志於斯乎頌曰

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之大人顯晦不渝
聖人之仁道合陰污明哲在躬不陋為奴行讓居礼不盈稱孤
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誦而伸卒為世模
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礼式享古闕頌詞繼在後儒

紀信碑

唐盧藏用

有漢忠烈姓紀名信官族代載史失其書昔秦始皇棄六代之
業窮天下之力以徼其心施及二代荐作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
能此皇天之所以與漢祚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
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震擊並起而亡秦當是
時海水飛而無犯王綱顏而不紐強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提
八千兵鼓行稱百萬隳名城坑劫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
戰而天下定矣於是皆開懷楚專制主約雖負河山藉舊業
南面稱孤者膝行請命舉國受署者莫敢抵牾焉而高祖
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之命懸於

二雄山東紛々蜂合蟻聚未省所係羽嘗以百萬之衆圍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顧忠節以自效躬載黃屋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奮諸侯之鬼迴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于讎請天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為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則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鋤麂觸槐以取喪富辰懃諫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為壯其節則全於大機則無以尚也荀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闢焉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城郢

而絕君名寢齋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乎仲尼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而歷載數百莫能表之縣令會稽孔君名祖彛字奉先資大聖之緒秉忠孝之規清身以激俗矯枉以從政到官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之碩老攝齊而請府君以盛德茂才弘宣天化旌孝尚節敦學務穡人無懸棺野無青草可為政之美也而紀公之墓淪而不顯豈所以鼓舞前志發揮臣子之道哉府君乃澄謀察吏稽古訓典以謂忘生從道者仁也沈斷固分者義也威儀不惑者化也好謀而成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大節不撓者勇也決機與運者明也夫載一行於人則銘之金鼎輝燦風雅况紀公兼而有焉斯實忠臣義士之

殊尤者也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干木君子歸之乃惟春秋
旌善之義庶幾為臣之節奮乎百代之上凜然可以比肩於斯人
俾能揚耿光厚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豈不褒
德而顯功哉遂作頌曰

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詭倣黨奮威武兮
虎鬪龍戰扶危制變控疆楚兮定霸吳王身焚業昌得其所
兮雲雷徑綸乃聖乃神萬物觀兮千載一振闕幽作訓為代矩
兮肇自三五愚聖同死苟無足而稱為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麟臺碑銘并序

唐韋表微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既感通理合冥
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
人咸入故鳳鳴于岐泊周德凌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
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于魯于時王室無主禮法盡
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
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
之道觀廢具之運知作者在己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
賞是天將喪斯文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縱絕緒申舊章變其
禮文的為典憲擘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

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
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為王法之器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
寄以舉其器鼓仁義為舟航權喪貶為篙楫乘橫流之波
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
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
之士得三家之眾與我王澤霈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
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死則
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
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
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天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

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獲麟於
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麇而一角
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有
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乎鄆
陽停驂訪古徑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
路感先聖之不過俾麟出而非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

二儀既闢三象乃乖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
吁嗟麟兮孰為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刑禮樂
大定懲惡勸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
行位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

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歿德至時否楚國帝廣秦封益侈牆
仞迫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麀
出非其時麀鹿同群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
云

項籍碑銘并序

唐李觀

鋪周秦之顛亡繫乎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
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教不得不張
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春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徑綸於
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後自稱乎假王其餘
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如林如藪于時亂浩、兵、撞、風、從、虎、
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杖、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
西、有、壯、士、八、千、抱、鼓、于、舟、中、吁、嗟、乎、無、人、維、御、乎、群、兇、所、以、謀、大、
業、極、萬、靈、而、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
之、危、活、趙、歌、擒、王、離、十、壁、愕、昭、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

鋒扼秦關怒漢先因語曰捐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平乃
軍鴻門屠咸陽鼎峙于神州幅裂于四方始退与漢祖東西而
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
則有靈壁之敗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骨
長陵之後撓其師与漢祖龍虎相逐于父合離五年之後勝
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
故有三將潰圍孤軍冒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聞哀
泣垂綏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颺舉良馬曉漫雲
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游鳥嬰羅而
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御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鵝鶴丘

陵足固不履首胡不橫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
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
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
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剛中
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以察讒奇計得施矣怒
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与二臣
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首其臣也公實棄之兵於漢者亦其
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
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靜難生漢以牧人靜難者投勇牧人者投
仁不然何鴻門沾而復持成臯跳而復振入關而後來王楚而

驟歸者或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款
而詠之輒泫然而悲爰刻石為文多不完其終始銘曰
姬孱存而絕羸雲而滅九陽鬱結九州旣斃必生聖哲以起滅
絕維漢自豐維楚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泊乎
垓下彼眾我寡龍死于野

諸葛武侯廟碑銘并序

唐尚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
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贊一
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壠畝
好為梁甫吟雖徑綸之材隱括未用而寥廓之志舉措輒形
既先主扶世奠民渴明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咨當代之畫公於
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於胸心決勝機於掌握由是身
為先主所起計為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
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為己封梁益之人為己蓄曹操不
敢以兵強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闊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

創業未半中道而殒遺詔邦家之事大錄于公敕後主事公如
事父至於職為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為君事臣如父其
形近猜也不然豈周公賦鷓鴣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誥此雖大小
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具流言苟非誠信結於
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摠戎仗律無歲不征將
徃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
狄矣西拔岐山而不賀志在吞河各矣沒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
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翫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邗喪氣大
勳未集行師而殞戎夷野祠賡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
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為公死而平

沃土富饒其利不為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為公死而減府藏穀帛
其富不為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躡跡於後滅蜀三十萬戶
如撓羊群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為降虜天事歟人事歟天事
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若二敵國勝於本朝百萬
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復揚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舉
其大略冥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
不建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
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為天不假年志盡莫就生
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
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

得邪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宅軍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為雲為雨是謂存與沒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

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伏順收兵行權畧地氣蓋全吳曾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吳王之器既得武侯旣隳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降得乎荒墳四頽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南霽雲睢陽廟碑

唐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奉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過異詞鬱危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援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憑陵隋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訐謨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暉見點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

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
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後拔我
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
而彌堅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眾合
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版徧陽懸布之劫汧城鑿穴
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
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
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眾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
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敵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札獨何心
欬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

終櫓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詞至德二年十月城陷
遇害無傳燹之嘆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
士抗詞痛滅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
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
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
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關於周
典徵印授於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乎睢陽之事不惟以
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謹以怒寇俾其專
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
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乎江淮而不知功請

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欤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
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
荷俱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
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
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
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卓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
城下思鄉之夢倘未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
死政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
周鄭婁群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

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岳穴中偵鈴馬非艱
折骸猶競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
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寤就執猶抗其辭圭
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息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
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淮湖群生咸育倬
焉勳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
位尊九牧祀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
虔孝嗣望慕無窮刻碑河許萬古英風

段太尉逸事狀

唐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
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後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
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嘩輒
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有撞殺孕
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
顧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
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
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
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

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
取十七人皆斷頭拄槩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
怒召太尉曰將柰之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
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嬖者一人持馬至晞
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
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柰
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
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
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
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必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

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
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願叱左右皆解甲散還
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
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旦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
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
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
占數十頃給与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
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飢死無以償
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
我畏尉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

廷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譔大罵曰汝誠人耶汪州之野如楮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之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譔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汪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致大綾三百兩太尉壻常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

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更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廣陵陳先生墓表

唐呂溫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棠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二
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
有和貞色緝密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麴蘖無所資也故
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適乎輪轅至音不諧于宮商曲直渾成
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伶倫莫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
而踐則有跡器踈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
扣惟密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為養克孝居
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致兄弟怡於鄉恂與物熙天性
人道其盡於茲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知命是達怡神為榮樂

天忘憂自寵不驚貴我以道此非稀乎何必入官然後為仕我
有信順自天蓋高亦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
後為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
觀焉斯亦極矣予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
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
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穆甚足異也因揣之而歎曰
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
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
里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遷善
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猶在予於是慨然痛

先生以純德至行沈落光耀官闕軼廬之礼士無表墓之文
知而不書我執其卦乃披典校德謚曰貞晦先生寤徵其實
建石於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
呂溫述

元夫人鄭氏墓誌銘

唐白居易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
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滎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
疾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
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
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曠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
濟睦州刺史夫人即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
子京兆府涇陽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祈蔡州汝陽縣尉次
曰秬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韓城縣尉次曰積河南
府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為監察御史次女為比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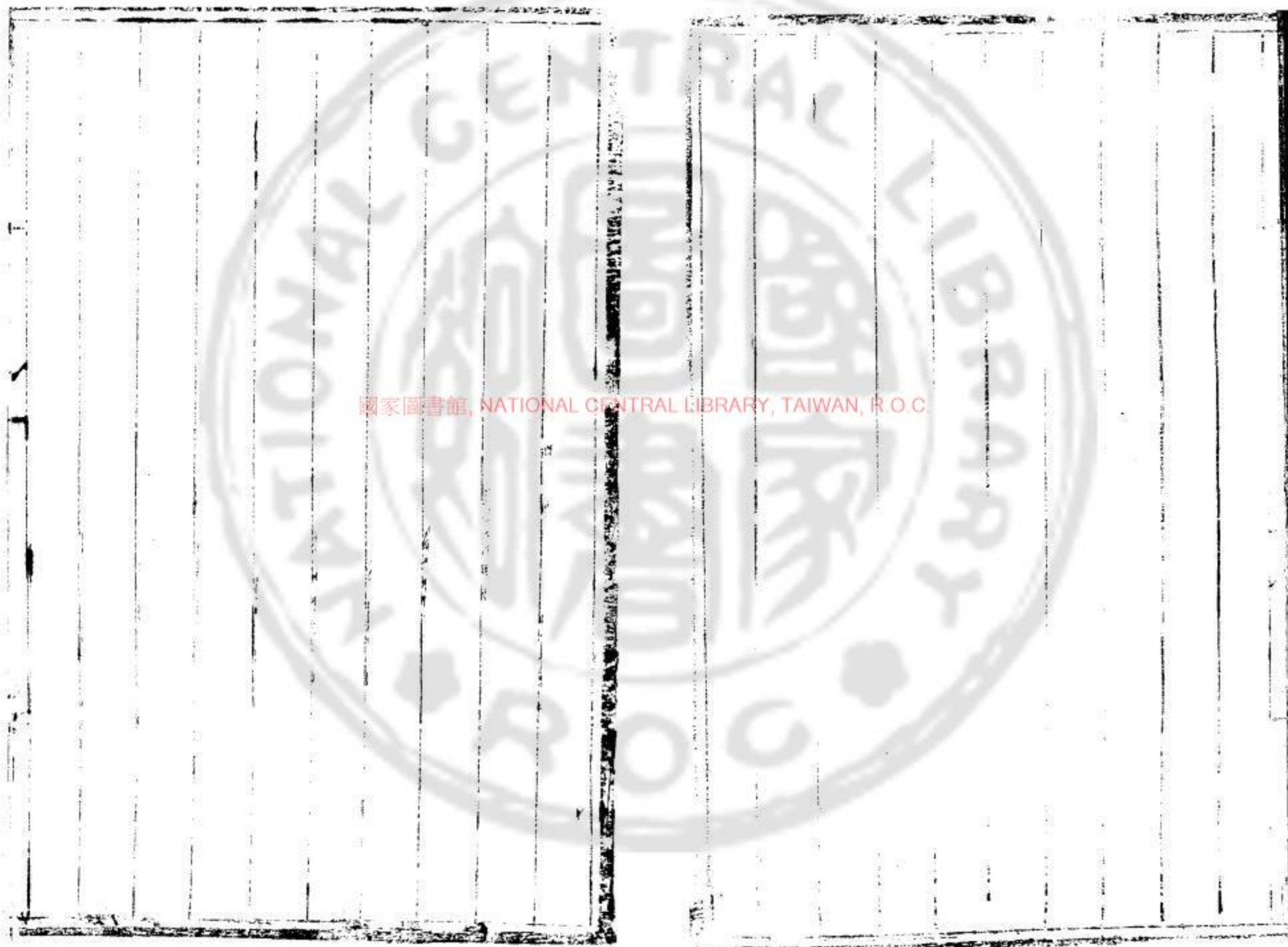
尼名貞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君，從夫貴也。積之為拾遺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媾有家牒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達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為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為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絮家祀，傳為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寐，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涸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氏鄭氏皆大族，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

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為母時，府君既歿，積與積方，齟齬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詩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既第，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而積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諫言直，聲動於朝廷。以是出為河南尉。長女既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姻族，於是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殁。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為儀範。非夫人向之教，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其教誨有如此者。既而諸子雖迭任祿利，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

始自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
踈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
而况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始二十五年
專用訓誡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諸婦諸女諸婦
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詞氣誡諸子諸孫諸子諸孫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
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槓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
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徒縈之徒烈女也及為婦則
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為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
母也為女為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

如此三者具美可以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之道移於他則何用
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開雒鵲巢之化斯不遠
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
止以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於夫人
之幼子積為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積泣血孺慕哀動他人
託為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作
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觀夫人之墓使
悍妻和罵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氏夫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粹上見法錄言按書目以是明王西園家抄
本因有一鵬手錄并珍也 荃川先生宣善護
之 正光乙未秋七月辛酉年舊日懷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